



经济及社会理事

Distr.
GENERAL

E/CN.4/1998/38/Add.1
29 December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8(a)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特别是：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特别报告员奈杰尔·罗德利先生根据人权委员会
第 1997/38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增 编

转达各国政府的案件和收到的答复摘要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阿富汗.....	1 - 2	5
阿尔巴尼亚.....	3	5
阿尔及利亚.....	4 - 8	5
阿根廷.....	9	6
亚美尼亚.....	10 - 13	7
奥地利.....	14 - 17	8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阿塞拜疆.....	18 - 20	8
巴林.....	21 - 24	9
不丹.....	25 - 28	10
玻利维亚.....	29	11
巴西.....	30 - 34	11
保加利亚.....	35 - 39	12
布隆迪.....	40 - 43	12
喀麦隆.....	44 - 48	13
乍得.....	49 - 63	14
智利.....	64 - 66	17
中国.....	67 - 78	18
哥伦比亚.....	79	21
古巴.....	80 - 82	21
塞浦路斯.....	83 - 84	21
刚果民主共和国.....	85 - 86	22
吉布提.....	87	22
厄瓜多尔.....	88 - 89	23
埃及.....	90 - 114	23
赤道几内亚.....	115 - 118	28
埃塞俄比亚.....	119 - 133	29
格鲁吉亚.....	134 - 136	32
德国.....	137 - 142	33
希腊.....	143	34
危地马拉.....	144 - 147	34
海地.....	148 - 151	35
洪都拉斯.....	152 - 158	36

	<u>段 次</u>	<u>页 次</u>
匈牙利.....	159	37
印度.....	160 - 173	37
印度尼西亚.....	174 - 207	4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8 - 210	46
以色列.....	211 - 225	47
肯尼亚.....	226 - 231	50
科威特.....	232	51
马来西亚.....	233	52
马尔代夫.....	234 - 235	52
毛里塔尼亚.....	236	52
墨西哥.....	237 - 248	53
缅甸.....	249 - 267	56
纳米比亚.....	268	59
尼泊尔.....	269 - 279	59
尼日尔.....	280 - 283	61
尼日利亚.....	284 - 290	62
巴基斯坦.....	291 - 299	63
秘鲁.....	300 - 327	65
大韩民国.....	328 - 332	71
罗马尼亚.....	333 - 346	73
俄罗斯联邦.....	347 - 379	75
卢旺达.....	380 - 381	81
塞内加尔.....	382 - 386	81
西班牙.....	387 - 392	82
斯里兰卡.....	393 - 395	84
苏丹.....	396 - 410	84

	<u>段 次</u>	<u>页 次</u>
斯威士兰.....	411	89
瑞典.....	412	89
瑞士.....	413 - 416	9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17 - 418	91
突尼斯.....	419 - 422	92
土耳其.....	423 - 445	93
乌克兰.....	446	9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47 - 448	9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449	97
美利坚合众国.....	450 - 463	98
委内瑞拉.....	464 - 472	100
也门.....	473 - 481	101
南斯拉夫.....	482 - 493	103
赞比亚.....	494	106
其他函件.....	495	106

阿富汗

1. 1997年4月25日，特别报告员与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就塔利班当局使用截肢作为一种惩罚形式发出了紧急呼吁，根据当时收到的报告，伊斯兰法院经简单审判便可判处截肢，由塔利班的指挥官或其他官员下令，也可执行截肢。据说截肢由医生进行，在有些情况下由塔利班的警卫执行。据报，1997年4月21日有一人的手和脚被截去，据报至少还有另外两人将遭到截肢。特别报告员表示，肉体惩罚，特别是造成痛苦和/或伤残或永久性残疾的惩罚形式，是违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特别报告员们呼吁塔利班当局保证不再执行新的截肢惩罚。

2. 1997年6月2日，特别报告员与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处决、即审即决及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为反对派的一名将军、前赫拉特省省长 Ismail Khan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报，他在1997年5月19日前后被其他反对派力量逮捕，交给了坎大哈市的塔利班当局。

阿尔巴尼亚

3. 1997年2月11日，特别报告员为一大批示威游行的人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称他们因1月份以来在该国若干个城市发生的抗议行动而被捕。根据收到的消息，一些被拘留的人在警察局受到殴打，特别是在发罗拉、培拉特和科尔察。该国政府在1997年3月12日的信中答复说，由于没有向政府的检察院或法院提出对军队的起诉，因此无法证实有关指控。

阿尔及利亚

4. 特别报告员在1997年11月17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以下个人的报告。

5. Rachid Mesli，人权律师，据称1996年7月31日在阿尔及尔附近的 Rouiba 地区被绑架。据报，警方在8月10日通知他的家属，他被拘留在 Reghai。据称 Rachid Mesli 在8月10日被送交地方法官，据说当时看上去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右眼和手

上有伤痕。之后他被转移到 El-Harrache 监狱，那里的监禁条件据说有所改善，尽管说起来仍很恶劣，但允许他接受家属和律师的探访。对指称他受到的虐待，据说没有进行调查。

6. Hassan Cherif 和他的哥哥 Hakim，年龄分别为 17 和 18 岁，据报 1996 年 8 月 2 日被捕，在阿尔及尔的 Bab Ezzouar 警察局被拘留 17 天，怀疑他们与一个武装的反对派组织有联系。据说他们在监押期间受到酷刑，包括用电击和采用一种被称之为“chiffon”的窒息法。据报，Hassan 被枪打断鼻骨。他的哥哥 Hakim 据说被打断了腿。据称还威胁要强奸他们。他们的律师在 1996 年 9 月 15 日提出要求作体检，但据报到 1997 年 4 月仍未得到答复。

7. Brahim Abdullatif，据报 1997 年 1 月 6 日在他的家中被捕，被带往警察局，据说在那里被监禁到 1997 年 3 月 6 日，然后押往 El-Harrache 监狱，据称到 1997 年 9 月仍被关押在那里。据称他在警察局监禁期间受到酷刑，包括电击。据说在晚上将他的双手绑起吊在柱子上或树上。此外，据说还用烙铁烧他，在他的身体左侧留下疤痕。他的牢房只有一个小洞通风。据报，对他审讯时有一架照相机对准他的脸，而他的双腿则被电线捆在一起。据说由于酷刑，他已失听，左眼已基本失明。

紧急呼吁

8. 1997 年 5 月 15 日，特别报告员为 Aziz Bouabdallah 发出了紧急呼吁，他是 El-Alam El-Siyasi 的一名记者，据称 1997 年 4 月 12 日被安全部队人员逮捕，不准与他的家人或律师有任何联系。1997 年 7 月 21 日，该国政府否认安全部队曾逮捕过 Aziz Bouabdallah。

阿根廷

9.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5 月 26 日的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得到消息，大意是，1996 年 1 月 22 日 Córdoba 还押中心庭院中一批在押犯试图靠一辆垃圾车逃跑。越狱企图被警卫人员挫败，但在几个楼区造成骚乱。一大批囚犯，包括没有参与未遂越狱的人，都被剥光衣服，强迫连续几个小时脸朝下趴在院子里，据说朝他们身上喷水，对他们殴打，又用橡皮子弹向他们射击，该事件有照片证据。据报，

上述事件导致大约 200 人受伤，3 人死亡。据说向有关检察机关报告事实的律师受到威胁。拍摄囚犯受虐待照片的摄影师，据报也一再受到威胁和骚扰。

亚美尼亚

10.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2 月 5 日的信中，向该国政府通报了他收到的有关案件的情况，摘要如下。

11. 因审判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高级人员 Vahan Hovanesian 而拘留的一些人，以及另外 30 名被指控参与企图进行武装政变的人，据称在他们被捕后受到虐待或酷刑。据报 Manvel Yeghiazarian 在 1995 年 7 月 29 日被捕，同他的妻子和子女一道挨打。他因脑震荡、外伤和肋骨骨折被送往监狱医院。Ashot Avetsian 据称被人用金属棍殴打，并受电刑。据报，他的 6 名亲属也被拘留，对他施加压力招供。

12. Amayak Oganessian, 1995 年 5 月 1 日被征入伍，据称受到他的中士上司的虐待，对他辱骂，在他的肋骨附近造成刀伤，又用铁锹打击他的头部。据报，他得不到治疗，并威胁如果他上告，“使用地雷把他炸死”。还有指称说，该中士还唆使其他士兵对他进行殴打，使他失去知觉。在终于被送到医院后，据称他又因身体太弱不能完成清洁工作而受到一名医护人员的殴打。据说因他拒绝把他的衣服交给另一个士兵，而再次受到棍子和烙铁殴打。在确诊淋巴肉瘤之后，他终于被赶出军队。1995 年 8 月 18 日向军事当局正式提出过他受虐待的起诉，但据报没有得到答复。

13. 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以下有关 1996 年 9 月 22 日全国选举后举行的示威期间指称警察有虐待行为的案件：

- (a) Ruben Akopian, 被暂时停止活动的 ARF 组织的议会成员，据报 1996 年 9 月 25 日在国民议会大楼被拘留，据称被用脚踢和枪托殴打昏死；
- (b) 据说身穿制服的部队闯入反对党民族自决联盟所在地，据报他们用枪托殴打并用靴子踢伤一些人。据报其中包括联盟主席 Garine Stepanian 和工作人员 Ina Konstanian、Sophia Neshanian 和 Anahid Garabedian。议员 Aramzd Zakanian, 据称也遭到拳头和棍棒殴打。根据收到的消息，他后来被拘留，并在警察监禁期间再次受到殴打。据说他被送往医院时头骨破裂，肋骨骨折，脸部组织撕裂；

- (c) 反对派俄文报纸《亚美尼亚之声》的记者兼 ARP 成员 Gagik Mkrtchyan 和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成员 David Varanian, 据报在 1996 年 9 月 26 日被拘留, 被送往内务部第六司, 据称他们在那里受到殴打。

奥地利

14. 奥地利政府在 1997 年 2 月 17 日的信中, 对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6 月 11 日转达的、该国政府已在 1996 年 9 月 11 日作过第一次答复的两个案件, 提供了进一步情况。这事关一位记者 Wolfgang Purtscheller, 据称他在 1994 年 9 月 22 日被捕, 被警察打昏, 还有一个埃及人 Emad Faitas, 据称 1995 年 6 月 21 日遭到维也纳禁毒分队人员的殴打(E/CN.4/1997/7/Add.1,第 5-7 段)。

15. 关于 Wolfgang Purtscheller 一案, 政府说, 由于初步的司法调查没有取得犯罪行为的证据, 维也纳检察院认为没有理由对受指控的警察进一步提出司法起诉, 并在 1997 年 9 月 25 日作了结案。

16. 有关 Emad Faitas 一案, 政府说, 维也纳上诉法院在 1996 年 11 月 12 日的判决中驳回了维也纳检察院的上诉。因而维也纳地方刑事法院 1996 年 4 月 24 日对三名侦探宣判无罪的判决被认为是最终的。

17. 答复已转给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在 1997 年 10 月 27 日的信中提出意见, 认为在 Wolfgang Purtscheller 一案中, 政府没有提供有关初步司法调查性质的进一步情况, 也没有表明进行的调查是否及时和公正, 或说明结论是如何作出的。对 Emad Faitas 一案, 消息来源认为, 政府的答复没有提及是否作了及时和公正的调查。

阿塞拜疆

18.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6 月 20 日的信中转达了以下段落中予以摘要述及的案件。

19. Taptig Farhadoglu, Turan 新闻记者, 据报 1996 年 11 月 17 日在他采访反对派政治家 Neimat Panahov 之后不久, 在巴库的 Azadlig 广场附近被一群穿便服的人殴打。当他向 Saba 地区警察局报案时, 据称发现打他的人中恰有一个人在那里: 他便是该区第 39 派出所的负责人。

20. 据报，Murshud Mahmudov 和 Abulfat Kerimov 是对警察特别部队 OPON 一案中 37 名被告中的两人，他们因 1995 年 3 月的一起未遂政变受到起诉和审判。据称他们和还有另外大约 22 名被告在 1996 年上半年被监禁期间受到身心虐待。据称 Murshud Mahmudov 被用电棍刺激耳朵，Abulfat Kerimov 据说被头朝下吊起来殴打。

巴 林

21.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11 月 17 日的信中，转达了有关 Yasser Abdul Hussein Ali Al-Sayakh 的指控，据报 1996 年 12 月 5 日安全部队在麦纳麦 Jidalī 区他的家中将他逮捕。指称他参加了政治活动，两名警察(提供有姓名)在 Adlyā 刑事调查部对他进行审问期间，他被双手吊起，用拳头打他的胃部，又将他的手捆起，膝盖悬在一根棍上，施 Falaga 刑(打脚掌)。据说还威胁他要用电刑，并拔掉他的指甲。还据报，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次访问期间，他和另外四名囚犯被锁在一间厕所里，直至代表团离开。据报，由于酷刑，他患有背、腿痛，心理方面也出现问题。

紧急呼吁

22. 1997 年 3 月 27 日，特别报告员为 Sayyid Jalal Sayyid'Alawi Sharaf 发出了紧急呼吁，据报，1997 年 3 月 6 日他在 al-Duraz 他的家中被捕，被押往麦纳麦的 al-Qal'a 大院。据报，他受到单独监禁，审问期间受到殴打。该国政府在 1997 年 4 月 15 日的答复中断然否认 Sayyid Jalal Sayyid'Alawi Sharaf 受到虐待，并向特别报告员保证，被拘留的人享有适当照料及探视权。

23. 1997 年 4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为 Ali Hassan Yusuf 发出了紧急呼吁，据报，1997 年 2 月 16 日他在 Jidd Hafṣ 被捕。据报，之后他一直被单独监禁在麦纳麦的监狱。该国政府在 1997 年 4 月 28 日的答复中坚决否认有关虐待的指称，并说 Ali Hassan Yusuf 已在 1997 年 4 月 16 日获得保释。

24.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10 月 7 日为 Mohammed Ahmed Shafi'i 发出了紧急呼吁，据称 1997 年 9 月 3 日他在 Hamad 市被情报人员逮捕。据报，他被单独监禁在麦纳麦的 al-Qal'a 大院。

不丹

25. 1997年8月21日,特别报告员为7、8月间在 Pemagatshel 区被捕的五个人发出了紧急呼吁,据称他们支持一些曾是打击对象的政治组织: Gyamtsho 18岁)、Sangay Phuntsho、Tandin Wangchuk 和 Kinzang Chopel——均为 Kheri Gompa 寺的和尚——和 Shumar 村的 Sonam Tobgyel。政府在1997年9月2日的答复中否认拘留有任何与 Gyamtsho's 相仿的人,但提供了一位名叫 Gyamtsho's 的31岁农民的情况。答复证实了其他四人的被捕,并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全将得到保护。

26. 1997年10月2日,特别报告员为 Dorji Norbu、Kunga、Dorji Tshewang 和 Namkha Dorji 三人发出了紧急呼吁,据报,1997年9月10日他们在不丹东部被不丹皇家警察逮捕。据报他们被关押在 Pemagatshel 警察所,对他们上了枷索,并每天用柳条或其他树枝当众施鞭刑。据报遭到逮捕的还有 Trashigang 区的 Chhoeten Tshering、Tachi、Sengye Phuentshok 和 Chhoedra 等人。政府在10月17日的信中证实了对所有上述人员的监禁,但否认使用枷索和当众鞭刑。

27. 1997年10月31日,特别报告员为 Thinley、Sangay Tenzin(Dorji 之子)、Druki(Tshering 之子)和 Ugen Wangdi(Urpi 之子)发出了紧急呼吁,据称他们共26人,因和平示威于1997年10月23日在不丹东部被不丹皇家警察逮捕。据称他们被四人一组用铁链绑在一起,被迫步行到 Samdrup Jonkhar 监狱,在那里据称又受到一种酷刑,用棍棒夹住臀部(chepua),并威胁他们如果不停止活动还会受到酷刑。

28. 政府在1997年11月26日的信中证实了这四人被捕,但否认虐待或酷刑的指控,并说被拘留的人已在1997年10月27日提交 Samdrupjongkhar 地区法院。政府解释说,犯人们没有被戴镣,并向特别报告员保证,法律禁止酷刑,被拘留的人既可以见律师、也可以见他们的家属。

玻利维亚

29. 1997年1月29日,特别报告员为常设人权大会主席 Waldo Albarracín 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据报他在拉巴斯遭到便衣警察拘留。据说后者将他带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点,据称在那里对他殴打长达数小时,还威胁要干掉他。据报,之后他们把他带到司法警察总部,从那里得到命令把他送往医院。政府在1997年3

月 3 日的答复中说, Albarracín 先生已经获释, 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正在调查拘留他的原因。

巴 西

30.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5 月 26 日向巴西政府转达了以下案件。

31. 1995 年 2 月 25 日, Carlos da Silva 在圣保罗 Santo Amaro 区盗窃一辆轿车后被军事警察拘留。尽管被抓获后他已举起双手走出汽车, 据称仍有一名警察对他开枪。据报, 他后来被带到一块空地, 据称在那里受到各种形式的酷刑, 如打他的睾丸, 踩他的手, 同时四个警察用枪对准他的脑袋。据报该案已提交军事法庭。

32. José Ivanildo Sampaio de Souza, 1995 年 10 月 24 日因贩毒罪在塞阿拉的福塔莱萨被联邦警察人员逮捕。他于次日死于监禁之中。据说法医学院的医生提供的死因是钝器致伤, 造成内出血。据报, 医生还发现胸部、臀部和腕部有伤痕, 四根肋骨折断。据说该案的调查一结束, 便被提交联邦调查局, 由该局决定是否起诉有关的 7 名联邦警察。1996 年 7 月 5 日, 联邦众议院批准对受害人家属按月给予抚恤。

33. José Wilson Pinheiro, 1996 年 8 月 15 日在醉酒后被拘留, 送到福塔莱萨第五区警察所。据称他在被拘留期间受到酷刑, 造成多处受伤, 包括右眼被刺穿。据报, 警察坚持他的受伤是另一个被拘留的人造成的, 但据说受害人予以否认。

紧急呼吁

34. 1997 年 1 月 20 日, 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一道, 为一次事件的见证人发出紧急呼吁, 在此事件中据称行刑队人员的死亡是由于伯南布哥州卡瓦莱鲁的警察过度使用武力。

保加利亚

35.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7 月 11 日向保加利亚政府转达了以下案件。

36. Martin Zagorov 和他的弟弟 Nedyalko Zagorov, 分别为 16 和 14 岁, 据报 1996 年 12 月 5 日被带到 Shumen 警察所接受询问。据称 Martin 被用手铐拷在一个

散热器上，而 Nedyalko 则据称两次受到一位警察的殴打，目的是要获得口供。Martin 在第二天得到命令回家，但要由他的母亲 Valentina Zagorova 陪同。据报，她被禁止入内，据说当她对此提出抗议时，警察所的所长打了她，将她从屋子的一头扔到另一头，折断了手臂。

37. Borislav Nedev 和 Georgi Yorgandzhiev，均为警察，据报 1996 年 10 月 4 日在 Stara Zagora 被捕，在地区内务局内受到棍棒殴打。

38. 1996 年 12 月 7 日，Detelin Apostolov 和他的内弟 Kiril Nikolov，据称在 Kyustendil 区 Drumohar Apostolov 的家中，遭到索非亚内务部警察对他们浑身上下用警棍殴打和脚踢。

对 1996 年初次审议的指控和答复的后续行动

39.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7 月 11 日信中，要求对 1996 年处理的以下个人案件提供调查结果和任何进一步情况：Ilya Dimitrov Gherginova, Gancho stefanov. Vasil Vasilev, Desislav Pavlov, Assen Ivanov, Dimitur velev, Velislav Dobrev, Kiril Yordanov 和 Lybcho Terziev.

布隆迪

40. 1997 年 4 月 8 日，特别报告员为布隆迪浸礼教联盟的 Reverend Eliezer Ntunzwenimena 牧师向布隆迪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据称他于 1997 年 3 月 15 日前后在布琼布拉的 Rohero 教区被捕，罪名是向胡图武装组织的成员提供医疗。据说他在布琼布拉的特别调查队受到酷刑，致使他不拄拐杖便无法行走。

41. 1997 年 4 月 28 日，特别报告员为以下一群人向布隆迪政府发出紧急呼吁：Ndabacekure 少校，军官；Nziyimana 上尉，军官；Isaac Nitereka，工程师，也是国家复兴党(PARENA)执委会成员；Alexis Simbavimbere，PARENA 成员；Laurent Bimenyumuremyi，PARENA 在 Gitega 的代表；Emmanuel Manzi，卢旺达人，前卢旺达爱国阵线成员；Isidore Rufyikiri 和 Pascal Ntako 中校，PARENA 成员；Jean Paul Bizimana 和 Léonidas Ntakaye，PARENA 执委会成员。据称他们在 1997 年 3 月 8 日前后被捕，涉嫌参与布琼布拉发生的一系列地雷爆炸事件以及阴谋刺杀总统 Buyoya 少校。据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初被关押在布琼布拉的国家情报档案处，后来被转移

到首都以外的其他拘留地点。还据报，所有上述人士均受到酷刑，不允许他们的家属或律师探视。

42. 1997年5月29日，特别报告员又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这一次是为以下11人，据称他们因在布琼布拉发生的一系列地雷爆炸事件在4月8至26日期间在不同城市被捕：Djamali Nsabimana，Faidi Vyankandondera，Djamali Nzeyimana，Joseph Kamwenubusa，Arthur Nyankawindemera，Haruna Nyankawindemera，Hamisi Ramazani Buyoya and Saïdo Habonimana，Yahya Hamisi 和 Hamadi Haruna.

43. 1997年6月12日，特别报告员与布隆迪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紧急呼吁，事关他曾在1997年4月28日为之发出呼吁的10个人。根据新收到的情况，他们都受到酷刑。其中一人，Pascal Ntako，据称在得不到治疗后死亡，Isidore Rufykiri，据说住进布琼布拉的军队医院。另外，Laurent Bimanyumuremyi 自从被捕之后一个星期有人在布琼布拉的国家文献局总部最后一次看到他头部受伤后，就再无他的消息。

喀麦隆

44. 特别报告员在1997年7月1日的信中，向喀麦隆政府转达了以下案件，该国政府在1997年9月5日作了答复。

45. Roger Alexis Wamba，Armand Mbe 和 Blaise Ngoune，据称1996年10月27日在雅温得大学被捕，罪名是在大学煽动骚乱。据称他们先是在大学里被关押了一夜，他们的衣服被剥去，用棍子打他们的臀部和脚掌。政府在答复中证实了有关上述个人被捕和指控的消息，但缄口不谈指称他们受到的待遇。

46. Pa Mathias Gwei、Samuel Tita 和 Zacharia Khan，据称因1997年3月底因在西北省发生的暴力事件而被捕和受到酷刑。前两人据称得不到医疗，死于酷刑，而 Zacharia Khan 则据说在被捕时遭到殴打，臀部中弹。该国政府证实了对 Pa Mathias Gwei、Samuel Tita 和 Zacharia Khan 的逮捕。答复说，三人都得到治疗，但 Pa Mathias Gwei 和 Samuel Tita 已经死亡，Zacharia Khan 的情况虽然正在改善，但据称仍不能为起诉他进行所需的讯问。

紧急呼吁

47. 1997年5月15日,特别报告员为一群大约200人向喀麦隆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据说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反对党社会民主阵线的成员或同情者,据称他们因上面讲到的 Pa Mathias Gwei、Samuel Tita 和 Zacharia Khan 相同的事件而被捕。被拘留的人中有很多(包括 Joseph Abongwi、Simon Achu、Gregory Afenji 和 Edet Che Ndingsah)据称都不准与他们的家属、律师和医生有任何接触,尽管据称他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捕时受伤,如 Martin Chenwie、Thomas Fonkwa、Peter Nyamka Niba、Wilson Che Niba、Wilfred Angwafor Nji 和 Paul Tibit Toka。据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被捕时受到酷刑,还据说至少有一人死于酷刑,特别报告员在他7月1日的信中曾提到他的名字是 Samuel Tita。

48. 1997年11月11日,特别报告员为 Justin Pokam、Thomas Seme、Konga Philip Kuate、Victoria Musong、Grégoire Diboule、Oliver Finya、Wavie Asago、Richard Nyieka、Stephen Aka 和 Julius Mbenya 发出了紧急呼吁,他们都是社会民主阵线的成员或支持者,1997年10月6-29日期间因选举而被捕。据称 Justin Pokam 和 Thomas Seme 在雅温得的一个警察所受到殴打,Oliver Finya、Wavie Asago、Richard Nyieka、Stephen Aka 和 Julius Mbenya 的关押条件据报均极为恶劣,且受到虐待。

乍 得

49. 特别报告员在1997年5月26日的信中,向乍得政府转达了以下案件。

50. Edmond Mbaïhornom, 1995年3月在他家中发现军队支持联邦共和国反对派组织的小册子后,在西洛贡省的蒙杜被捕。监禁期间,据称他被关在一个叫作“火炉”的牢中,其名来源于该牢房的高温。第二天在对他审问时,据称士兵们将他的手脚捆起来,把他扔到地上,用靴子踢他;还据说,他们蒙住他的脸,往他的眼睛和鼻子中倒水。之后,据称他被迫在国家广播电台上讲他从未受到过酷刑。

51. Ndoyo Ambroise, 蒙杜 Méridien Biao 银行的司机,据称1995年4月因宪兵巡逻队致伤死亡。据称当时他正在驾驶他的汽车,巡逻队命令他停下来。根据死亡证书,他死于头部挨打受伤。据说尽管家属向蒙杜的政府检察官提出起诉,但没有采取任何诉讼。

52. Agboudja Hissein, 乍得中部巴塔省阿提镇 Djoubjournalak 村人, 据称 1995 年 4 月在被治安人员暴力殴打后, 致伤死亡。据称阿提镇的大兵殴打 Zakaria Daoud, 造成他的死亡。

53. Ahmat Bougui Breme, 据称 1995 年 5 月在巴塔省的 Oumhadjer 遭到治安人员的殴打, 因为他拒绝免费向两个士兵供水。据称他几个小时后死亡。

54. Ndobi Abel, 1995 年 8 月西洛贡省 Kou-Douhou 村被士兵逮捕的一批人中的一个。据说他被带到一个秘密监禁地点, 在那里受到酷刑。后来他被送到蒙杜医院接受治疗, 次日死亡。

55. Nbaïtarems Nasson, 据称 1995 年 8 月在蒙杜被宪兵拘留, 酷刑致死。据报强迫他喝大量水, 又把他绑在一棵树上, 将钉子钉进他的头, 然而开枪把他打死。据称还有其他两名被拘留的人, 其中一人是 Nguétigal Phil, 也被发现死于类似情况。负有责任的宪兵没有受到任何惩治。

56. Belkoum Odette, 被控偷盗手镯, 在东洛贡省的 Béboto Brigade 被关押十余天, 据称在 1995 年 9 月 25 至 26 日夜被带出牢房, 由警察送回她的家中, 不久后即因受到虐待而死。据称为了取得她的口供, 强迫她喝了大量的水, 又对她进行殴打, 烧她的乳头。据称她 15 岁的女儿被用 arbatachar 办法捆起来, 再行强奸。据说对 Belkoum Odette 的死亡和强奸她女儿负有主要责任的士兵受到逮捕, 但从狱中逃脱, 又恢复值勤。

57. Mahamat Dare 和 Mahamat Sokou, 罪名是参加争取民主和发展运动, 据称 1995 年在蒙杜被捕。几个星期之后, 他们被转移到 Faya Largeau, 1995 年 11 月在那里死亡。在整个监禁期间, 据称他们一直受到各种酷刑。例如, 据称用电线抽打他们, 并把他们关在温度极高的牢房中。

58. Ali Adoum Younouss, 恩贾梅纳的一名学生, 据称 1995 年 12 月在阿贝歇 (Quaddai) 与他的父亲 Younouss Adoum Faki 一道被捕。据称 Ali Adoum Younouss 在恩贾梅纳受到审讯, 涉及到他父亲的政治活动, 并受到酷刑, 将一枚钉子插入他的尿道。

59. Mbaïlassems Gédéon, 1996 年 3 月 9 日被蒙杜农村分部的警察逮捕, 涉嫌是反对党成员, 后被发现死于调查局内。据称蒙杜的政府检察官向他的上司报告,

Mbaïlasse Gédéon 因牢房拥挤过热，死于窒息，该牢房本来只应住 8 人。没有进行任何司法调查。

60. Mahamzt Ahmat，别名 Atroon，据称 1996 年 11 月因一起民事案件被捕，在恩贾梅纳第四区警察所酷刑致死。据称警察事后将他的尸体扔在中央医院的停尸房，没有作任何解释。

61. 还有集体性案件的报告。例如，1995 年 8 月，据称分乘几辆汽车的十几名士兵用枪托和棍棒殴打 Karyo-Ba 的居民，造成严重受伤，特别是 Enoch Najibi 和 Moudjiba Enoch 两人。

62. 1996 年 8 月，据称有一批学生在恩贾梅纳大学被捕。据报其中一些人被剥去衣服，强迫趴在地上，受到殴打和假处死。其中一人 Faustin Togobé 据称腹部受伤，缝了 18 针。

紧急呼吁

63. 1997 年 1 月 7 日，特别报告员为以下个人向该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Nestor Mbaïlo、Vincent Mbaïnaïsse、Grégoire Boltoungar、Fleuri Negadjingum、Emmanuel Maïadjim、Blaise Mbaïdoual、Polinaire Mbaodji 和 Raymond Mbaïlasse。据称这些人是 1996 年 8 月和 9 月在乍得南部的西洛贡省被安全部队的人员逮捕的，罪名是参加一个武装组织。据称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酷刑，且不准治疗。

智 利

64. 1997 年 9 月 22 日，特别报告员向智利政府转达了以下 12 个案件。

65. Julio Esperguel Santander，据称 1995 年 12 月 31 日在拒绝出示他的证件后，被两名骑摩托车的警察(carabineros)殴打；据报法医服务处查出他受重伤。Juan Contreras，1996 年 4 月 14 日被圣地亚哥 Pomaire 警察所的警察拘留，据称对他拳打脚踢，据报 San José de Melipilla 医院证实他受到过殴打，据说挨打后数日行走困难。Elvis Valdés Henríquez，1996 年 2 月 16 日午夜被执行反毒品行动的调查人员拘留，他们显然把他误认为他们正在寻找的人；据称警察搜查了他母亲的家，又对他母亲和卧床不起的 Rodrigo Valdés Henríquez 进行殴打；据称在被转移到 Renca 区之后，他又受到污辱和殴打，不得不送往 Colina 治疗中心，据报在那里发现他多处受伤。

Agustín Figueroa Sepúlveda, 1996年8月10日与一个朋友一道被警察拘留,把他们带到圣地亚哥第13警察所,据报他们在那里受到拳打脚踢大约一个小时之久,造成Figueroa先生鼻骨骨折;据报他们还用烟头烧他的背;他被送往第四公共援助中心,在那里证实了他的伤情。Andrés Meléndez Sánchez, 1996年9月11日在结束工作返回的途中在圣地亚哥被警察拘留,据报警察将他推倒在地,拳脚相加;之后他与其他人一道被推进一辆汽车,送往第四公共援助中心;医生给一处脸上的伤口缝了3针,头上的一处伤口又缝了3针,还发现右臂骨折,右肩和踝骨有伤痕。Patricio Gana Valdés, 9月24日被圣地亚哥第四十二警察所的警察拘留;被转移到第四十一警察所,据称在那里一再受到殴打,用棍子打他的头和身体;数日后,他的家属将他送往Sótero del Río医院,伤势严重。Peter Carter Zamorano, 1996年9月30日被圣地亚哥第五警察所的两名警察逮捕,当时他正在他的车里睡觉,对他的指控是酒后开车;据称他在警察局受到三四个警察的拳打脚踢;据称他还被用手铐铐在一根柱子上,被提起双脚离地,再猛力扔到地上。Vicente Melipil Barrera, 16岁,1996年10月11日他正与一位朋友在车中喝啤酒时受到拘留;在两个人被拘留后,据报警察用一根棍子对他们连踢带打。Rigoberto Antonio Mallias Díaz, 1996年10月为履行他的义务兵役参加Cerrillos空军;同年12月,他被指责没有很好地完成一个军事动作,据报与其他一些军人一道被蒙上双眼,遭到长时间殴打;据称他们还被迫趴在地上搭成一块“地毯”,即他们趴在地上,然后由军士们走过来踏在身上。Richard Bustos Suárez, 据报1997年1月2日遭到圣地亚哥第七警察所警察的殴打;他本来是去警察所说明前一天警察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的一次行动中开枪打中了他的腿。Marco Andrade Sánchez, 重犯监狱囚犯,据报1991年1月17日遭到反叛乱特别警察部队警员的殴打;据称造成右眼角处受伤和左肩拉伤、脱臼等。Francisco Alberto Soto Pávez, Pudahuel区San Pablo村的居民,据报1997年4月30日清晨遭到Pudahuel North警察所警察的殴打;殴打为他的家人亲眼所见,结果他被作为急诊送进脑外科医院。

紧急呼吁

66. 1997年4月25日,特别报告员为Johnny Pérez Torres、Andrés Serrano Leiva、Dagoberto Contreras Llanes和Guillermo Saavedra Aguilera发出了紧急呼吁。

据报，这四个 19 岁的应征入伍士兵在 1997 年 4 月初被捕，罪名是参与谋杀另一被征入伍的士兵，该人的尸体在他失踪 3 个月后被发现。据报，一位议员公开宣布，这四个人受到军队人员的殴打、不准睡觉和威胁，强迫他们承认参与犯罪。

中 国

67. 1997 年 1 月 27 日，特别报告员转达了下列各段中摘要述及的案件(姓名均系音译，译者注)。

68. 据报，1996 年 4 月 5 日安徽省萧县罗马天主教會的 14 人在上访地方当局请求归还没收的教會财产时被拘留。据报，他们被警察逮捕，据称警察殴打请愿的人，致使一些人失去知觉。据说周光恩(一位 60 余岁的妇女)、刘凤霞、董义民、张中晓因拒绝承认参加非法宗教活动而挨打，据称周光恩的头发被揪掉。

69. 陈龙德，据报 1996 年 5 月 28 日因从事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活动，在浙江省被拘留。之后他被送往罗山劳改营接受 3 年劳教。因他拒绝认罪和书面上表示服法，据称一位高级监狱人员对他拳打脚踢，并用电棍殴打他。据报还有一批警官还对他多次拳打脚踢。据说同牢的囚犯如能通过对他进行殴打从他那里得到所需要的供述，便可得到减刑。为避免再次挨打，据报陈龙德从一个三层楼的窗户上跳下，重伤住院。

70.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以下来自西藏的案件。

71. 扎西达瓦，扎囊 Dhanak Lomthen 高中 17 岁学生，和他的同班同学民玛，据报因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要求增加藏族教师，而在 1992 年 12 月受到警方训斥。他们和另外 31 个参加他们抗议行动的学生在被校方开除后，据报警察将学生带到一间仓库。据称在那里警察用热烙铁在达瓦、尼玛和另一名学生的鼻梁上打下烙印。据报，然后达瓦和尼玛被送往洛扎监狱，在那里关押了三个月，据说关押期间经常挨打。据称，尼玛被打断一条腿，达瓦的头上挨过枪托。

72. 喇嘛嘉普，奇林一所学校的教师，该校强调藏族语言和文化，据报 1993 年 6 月在该校得到官方许可开办后一个月被捕。据称他被关押在青海胡竹地区监狱 32 天。监禁期间，据说他一再受到审问，问及学校是否从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得到资金和指示。据称他受到毒打、脚踢，用电棍刺激半小时之久，并多次被棍棒

打在头上。报告说，用来监禁他的密封房间喷洒了杀虫剂，强迫他呼吸了两天的化学药品，造成咽喉疼痛。据报他获释后住院两个半月。

73. 次仁玉珍，一个 16 岁女孩，据报 1994 年 2 月 29 日在她的学校校长被捕后，在隆子她的家中被捕。在警察所接受审问，问及校长是不是教过她要求西藏独立时，据称曾把热烙铁放在她的腿上，长达 5 分钟。据报还把她摔在桌子上，造成头部受伤，又踢她的胃部。

74. 土登次仁，教师，1994 年 3 月曾向墨竹工卡当局抗议学生得不到充分的藏语教育，并为此领导过一次示威游行，据报他与其他 60 个示威游行的人一道被捕。据报他在墨竹工卡的监狱被关押了 6 个月，手脚带铐。据说他每隔一天挨一次打。据报在他被拘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被关在一个如棺材大小的水泥箱内。据报他没有经过法庭便被释放，但不准他重操教师旧业。

75. 丹增央宗，尼姑，据报她在洛扎区政府的主要建筑物上张贴宣布西藏独立的标语和悬挂藏旗，之后在 1994 年 6 月 10 日被捕。在泽当拘留中心，据称一名警察将她推到大块带尖齿的石头上。据报，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她被关在满是粪便和尿臊的牢房里。在每星期进行的提审中，据称她都遭到殴打，多次用电棒刺激她的胃部、乳房、背、脸和手臂。据称她还受到拳打脚踢，被用靴子踩在脚下。五个月后，据报她被泽当高级人民法院判为“反革命”，判处三年徒刑。据报她因健康原因获释，但不准恢复尼姑生活。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76. 1997 年 6 月 6 日，特别报告员为刘念春、邹国强和高风发出了紧急呼吁，他们被关押在双河劳改营，据称因抗议延长他们的刑期而展开绝食。据称刘念春被单独监禁，受过电刑，并不给水喝，作为对他绝食的惩罚。据说他患有肠胃病、淋巴结肿大、直肠出血、下腭溃疡和高血压，并据称得不到适当医疗。邹国强，据报患有肺结核、心脏病和肾炎，据说也不给适当医疗。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份紧急呼吁中，还提出了姚曾湘和姚曾先一案，兄弟二人被关押在上海附近江苏省大风劳改场，他们是在 1996 年 4 月被捕的。据称他们曾受到殴打，又据称他们健康状况不佳，且得不到适当治疗。据报 1996 年 10 月起便剥夺了他们家人的探视权。中国政府在 1997 年 7 月 23 日的答复中承认，上述个人确曾被拘留。答复说，刘念春和邹国强因“煽

动社会骚乱”，被判处在北京的双河改造中心接受三年再教育。关于邹国强，这一刑又因他严重违反中心的规定而被延长一年。高风则因“造成社会动乱”而被判处在同一中心接受两年零六个月的再教育。政府否认他们中的任何人受到虐待或被拒绝医疗的指控。刘念春诉说有病，但已给予治疗，而邹国强的健康情况正常。至于姚曾湘和姚曾先，政府说，他们因“复制和散发色情材料”，被分别判处在上海第一改造中心接受三年和两年劳动教育。政府向特别报告员保证，他们从未挨过打，可以根据规定接受家属的探视，并定期接受体检，有时还可外出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政府说，在作出答复时他们的健康情况正常。

77. 1997年6月30日，特别报告员为河北省唐山第一监狱中的魏京生发出了紧急呼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与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问题及意见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曾一道为他发出过紧急呼吁。据报他一再受到其他囚犯的殴打，而狱警据称则袖手旁观。据说打他的主犯得到监狱当局减刑的奖赏。据报，魏京生受到的惩罚是不给适当治疗，尽管据说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和颈椎受损。政府在1997年7月28日的答复中说，魏京生在1997年5月29日未经许可闯入监狱仓库，殴打仓库工作人员——也是一位囚犯。后者并未还手，但魏被值勤狱警制止。因魏事后认错，并保证不再重犯，监狱当局没有对他采取行动。政府还向特别报告员保证，他的健康状况非常正常。所谓他挨打、有病和得不到医疗的指称是没有根据的。

78. 1997年10月7日，特别报告员为强巴丹达发出了紧急呼吁，他是西藏自治区拉萨附近贡嘎卓多寺的和尚。据称他在1997年6月在宣布他支持达赖喇嘛后被捕，曾被关押在泽当的一个拘留中心和古查拘留中心。据说他在被捕和拘留期间受到殴打。

哥伦比亚

79. 1997年1月20日，哥伦比亚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6年转达的 Jairo Garavito Tirado 一案作出了答复。据称他受到准军事组织人员的酷刑，那些人在1995年5月在桑坦德省 Betulia 将他抓获。该国政府表示，已对该案进行调查，指令主管检察官提出证据。

古 巴

80. 1997年9月22日，特别报告员告知古巴政府，他收到了下列案件案情。

81. 据报，Camagüey Kilo 8号监狱的一名囚犯，Adolfo Durán Figueredo于1997年4月21日遭到第6号牢房看守的殴打。据称，殴打造成他左颧骨骨折，而需送监狱医疗中心治疗。同一监狱的另一名囚犯，Víctor Gómez Díaz，据称也于5月5日遭到看守的拷打，致使他头部受伤，左手腕被扭伤和若干处伤痕累累。

82. 马坦萨斯省 Agüica 监狱的一名囚犯，Lázaro García Menocal，据称于1997年2月27日遭到殴打，当时搜查他的牢房，从他身上没收了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的一封信，信中谴责对囚犯的虐待。还据报，他被关到禁闭室并被中断了家属对他的探望。

塞浦路斯

83. 特别报告员1997年7月10日致函塞浦路斯政府，提请它注意涉及到 Necip Sariçiçekli 的指控。据报他于1997年3月8日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在塞浦路斯南部被逮捕。据称在监禁期间，7名警察严厉殴打他并威胁要杀死他和他的孩子。据报他身上有被钝器殴打留下5厘米深的伤痕和多处皮外伤痕。塞浦路斯政府1997年11月3日的答复称，使用了与当时情况相称的武力，以便在逮捕时制服被告，但政府否认他在监禁期间受到任何虐待。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84. 据报，Erkan Egmez 于1995年10月被警察逮捕并遭到严厉殴打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关于该案件，政府的答复是，在收到联合国医务人员关于该问题的报告后，共和国检察长决定中止对 Egmez 的刑事诉讼并对他提出的控诉进行独立调查。经法律授权调查警察施行虐待行为指控的调查专员针对控诉进行了调查，提出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指控的事实属侵犯人权行为，有可能构成刑事罪。尽管共和国检察长宣布他本人准备对肇事者提起刑事诉讼，但未经 Erkan Egmez 的做证，诉讼无法进行，而他拒绝做证。然而，他却将控诉提交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

刚果民主共和国

85. 1997年9月19日,特别报告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起为8月份在 Kamituga 被逮捕的 Didi Mwati Bulambo、Kylosho Kyalondawa 和 Donatien Mazombi Mutekulwa 向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他们是非政府组织促进人权发展行动组的成员。

86. 1997年11月28日,特别报告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共同为 Ingele Ifoto、Elia Ona Bobo、Justin Kapempe、Kalinga Metre、Jean Pierre Ngoma、Rene Ndjoli Ngoma、Joseph Ngoma、Jean Marie Lukundji、Marccel Ngoy Wa Ngoyi 和 Atoba John 向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他们是未来力量政党成员。据称他们于1997年11月25日被逮捕。根据报告,他们被带到金沙萨的宪兵总部,在那里他们都遭到殴打。

吉布提

87. 1997年10月2日,特别报告员为 Mohamed Kadamy Youssouf (反对党恢复统一和民主阵线成员)、他的夫人 Aicha Dabale Ahmed、Ali Mohamed Maki Houmed、Mohamed Daoud Chehem 和 Kamil Mohamed Ahmed (也都是恢复统一和民主阵线的成员)向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这些人属于阿法尔族群,据称于1997年9月26日在埃塞俄比亚被逮捕并于次日被移交吉布提当局。随后他们一直被监禁在首都的拘留中心,与外界隔绝。

厄瓜多尔

88. 1996年12月9日政府的来函提到特别报告员1995年转达的有关秘鲁公民据称被厄瓜多尔当局逮捕和拷打的一系列案件 (E/CN.4/1995/34, 第167-171段)。根据该答复,在特别报告员提到的秘鲁公民中,仅 Camacho Panta Céspedes、Luis Enrique Adanaque Camacho 和 Alonso Saba Morales 被逮捕。

紧急呼吁

89. 1997年3月21日，特别报告员针对基多 García Morena 监狱的情况发出了紧急呼吁。根据收到的材料，1997年3月17日夜晩，一群囚犯，其中包括 Lincoln Polit、Luis Lavalle、Francisco Sánchez、Roberto Agustín García、Jaime Martínez 和 Arturo Bermúdez，为了敦促当局履行达成的某些协议而开始和平绝食，随后受到严厉虐待。在上述日期，国家警察的若干蒙面成员据称用警棍和烟斗殴打囚犯并向他们发射铅弹，造成各种伤害。据报囚犯表示担心这种行为可能会重复。

埃 及

90. 1997年4月28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埃及政府，向其转达了概述如下的案情。

91. 据报，Ashraf Uwais Sulayman 因卷入指称为 al-Gama'a al Islamiya 组织成员的“Ahnassia 案件”于1994年7月9日被逮捕。在 Bani Sueif 的国家保安调查分局，据称他的双眼被蒙上、双手被铐、遭到拳打脚踢并一再受到电击。法医检查后证明他有若干处外伤。该案件中的10名其他人员据称被判无罪释放，因法庭裁决他们系屈打成招。

92. 据报，Mohammad Mohammad Ibraheem Toaima 因涉嫌参与 al-Gama'a al-Islamiya 组织于1994年12月20日被逮捕。在 Shubra 的调查总部，据指称他的手腕被捆着吊起来，导致左臂脱臼。

93. 据报，Abdel-Lateef Idris Ismail 因被指控从工作单位盗窃录音机于1995年3月25日在 Heliopolis 警察局被拘留。据指称3位有名有姓的警察将他的衣服剥光、将他倒吊在吊扇上并对他施行电击。结果，据报他的左臂和腿瘫痪、失去讲话能力、变得歇斯底里和背部被烫伤。

94. Kamal Ibraheem Hamed，据报于1995年4月10日被逮捕并在 Fayyom 的 Ittsa 警察局被关押到4月16日。两名身份明确的警察据称殴打他，将电缆放在他的背上、剥光他的衣服并他将绑在金属装置上。

95. 据报，Mohammed Ahmad Mustapha、Jaber Ahmad Mustapha、Youssef Abdu Youssef 和 Atef Abdalla Razeq 因涉嫌对英国元帅艾伦比的肖像纵火于1995年5月

27日在塞得港被逮捕。在 Al-Dawahi 警察局，据指称他们遭到棍打鞭抽并被用整桶的凉水从头浇到脚。据说在刑事调查股他们继续遭到殴打。

96. Hanem Ahmad Mahmoud Shehata Al-Sutuhi(女)，(于 1995 年 8 月 16 日被逮捕) 和 Abdel-Megeid Al-Tohami Al-Issawi 两人因涉嫌参与谋杀 Meet-Ghamr 在被警方拘留期间遭到经认定的警察的拷打。据指称 Hanem 遭到电击和棍子殴打，逼他招供。Abdel Megeid，据指称被抽耳光、双手被反绑在后面、被强迫脸朝地躺下、他的腿遭到竹竿的抽打。

97. 司机 Mohsen Saeed Abu Zeid 据指称于 1995 年 10 月 23 日在开罗 Abassiyia 桥遭到经认定的特别警卫和警官的严厉殴打。据指称殴打是用拳头、脚踢和枪托进行的，据说持续了 4 个小时。当 Mohsen Saeed Abu Zeid 在 wayli 警察局提出起诉时，据指称他遭到以拘留作为报复的威胁。

98. Mohammad Wagdi Mohammad Durra，据报在由伊斯兰改信基督教后于 1995 年 1 月至 1996 年 10 月期间 3 次被逮捕，在坦塔的调查局里遭到拷打。据指称他遭到电击、殴打、手腕被捆着吊起来，长时间内只准他穿内衣。审讯他的人据报试图从他身上获得有关其他皈依者的供述。

99. 1996 年 6 月 17 日在开罗高度防备监狱的一名囚犯的牢房里发现一块表和在另一牢房里发现一支圆珠笔，随后，约 100 名囚犯据指称受到集体惩罚，遭到鞭打。据指称他们被脱光衣服，背和腿遭到鞭子抽打。据报在这些囚犯中有：Safwat Ahmad Hassan Abdel Ghani、Muhammad Sa'eed Atiyya、Nabeel Abdel Fattah、Amal Abdel Wahab Hassan、Nasir Shaaban Sadiq、Badr Muhammad Metwally、Magdi Ahmad Mahmoud、Abdel Meguid Ali Ahmad、Hosam Muhammad Khamees、Ahmad Farghaly Mubarak、Anwar Okasha、Ahmad Abdo S'leem、Ahmad El-Sayed、Salaheddin Mohy Sayed、Ahmad Abdel Fattah、Alaa' Hamed、Ahmad Shehata Abdel Al、Mahmood Uthman、Salah Hussein Ibrahim Sabra、Abdel Hady Zeidam、Hisham Abdel Zaher Abdel Rahman、Muhammad Ibrahim Ibrahim、Abdallah Abdel Quddoos、Hamdi Muhammad Kamil、Sayed Farag Muhammad Farag、Abdallah Hussein Abul'Ela、Hudhayfa Ahmad Abdel Moety、Mohey Ali Abdel Hamid、Hani El-Shazli、Mokhtar Ahmad Hassan Hamza、Hilmy Okasha、Muhammad Mu'awad、Atef Abdel Gawad、Ahmad Ibrahim

Khalil、Mohy Abdel Aziz、Gamal Uthman、Atef Shehata Abdel 'Al、Ragab Abdel Ra'ouf Khalil、Hisham Ahmad Qassem 和 Mustafa Muhammad Mahmoud。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100. 1997 年 3 月 5 日，政府对往年转达的若干案件作了答复(见 E/CN.4/1996/35/Add.1, 第 182-210 段和 E/CN.4/1997/7Add.1, 第 124-142 段)。下列各段概述了政府的答复。

101. 关于据指称遭到酷刑的下列 14 人的情况，政府答复说，人权事务助理总检察长办事处三番五次向他们发出了传票，但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对传票作出回应。为了完成调查，政府要求获得有关下列人员居住地点的材料：Gamil Hassan Metwalli Sayyid、Mustafa Sadiq Ibrahim Ibrahim Musa、Ashraf Abul Hassan Ibrahim Qasim、Muhamad Alawi Ali Abdul Muhaimin、Atiyya Ahmad Muhammad al-Sayyid、Midhat al-Sayyid Ahmad Hilal、Muhammad Khalaf Youssuf Abdul Rahman Zayid、Ahmad Thabit Farag Muhamad、Atif Gamal Mahmoud Umran、Abul Magd Hani Sabir Siyam、Khalid Said Mahmoud、Mu'tazz Ali Abdul Karim Abdul Ghani、Tal'at Fuad Muhammad Qasim 和 Ahmad Fathi Hafiz al-Dhayit。

102. 关于第 18 号和第 24 号军事案件中的 17 名被告人，据指称他们遭到酷刑 (Muhammad Samir Ubaid al-Sayyid、Khalid Abdul Fattah Hassan Mustafa、Khalifa Abdul Azim Abdul Aziz Khalifa、Yahya Khalafallah Muhammad Ali、Rabi' Ahmad Rikabi Ahmad、Za'id Abdul Sami'Ali Ammara、Ahmad Shawqi Thabit Abdul Al、Abdul Rahim Abdul Ghaffar Mursi Abdul Bari、Muhammad Gallal Ahmad、Samir al-Sayyid Mahmoud Raihan、Yaseen Abdul Sattar Yaseen、Gamal Muhammad Adu Zaid Shabib Hilal、Tariq Metwalli al-Iraqi、Islam Rageb Abdul Hadi Sha'lan、Khalifa Abu Zaid Shabib Hilal、Tariq Metwalli Ahmad al-Tukhi 和 Yasir Haggag Ahmad Haggag)，政府答复说，被告官员受传讯，但拒不承认所受到的指控。受害人声称他们遭到殴打，但他们未能辨认出应负有责任者。因此公诉部停止了调查。

103. Ramadhan Manmud Ahmad 是一名律师，据称于 1994 年 7 月在调查局的 Abu Za'bal 分局遭到拷打。关于他的案件，政府重复其以往的声明，即该律师用伪造的探监许可证与一名被拘留恐怖分子的妻子探望该恐怖分子。政府再次答复说，

公诉部已经开始调查并下令释放该律师，但政府还指出该律师和该妇女均未就酷刑提出任何指控。

104. 1993年12月5日，51人在吉萨省 Ousim 的 Zayida 村庄被逮捕，其中许多人据称遭到酷刑。关于该案件，政府答复说，9名警官被送交刑事法庭。根据人权事务助理检察长办事处的调查结果，他们应对侵权行为负有责任。然而，据说该案件一直被推迟到1997年5月26日，因而无法听取证人做证。特别报告员1997年4月28日写信要求获悉该案件的进展情况。

105. Abdul Moneim Muhammad Sayyid Ahmad、Iman Abdul Moneim (13岁)、Muna Muhammad Gad、Ahmad Abdul Moneim Muhammad (12岁)和 Zain Ahmad Sabir，据指称于1994年7月4日至24日期间在 Manshiyat Nasir 警察局遭到酷刑。对有关他们的集体案件，政府表示，公诉部在听取了证人的证词和审议了法医报告后因缺乏充分证据于1997年4月17日结束了调查。

106. Fath ul-Bab Abdul Moneim Sha'lan，据称被殴打致死；他的儿子 Yasser，据指称于1994年8月在 Helwan 警察局遭到酷刑。关于他们的案件，政府答复说公诉部对警察之一和其他人提出了过分使用武力和造成伤害的指控。开罗南部刑事法院于1996年9月23日指示法医部对受害者进行体检。迄今尚未作出判决。特别报告员于1997年4月28日致函政府，要求它提供有关该案件的进展情况。

107. Magdi Shadhili Abdul Rahman，据称于1993年3月和6月在开罗的 al-Maaza 和 Salam 警察局遭到酷刑。关于他的案件，政府表示，在审讯后他放弃起诉，该案件已结案。

108. Muhammad Muhammad Abdul Rahman 和 Khalid Sagr Ibrahim，据指称均于1993年在 Zagazig 警察局遭到酷刑。关于他们的案件，政府表示，公诉部听取了证词并审议了法医报告，但分别于1993年11月18日和1994年5月11日以证据不足而了结了这两个案件。

109. Muhammad Magdi Ibrahim，据指称于1993年9月在吉萨省治安署遭到酷刑。对此政府答复说，被裁定虐待受害者的3名警察已受到纪律处分，并且每人被扣除3天薪水。

110. Sami Lutfi Abul Magd, 据指称于 1993 年 9 月在 Meet Ghamr 警察局遭到酷刑。在该案件中, 受指控的警察被裁定有罪, 受到纪律处分并被调到另一警察局。

111. Muhammad Ahmad Munir Shibl, 据指称于 1994 年 4 月在第 10 号 Ramadan 警察局遭到酷刑。关于他的案件, 政府声称他因盗窃罪被判 6 个月徒刑, 但他没有提出有关遭到酷刑的控诉。

112. Muhammad Mubarak Muwafi 和 Gamal Mubarak Muwafi, 据指称均于 1994 年 4 月在 Qooss 警察局调查股遭到酷刑。关于他们的案件, 政府答复说警官遭到纪律处分, 被扣除 10 天薪水。

113. Ahmad Ismail Ahmad, 据指称于 1993 年 11 月在第 2 号 Zagazig 警察局遭到酷刑。关于他的案件, 政府声称他因盗窃罪被判 6 个月徒刑。在他提出遭到酷刑的控诉后, 公诉部听取了证词并审议了法医报告, 但因证据不足而停止了调查。

紧急呼吁

114. 1997 年 6 月 23 日和 7 月 4 日, 特别报告员为 Hamdein Sabbahi, Al-Watan-Arabi, 信息中心主任、Mohamed Abdu 兽医、Hamdi Heikal 和 Mohamed Soliman Fayad(两人均为律师)发出了两份紧急呼吁。据报所有这些人均于 1997 年 6 月 17 日或 17 日前后因反对 1992 年有关调解农业土地地主与租户之间的关系的第 69 号法律而被逮捕。据指称他们遭到 Tora 教养所治安人员的酷刑。在 1997 年 7 月 4 日的紧急呼吁中, 特别报告员还提出了据指称约 250 名农民于 7 月 1 日和 2 日因抗议农业法而被逮捕的事件。据报至少有 150 名农民在 al-Mahalla al-Kubra 的 al-Attaf 被逮捕, 逮捕发生在据称其中有些人对农业协会大楼和仓库放火之后。据说在上埃及, 95 名农民被逮捕。

赤道几内亚

115.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了 4 份紧急呼吁。第一次呼吁是于 1997 年 2 月 21 日为 Adamu Amado Gema Zang 发出的。他是一名进步党成员, 于 1996 年 6 月在 Cogo 被逮捕, 据指称遭到军事法庭的酷刑并被判严厉徒刑。还据报, Gema Zang 先

生有严重健康问题，1996年11月他要求让医生对他进行检查，但这项要求尚未获准。

116. 第二次呼吁是于1997年7月11日为 Amancio Gabriel Nse Angue、Juan Nsogo Mbomio、Nicolás Eko Ndjoli、Pedro Ndong Mabale、Juan de Mata Ayong、Jesús Abena Evita、Hipólito Ndong、Manuel Afugu、Jovino Ovono、Antonio Ndumu Elo、José María Alogo 和 Amancio Abeso (他们都是社会民主联盟党成员，住在 Bata)；和 Ramón Abaga Mba、Alberto Ndong Ncogo、Mariano Oyono Ndong、Pedro Ndong Mba、Santiago Elo Mba、Francisco Mba Abeso、José Nve Elo、Alejo Sima Oyono 和 Buenaventura Obiang Nsue(民主共和力量党成员)发出的。据报所有这些人均于1997年7月1日被 Bata 的警察逮捕和关押并与外界隔绝，逮捕时没有逮捕证。1997年7月18日，政府答复说，民主共和力量党的成员是因普通罪而不是政治罪被逮捕，他们于7月8日被有条件地释放。社会民主联盟党的成员对他们所租用的房舍的主人制造事端，不付房租，这是警察为什么干预的理由；然而他们没有被剥夺自由。政府还表示，任何人不可能因法律承认的政治党派或参与政治活动而被剥夺自由。

117. 第三次紧急呼吁是于1997年9月22日为 Sinecio Ngua Esono 和 Francisco Abeso Mba 发出的，他们于1997年8月26日在木尼河的 Mongomo 被逮捕。据报，两人均是民主共和力量党成员，他们是在参加了关于新闻独立的研讨会后从 Malabo 返回时在 Sinecio Ngua 被逮捕的。在被拘留的头3个星期里，据报他们被关在巴塔港口的一个集装箱里，据指称他们遭到严厉殴打。9月15日据说他们被转移到巴塔监狱，据指称被单独监禁，不给任何医疗帮助。

118. 第四次紧急呼吁是于1997年11月14日为前议员和民主共和力量党领袖 Felipe Ondo Obiang 和前部长、民主共和力量党成员 Guillermo Nguema Ela 发出的。据指称他们于1997年11月5日在利伯维尔被加蓬治安部队逮捕并于同日被转送到马拉博。据报他们仍被禁与外界接触。

埃塞俄比亚

119. 特别报告员于1997年4月28日和11月17日写信将下列案件转交埃塞俄比亚政府。

120. 奥罗莫解放阵线成员，Illiya Mohamed Ibro，据报在 1993 年和 1995 年期间三次被拘留。1994 年 6 月他在吉吉加政府军营的第二次拘留期间，据指称他连续 15 天每个晚上遭到电线抽打。1995 年 1 月，据报他在 Harawaja 被拘留二个月，然后被转移到 Gara Hakim 军营。据指称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双手被紧紧反绑在背后约 4 小时，结果他永远不能伸开手臂。

121. 据报，Ali Hayder 是 1996 年 5 月下旬在 Hararge 的 Makaballo 村庄被政府士兵拘留并关在一个军营的约 200 人之一。在那里，据指称士兵将他的手臂紧紧绑在他的背后并将手臂与双腿捆在一起，将他在尖锐的石头上滚动，并用步枪枪托打他。据报这种虐待连续几天，每天持续约 3 个小时。据指称，在他的家人付了一笔贿赂后，殴打才限于他的手掌。

122. GaaliNurreddin Hussein，来自伊路巴博省马季的 Omonada 村庄，自 1990 年起在吉布提成为难民，据说 1995 年 10 月他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自愿遣返。当他到达德雷达瓦时，据报官员宣布他的难民署证件“无效”并指控他为奥罗莫阵线成员。他被转移到德雷达瓦第二警察局，据指称在那里用手枪威胁他、被剥光衣服遭到鞭打、一个装有 1.5 升水的容器拴在他的睾丸上。据报他被关押 28 天而得不到食物吃。

123. Abdul Bahar Abdurahiman，哈勒尔盖省东部 Chalanko 人，据报从 1992 年至 1996 年受到 10 次拘留和酷刑，其中 8 次在 Chalanko 附近 Kumutu 军营的秘密拘留中心。在 1996 年 1 月和 2 月的最后一次长达 6 个星期的拘留期间，据报他每天被捆绑和遭到殴打并仅得到很少的食物和水。据指称他的脖子被拴上一根塑料绳，进行模拟绞刑；用枪对着他的脑袋要求他透露奥罗莫阵线成员的下落。

124. 艺术家 Tamagne Beyene，据报于 1996 年 6 月 24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被便衣警察拘留。据报他因批评政府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拘留中心遭到审讯。当他没有回答与他的种族来源有关的问题时，据指称他被强迫在烂泥地里跑，同时遭到鞭抽并被推入泥塘，时间长达 1 小时 40 分钟。据说他还遭到以金属物殴打，被迫把双腿架在一张椅子上而双手撑在地上，据指称随后警察跳到他的背上，将他推翻在地，用棍子殴打他。此外，据指称当他遭到拳打脚踢和鞭抽时，他被强迫作各种动作。

125. 据报，Mahmoud Ali Said 于 1995 年 5 月在 Birka-Tirtira 被身份不明的保安人员绑架，怀疑他与奥罗莫阵线有牵联。据报他被秘密拘留 20 个月，其间据指称

他遭到酷刑，使他不能站立或行走。1997年1月，据说他被转送到德雷达瓦监狱，后来被转送到 Shinnilee。他患有肝炎和胃炎，据指称被拒绝给予医疗。特别报告员还于1997年2月17日为他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

126. Mustefa Dheko Tufa，一名保健工作者，据报分别于1992年7月1日和1997年3月2日两次在亚的斯亚贝巴被治安部队逮捕。据说他因被怀疑支持奥罗莫阵线被拘留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原海军营和中央调查中心。拘留期间，据报他受到电击、悬吊和被枪殴打，结果据说他失去了一个脚指、左脚残废和双腿偶尔瘫痪。

127. Dheko Tosa Tufa 是巴莱省 Rira Dinsho 村的一名 65 岁的农民，Mustafa Dheko Tufa 的父亲，据报他于 1995 年 3 月 18 日直到 12 月 31 日被军队拘留，并于 1997 年 5 月再次被逮捕，被指控支持奥罗莫阵线。在 Dallo、Goba 和 Dinsho 的军营拘留中心的拘留期间，据指称他被长时间悬吊、殴打和受到威胁。

紧急呼吁与政府的答复

128. 1997年2月17日，特别报告员为 Mahmoud Ali Said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他是一位农民，被怀疑参与奥罗莫阵线。据指称他遭到酷刑并被拒绝给予医疗(见第 125 段)。

129. 1997年3月27日，特别报告员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约 200 名学生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说他们于 1997 年 3 月 21 日在一次和平示威时被逮捕。据报他们被关在亚的斯亚贝巴 Shogele Meda 警察营房，他们中间至少一部分人遭到殴打。1997年4月4日，政府确认约 200 名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学生被逮捕，他们未经许可试图进行示威，违反了第 37/1991 号公告。这些学生在提出一份正式道歉后获释。政府否认虐待指控。

130. 1997年11月7日、13日和28日，特别报告员为亚的斯亚贝巴奥罗莫族群的一群约 20 名著名成员发出了 3 份紧急呼吁。据指称他们于 1997 年 11 月上半个月被逮捕。据报遭到逮捕的有：Beyene Abdi、Beyene Belissa、Hussein Abdi、Haji Sahiu Kebte、Gabissa Lemessa 和 Tilahun Hirpasa(他们都是人权联盟的理事会成员)以及 Zewde Chamada、Adam Hassen、Adugna Fitee、Mohamed Wayu、Gadissa Boltossa、Addisu Beyene 和 Hailu Tarfassa Tasso。据指称所有人均被关押并与外界隔绝，被控以与奥罗莫阵线有联系和参与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其他城镇的爆炸事件。Beyene

Belissa 是一名残疾人，据报在逮捕期间其假肢被警察毁坏。在监狱里不让他使用拐杖。他们中有些人据说身体有病。

131. 1997年11月24日，政府答复了1997年11月7日和13日的紧急呼吁，确认逮捕了 Beyene Abdi、Beyene Belissa、Tilahun Hirpassa 和 Gabissa Lemessa。他们是根据法院签发的逮捕证而被逮捕的，因为他们参与支持恐怖主义分子活动。政府认为遭到酷刑或虐待的担心没有根据，并向特别报告员保证被拘留者得到人道待遇，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充分尊重他们的人身。四名被拘留者还被告知他们被逮捕的原因及其权利。他们的案件是根据正当法律程序进行诉讼的。

政府就去年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132. 在1997年1月29日信中，政府答复了1996年11月8日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为因涉嫌支持奥罗莫阵线在哈勒尔盖省被拘留的大量人员——包括据报被关在 Deder 区秘密拘留中心的被拘留者和据指称在拘留期间被草率杀害的14人发出的紧急呼吁(E/CN.4/Sub.2/1997/7/Add.1, 第156段)。

133. 政府声称其中一人在与奥罗莫阵线的冲突中死亡。关于加入奥罗莫阵线的另一人，政府无法确定他的生死，但政府表示没有对此人采取任何不利行动。另一人据说是因谋杀罪入狱的。一人因谋杀罪待捕归案。另一人因与谋杀调查有关而被逮捕，但被发现与案件无关后获释。政府表示紧急呼吁中提到的他和另两人均活着并过着正常生活。政府进一步答复说，Oromia 区政府确认 Deder 地区没有秘密拘留中心，仅有一所监狱，一个警察局和在 Kobo 镇的一个警察分局。在那里的有些被拘留者是奥罗莫阵线成员，但他们是根据埃塞俄比亚刑法提出的指控而被拘留的，而并非出于他们的政治信仰。

格鲁吉亚

134. 1997年2月5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格鲁吉亚政府，向其转达了下列案件。

135. Badri Zarandia(Zugdidi 镇的前指挥官)、Gurgen Malania、Gabriel Bendeliani、Karlo Jichonaia、Zviad Sherozia 和 Murtaz Gulua(他们都是效忠1992年被推翻的议会的国家卫队成员)，据报于1996年6月17日在经过长期审前拘留后以

谋杀、抢劫和叛国罪被判决。拘留期间据指称他们遭到酷刑，直到他们承认对他们的指控。酷刑据说包括：用步枪枪托、木条、警棍和椅腿殴打；将双腿倒吊起来殴打，有时带上防毒面具不时中断空气供应；在桌子和椅子之间竖一根柱子，将身体捆在上面，沿着全身殴打；脚踢腹部；用针刺入指甲；用钳子拔指甲；对家属进行恐吓；将手榴弹塞到嘴里同时威胁拔开保险针。此外，**Badri Zarandia** 在 1994 年 10 月被逮捕期间因受伤而必须切除他的腿，据报这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医疗所致。

136. **Giorgi Korbesashvili**，据报于 1995 年 6 月 27 日被逮捕，被指控犯有试图炸毁 **Vakhusti** 桥梁罪。据指称他在警察局遭到严厉殴打，包括用警棍和椅子殴打并一直打到他的脚底，将他的头与墙和铁保险箱相撞。当警察试图要他坐在一个瓶子上时，他试图切断右手血管自杀。据指称警察在医院继续虐待他。6 月 29 日，显然是根据医生的意见，他被转送到第比利斯警察部门的一个单人隔离牢房，据指称在那里他进一步遭到殴打，导致他手上缝合处断开和肌肉撕裂。据指称他被强迫在供词上签字并于 7 月 7 日被送到内政部的临时拘留牢房。据指称当他开始绝食时，他被转送到第比利斯调查拘留牢房，据报他再次试图割左手自杀。7 月 27 日当他的手被缝合后，他试图再次引颈自刎。

德 国

137. 1997 年 11 月 17 日，特别报告员写信通知德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下列案件的指控。

138. **Abdenour Medjden**，一名被拒绝的阿尔及利亚寻求庇护者，据指称两次遭到联邦边界保护警察的虐待，因为他们未能将他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机场送回阿尔及利亚。第一次发生在 1996 年初，据指称警察用皮手套打他耳光、污辱他并威胁要进一步打他。第二次发生在 1996 年 6 月，据报打他时，他的手和脚被捆住，将他的头不断地与地板相撞直到他失去知觉。据指称他遭到下次将他打死的威胁。据报，他在后来的 10 天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援助或医疗。

139. **Sefer Avci**，原籍土耳其，据报于 1996 年 5 月 13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机场验证身份时遭到便衣警察的虐待。当他要求警察之一表明身份时，据指称警察推他、踢他、扭他的手臂并狠狠地打他，然后将他扣上手铐予以逮捕。据说身体检

查表明他有多处伤痕。在等待调查他提出的关于警察攻击他的控诉期间，据报一份对暴力拒绝警察验证身份的刑事裁决被撤回。

140. Sahhaydar 和 Hatice Yildiz 是住在柏林的一对土耳其夫妇。据报他们于 1996 年 10 月 24 日在家中遭到 10 来名警察的攻击。据说 Sahhaydar 遭到拳头和警棍殴打，据指称他的嘴里被塞进东西。据报他鼻梁骨折、拇指受伤、头部和肋下留下伤痕。据指称 Hatice 被与一个柜子相撞并被在地板上拖着走。据报她鼻梁骨折、多处留下伤痕和精神受到刺激。他们 13 岁的儿子据指称头部挨了一巴掌，警察用枪顶着他的后脑勺。据报柏林检察当局开始调查 Sahhayda 和 Hatice Yildiz 指称受到虐待。对 Sahhayda 抗拒警察当局的指控开展的调查据说已经放弃。

141. Waldemar Kalita 是一名波兰医生，据指称于 1994 年 12 月 15 日晚上受到联邦边界保护警察人员的虐待，当时他在汽车里等候过古本附近的边界。据指称，他的脸和头遭到打击，直到他跌倒在汽车外面、他在地上被拖着走、腹部挨踢，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在检查他的护照后，据报他们解开他的手铐，命令他离开。据说对他进行的体检表明他的脸被打伤和打肿、肋下、手腕有伤痕和左眼受伤。据报对指称的虐待进行的调查于 1997 年初停止。

142. Ahmet Delibas, 土耳其血统，据指称于 1995 年 10 月被莱茵河北部/Westphalia 哈姆镇的警察逮捕，涉嫌参与一斗殴事件。当他双手被铐，坐在警车里时，据报警察抽了他好几个耳光。据指称一名警察开始用手掐他的脖子。据报在医院进行的身体检查表明他左颧骨骨折、左眼窝两处骨折、右眼窝两处骨折，需要动两次手术。据报 Ahmet Delibas 拒捕的指控被撤销，据说警察被控以过失打人。

希 腊

143. 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6 月 20 日信中转达了有关 Mohamed Farhank Amin(住在德国的一名伊朗难民)和一名伊朗朋友的案件。据报他们于 1996 年 10 月 4 日在雅典的一个公园里受到拦截。据指称七八个警察抓住他们的头发、将他们的双臂反扣在背后，对他们的脸、腿和生殖器进行殴打。据指称在 Nea Smyrni 警察局继续进行殴打。据报，结果 Mohamed Farhank Amin 因膝盖骨折而住院。1997 年 11 月 5 日政府在答复中告知特别报告员，据认为 Mohamed Farhank Amin 是在试图逃跑时在街上摔倒而受伤的。

危地马拉

144. 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5 月 26 日写信提到 1996 年 7 月转达的有关 Lucina Cárdenas Ramírez 和 Otto Leonel Hernández 的案件。对这两个案件政府在当年曾表示正在进行调查。特别报告员要求获悉调查是否已经结束和/或调查是否取得任何进展。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信中向政府转达了下列案件。

145. Luis Alfredo Bonilla Juárez, 17 岁, 一名流浪街头的孩子, 据报于 1997 年 3 月 18 日在危地马拉城被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拘留, 他们要他出示身份证。据报由于他拿不出身份证, 就被推进巡逻车里, 遭到殴打。几分钟后, 据报警察将他从车里带出, 继续在街上打他, 随后扬长而去。非政府组织 Casa Alianza 向国家警察专业人员责任办事处提出控诉, 办事处据说发起一项调查。

146. Roca Eswin el Tuiz Zacarías、Ewdwin Tulio Enríquez García 和 Belarmino Gonzalez de León, 都是危地马拉省 Villa Nueva 市 Cantón Najarito 一家工厂 Mi Kwang S.A. 的工人。据报他们于 1997 年 3 月 13 日被前来该厂的便衣武装人员拘留。被拘留的工人据指称被带到 Villa Nueva 警察局并就有关一周之前该厂发生的指称偷窃事件对他们审讯了约一个半小时。据报其中有一人受到步枪枪托的殴打, 其他人的腹部遭到脚踢。其中有一人据说头上还被蒙上一个塑料袋。在获释之前, 据指称他们被警告不许谈论发生的事。

147. Oscar Arturo González Ruiz, 34 岁, 为欧洲联盟共同发起的人权项目工作, 据报于 1996 年 4 月 9 日在 Quetzaltenango 被国家警察拘留。据指称他正在开车时被他们拦住并将他投进一辆警车。他被戴上手铐、遭到脚踢和殴打, 然后被从一个警察局带到另一警察局。据报后来他被带到一家医院, 并因他的身体状况和出血而在医院呆了三天。此外, 当他在医院向法官作陈述时, 据报他感觉到威胁, 因为有两名警察自始至终在场注视着他。后来他被释放。

海地

148. 1997 年 6 月 9 日, 特别报告员致函海地政府, 向其提供了下列案情。

149. Jean-Marie Alexandre 于 1996 年 2 月 21 日在北部大运河的家中被逮捕。据指称他在警察局遭到殴打、据说右眼和左肩受伤。他被关押三天、据指称其中两天他是戴着手铐度过的，没有得到医疗。

150. Jean Pierre Santilus, 据指称于 1996 年 3 月 19 日被逮捕并被带到 Jacmel 警察局。据指称在连续五天的审讯期间，他的胸、背和屁股遭到殴打。向当地调查法官提出的控诉并没有产生对警察提起诉讼。

151. Renald Brutus, 于 1996 年 6 月 10 日在 Jacmel 地区的 Baint 被警察逮捕。在当地警察局，据指称他遭到脚踢，头、腿、屁股、手臂和背受到棍子殴打。此外，一名警察在 Burtus 的耳朵旁边开枪，在阳光下将他栓在一棵树上，长达一个多小时。当 Renald Brutus 的 60 岁的父亲，Pierre Brutus，到警察局探望儿子时，也被逮捕。四名警察据报用棍子殴打 Pierre Brutus 的背和腿，然后将他手铐在一架梯子上，让他悬在空中长达半个多小时。据指称，父子俩第二天再次遭到殴打和审讯。据指称警察将枪放在另外两名被拘留者的嘴里，要他们作出 Renald Brutus 参与贩毒的供述。

洪都拉斯

152. 1997 年 5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洪都拉斯政府，向其转达了下列案件。

153. Fany Cerrato, 16 岁，是一名流浪街头的儿童。据报她于 1997 年 3 月 21 日在特古西加尔巴的 Mamchen 警察局遭到公安部队一名中士的强奸。当她于几小时后被释放时，Fany Cerrato 到 Casa Alianza 报了案。

154. Hiran Castellanos 是一名流浪街头的儿童，1997 年 3 月 20 日在特古西加尔巴中央公园的教堂前被两名便衣市镇警察逮捕。两名警察指控他偷了一名女士的项链，将他带到第七指挥所审讯。据报 Hiran Castellanos 遭到 Matute 中士和 Mejía 中尉的殴打。3 月 24 日他被带见少年犯法官，法官以缺乏证据而下令将他释放。

155. 关于这两个案件，政府于 1997 年 6 月 9 日答复说，已经对 Comayagua 监狱长和参与殴打的警卫提出刑事起诉并针对他们签发了逮捕证。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156. 在同一信中,特别报告员再次提到1996年1月8日转达的有关 José Ismael Ulloa Flores、Ebert Rolando Boquín Zarabia、Ramón Antonio Fernández Berillos、Edwin Zepeda、Juan Benito Hernández Berillos、Rafael Martínez、Osman Antonio Cáceres Muñoz 和 Arnoldo Roque Rodríguez 等青少年的案件。他们被监禁在 Comayagua 成年监狱。特别报告员要求政府提供有关调查侵犯这些人的权利的案情。1997年8月6日政府答复说,1997年2月20日向 Comayagua 监狱长签发了拘留令,该案件正由最高法院处理。

157. 特别报告员还要求进一步获悉有关 1996年7月11日向政府转达的 Martha María Saire 案件。政府答复说,1997年5月20日弗朗西斯科—莫拉桑省第一上诉法庭判处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两名士兵六年严厉徒刑。

158. 特别报告员再次向政府转达了关于 Andrés Portillo 和 José Danilo Arriaga Quintanilla 的案件。他们是被关在 San Pedro 监狱的青少年。然而,政府的答复没有提到据指称他们遭到虐待的指控。

匈牙利

159. 1997年6月20日特别报告员写信告知政府,他收到了有关 István Nagy 于1996年5月8日在布达佩斯第八区据称受到虐待的消息。据指称,他全身上下遭到六、七名警察的拳打脚踢,随后他因胸和脾受伤以及耳膜破裂治疗了三天。据报他就所受待遇提出了控诉。

印度

160. 1997年4月28日,特别报告员写信告知政府,他收到了有关酷刑的指控,案情摘要概述如下。头六个案件发生在旁遮普地区。1997年9月15日,政府就所涉人员中的两人作出了答复。

161. 据报 Charanjit Singh 于1996年2月27日在阿姆利则 Mahal 村被逮捕,据指称于2月28日、3月1日和3月3日在 Kot Khalsa 的警察亭遭到伊斯兰堡警察

局警察的拷打审讯。据说这种酷刑包括将他倒吊起来、抽打脚底和把他的两腿分开同时用圆木头从他的大腿上往下滚。

162. Raman Kumar, 17岁,住帕蒂亚拉地区 Bhadson, Ram Singh New村。据报告他于1995年7月6日被资深警察人员逮捕,据指称因为他的兄弟正对一名当地资深官员提出法律起诉。在中央调查局参谋部门所在地, Nabha, 据指称他的双手被反绑吊在楼顶,随后他们向他身上浇汽油并告诉他将对他点火。然后,他被从楼顶放下、被剥光衣服,双腿被用力拉开直到肌肉开始撕裂而昏迷。在随后的几天里,据报他一再遭到拳打脚踢。当他的兄弟拒绝放弃对上述官员的指控时, Raman Kumar 据指称被带到 Basantpour 警察局、遭到殴打并被用铁链栓在一张床上。据说他对警察提出的起诉案正等待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审理。

163. Man Bahadur(Dhan Bahadur 的儿子)、Kumb Bahadur 和 Rajesh(Ran Kumar 的儿子)据报于1996年5月1日被逮捕,并被带到中央调查局参谋部门,昌迪加尔第20区和第26区以及第34区警察局。据指称 Man Bahadur 的生殖器遭到三个有名有姓的官员施加酷刑,包括电击他的阴茎、切开他的阴囊,以致遭到阉割。还据报,他的手腕和腿被刀片割破。据指称,另两名被拘留者被倒吊在楼顶,遭到步枪枪托殴打,致使胸部和生殖器受伤。还据指称一名官员将他的鞋子塞进 Rajesh 的嘴里,向他的喉咙撒尿。三名指称的受害者据说就他们所受虐待向 Burrail 监狱有名有姓的法庭法官提出了陈述,但据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据说随后他们不得不向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提出起诉。

164. Gamdur Singh, 据报告于1995年11月14日被旁遮普铁路警察 Sanfrur 拘留。他和另一名被拘留者, Safipur Kalan 村的 Baghel Singh, 据指称在酷刑下遭到审讯,包括对他们进行电击和将他们倒吊在空中,同时一再将他们的脸强压到水坑里。还据报, Gamdur Singh 遭到金属棒殴打,他的胸部一再被脚踢,两根肋骨被踢断。随后他因受伤而死亡,经尸体解剖发现受伤18处,包括双腿和胸部有伤痕、手腕、手肘、膝盖和脚后跟有伤疤以及胸腔破碎。据报警察坚持认为他死于心脏病。据称尽管他的家属提出控诉,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65. 据报, Parakash Singh 于1996年4月6日在旁遮普 Patiala 区的 Nabha 因涉嫌拥有毒品而被拘留。他和他的妻子 Nirmal Kaur 据报被带到中央调查局所在地,在那里 Parakash Singh 被脱光衣服,据指称他的双腿被四名有名有姓的警察拉开,

同时用圆木头在他的两条大腿之间上下滚动。据指称他还被倒吊在空中，遭到木棍的殴打直至昏迷。据指称 Nirmal Kaur 也被脱光衣服，用圆木头在她的两条大腿之间上下滚动，同时向她的大腿浇开水。此外，据指称她遭到性攻击。据报在警察找到鸦片后，Nirmal Kaur 和她的女儿 Maninder Kaur(16岁)于 1996年5月7日被传唤，受进一步审讯。据指称，当着她女儿的面，Nirmal Kaur 被剥光衣服、遭到推、打和性攻击。5月9日，据报警察强迫 Parakash Singh 拿下头巾、戴着手铐、脚镣当众游街，并告知围观人群他为鸦片走私者。据报他向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高等法院提出请愿。政府在 1997年9月15日的答复中否认使用了任何酷刑。

166. Ikechukri Rivu, 昌迪加尔卡尔萨学院的一名尼日利亚学生和他的同伴，据报于 1996年7月15日在 Mohali 遭到木棍和铁棒殴打。在 Phase VII 警察局，据指称 Ikechukri Rivu 遭到曲棍球棒和一根扁平橡皮鞭殴打，然后被转送到 Phase I 警察局。在那里，对他的虐待据指控包括剥光他的衣服打他、将他双手反绑在后面吊起来用棍子打他，致使他几次失去知觉、将手枪枪口放在他嘴里对他进行威胁、用手枪打他的脸和长时间地拉他的阴茎。在指控他犯有贩毒罪而将他带见法官前，威胁他如果要求身体检查就打死他。据报 1996年7月20日，高等法院下令进行的体检表明他的右手发肿，手指不能灵活伸屈，上臂有伤痕，胸部受伤，肩膀疼痛，大腿内侧有伤痕，阴茎和睾丸部位疼痛，行走困难。据报，他的律师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进行独立调查。

167. Bimal Kanti Chakma、Kripadhan Chakma (66岁), Punyadhan Chakma、Purna Kumar Chakma 和 Sitiesh Hajong, 于 1996年11月9日在因受到要被强迫驱逐的威胁而与一议会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后，在 Mudhoimukh, Diyun, Changlang district, Arunachal Pradesh 被警察逮捕。据指称他们在 Dayun 警察局被殴打长达 5小时。在被释放前，据报他们遭到威胁，如果他们针对警察采取任何行动或在将来与任何代表会见，他们将遭进一步酷刑。

168. Shaz Naza, 7岁，据指称他的头部于 1996年5月23日遭到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卡浦瓦拉县阿加尔的武装部队用步枪枪托殴打。据报尽管进行了治疗，他仍于 5月24日因脑肿瘤而死亡。据说许多村民因选举事件而遭到士兵殴打，她是其中之一。政府答复说，好斗分子的到场引起人群恐慌，Shaz Naza 摔倒，被踩伤，结果她的头部受到致命的伤害。

紧急呼吁

169. 1997年2月5日,特别报告员为 Syed Zahoorul Haq 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他与所有党派胡里亚特会议有联系。据报,他于1997年1月22日在斯利那加被边界保安部队成员逮捕。据说他在斯利那加 Karan Nagar 的边界治安部队营房被单独监禁,而没有将他带见地方法官。

170. 特别报告员于1997年5月29日和再次于1997年7月25日为 Rongthon Kunley Dorji 发出了两份紧急呼吁,他是一名58岁的不丹国民和不丹民主统一阵线主席。据报,他于1997年4月18日被逮捕并因不丹政府提出引渡他的要求后被关在 Lampur Sewa Sadan 拘留中心。据指称,Rongthou Kunley Dorji 曾于1991年5月因政治指控在不丹被逮捕并遭到酷刑。特别报告员担心如果他被强迫返回不丹,他将会再次遭到酷刑。

171. 1997年11月25日,特别报告员为 Riyaz Ahmad Gojri、Mahammad Ashraf Dar 和 Mushtaq Ahmad Khan 发出了紧急呼吁。他们是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的积极分子,据报于1997年11月6日被特别工作队人员逮捕。据说,他们被拘留在斯利那加的特别工作队总部,据指称与外界隔绝。

对以往信函采取的后续行动

172. 1996年3月25日,特别报告员为约180名不丹难民发出了紧急呼吁。他们于1996年3月19日在 West Bengal 被逮捕。政府于1996年4月1日答复说,他们担心在被拘留期间将会受到虐待是没有根据的。根据1996年12月4日从信息来源收到的报告,被拘留难民中的15人据指称于1996年4月22日遭到杰尔拜古里监狱看守用铁皮竹棍殴打,其中3人受伤。同时据指称5月3日被拘留在 Berhampur 中央监狱的90名不丹难民遭到类似虐待,至少50人受伤,其中12人重伤、2人住院。据说殴打是因为被拘留者因其中2人据指称遭到殴打而试图提出控诉后发生的。

173. 消息来源还报告了涉及不丹难民的另一事件。该消息来源指称这一事件发生在1996年6月19日,当时,据指称约100人在杰尔拜古里和大吉岭两区之间边界马汉达的桥上举行送葬游行示威期间遭到约30名 West Bengal 警察用铁皮竹棍殴打。据报殴打致使下列参与游行示威人员住院: Ram Bahadur Rai, 据指称头部挨

打;Gyanu Kumari Koirala, 肩膀脱臼;及 Tek Bir Chhetri ,Ram Bhandari 和 Chandra Bahadur Chuwan, 疑有内伤和受精神打击。

印度尼西亚

174. 1997年7月2日,特别报告员写信转交了有关下列案件的指控,政府于1997年10月28日作了答复。

175. Amin Baharuddin, 雅加达的1名大学生,据报于1996年6月4日被逮捕,被指控用石头砸伤了一名警察。据指称他在被逮捕期间遭到殴打并在地上被拖拽约100米。据指称在监禁期间他遭到进一步殴打和脚踢。据报他还被拒绝给予医疗,直到他的律师进行干预。政府确认他被强行逮捕,但没有提到据称他被虐待。

176. Hendrik Dikson Sirait, 雅加达的1名学生积极分子,据报于1996年8月1日在一次和平示威期间被逮捕。他在 Bakorstanas 设施的军事监狱被关押5天,与外界隔绝。据指称他在酷刑之下受到两次审讯,每次长达15小时。据说酷刑包括3次用烟蒂烫他、电击他的手和耳朵和殴打。政府确认他被逮捕,但日期不同,而且不承认据称施以酷刑和其他虐待以及被单独监禁。

177. Sugianto, 印度尼西亚民主党成员,据报于1996年7月27日被逮捕并被带到 Koramil Senen。在那里据指称警察用拳头、警棍和椅子打他、踢他并用脚踩在他手上。据指称他还被浸没在鲑鱼池里,结果他的生殖器被咬。他于1996年8月14日被释放。政府确认他被拘留受审讯,但否认在监禁期间他受到酷刑或虐待。

178. 据报 Sugeng 于1996年7月27日在 Senen 附近被逮捕。他被带往雅加达 Pusat 警察局,在那里据指称警察用警棍打他的背和腿、用订书钉钉他的耳朵并打掉了他的3颗牙齿直到他供认他一直予以否认的指控。8月1日他被转送到雅加达市警察总部。由于据指称遭到酷刑,两周以后他仍无法正常行走。政府确认他被审讯拘留,但否认监禁期间他遭到酷刑或虐待。

179. Mohammad Ali Wisnu Agung、Hary Kurniawan、Eko Orastowo 和 Johanes, 都是不同大学的学生,据报于1997年8月2日在 Gajah Mada 大学示威期间被逮捕。他们被带到 Yogyakarta 警察指挥部。据指称他们遭到拷打,直到签字承认他们是人民民主党成员的供词。在被释放时,他们脸上伤痕累累、有的牙齿被

打掉、衣服上有血迹。政府确认他们被审讯拘留，但否认监禁期间他们遭到酷刑或虐待。

180.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据报发生在东帝汶的有关下列个案案情。

181. Joao Antonio Gomes da Costa, 东帝汶领袖 Ma'Huno 的儿子, 17 岁, 据指称在 Los Palos 的家中被大约在 1996 年 3 月 30 日采取军事行动的 10 至 15 名士兵严重打伤。据说他若干处骨折、头部受伤并昏迷不醒。政府答复说正在进行调查以弄清事实。

182. Augusto 据报于 1996 年 7 月 30 日在 Kaikasako 的家中被利基萨地区军事总部的两名人员逮捕。据指称他的头部遭到枪托殴打, 然后在利基萨区军事总部被拘留 5 天。在那里据报他遭到殴打而且不给他食物。随后他被转移到利基萨的警察度假之地。在那里据指称警察用烟蒂和火柴烫他, 他的双脚被压在桌子腿下。政府答复说, 一位名叫 Agustino Soares 的人确实被逮捕, 但后来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答复没有提到据称受到酷刑和其他虐待。

183. Inacio Nelson Guterres Amaral、Manecas Gomes 和 Luis Rangel, 据报于 1996 年 8 月 12 日在 Viqueque 区的 Bui-Karin in Bahalara-Uain 附近被士兵——包括两名指挥官拘留。据指称他们遭到步枪枪托殴打、被带到 Buri-Karin 的第 17 号军事哨所, 随后被带到 Betice 第 410 地区营总部。在那里据报他们遭到进一步虐待。据说, Luis Rangel 肋骨骨折; Inacio Nelson Guterres Amaral 手臂骨折。政府确认临时拘留了称为 Nelson Jesus Amaral Gueterres、Manuel 或 Maneas Gomes 和 Lois Ranigel 等 3 人, 但否认他们遭到酷刑或虐待。

184. Vasco Pinto、Antonio de Carvalho、Inacio Tilman、Afonso Cipriano、Kai-Rubik 和也称为 Kai-Rubik 的另一人, 据报于 1996 年 8 月 12 日被 Bui-Karin、Bahalara-Uain、Viqueque 区的军事人员拘留。据指称他们遭到长达 5 天的酷刑, 据说包括用棍棒抽打背部、掴打脸、嘴和腹部、用枪托朝全身上下和脸部乱打以及用烟蒂烫。政府不知道有任何称为 Afonso Cipriana 的人, 但确认临时拘留了称为 Basco Pinto、Antonio da Costa、Inacio Felona、Kai-Rubik 化名 Armindo Maia 和 Kai-Rubik 化名 Mr. Butkevich 的人, 但否认据称施以酷刑或虐待。

185. Joao Pinto, 据报于 1996 年 8 月 16 日和 17 日受到 Bui-Karin、Bahalara-Uain、Viqueque 区士兵的审讯。8 月 17 日, 据指称他被第 410 营的副营长

踢了 4 脚，脸上挨了他的拳头并遭到士兵的严厉殴打，致使他失去知觉。政府答复说不知道此人。

186. Aliança Soares dos Santos(女)，据报于 1996 年 12 月 5 日与她家 7 名家人在博博纳罗区的阿塔巴被逮捕。据指称所有家人均遭到殴打，Aliança，据指称被捆绑，受到刀子的威胁并被带到 Ermera 的 KORAMIL (分区域军事指挥部)。据指称她遭到酷刑，包括被一名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士兵强奸。他威胁她说，如报案被强奸，他就杀死她。随后她被转送到 Luli Rema 的 Rajawali 营部，据指称遭到一名中士的两次奸污。她于 1996 年 12 月 16 日被释放。政府确认她被临时逮捕，但日期有出入，并且还说没有她被强奸的任何证据。

187. Mateus Gomes ， Atsabe Loimea 村庄的一名教师，据报于 1996 年 12 月 25 日被 Rajawali 军营的人员逮捕，指控他向游击队提供食品。据指称他在军营遭到拳打脚踢、遭到步枪枪托殴打和受到电击。政府答复说仍在进行调查。

政府就以往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188. Marsinah ， 一名工会积极分子，据指称于 1993 年 5 月在爪哇东部遭酷刑并被杀害。1996 年政府提供了与杀害有关而进行的诉讼的消息。特别报告员要求不断被告知结果和调查进展以及提到的法庭诉讼，包括受指控警察的身份和对他们提出的起诉的性质。1997 年 10 月 28 日，政府答复说，对警察提出的诉讼因缺乏证据而结案，但仍在继续努力寻找罪魁祸首。政府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开庭审理此案。

189. Hendrique Belmiro da Costa，据指称于 1994 年 11 月在东帝汶帝力遭到军官的拷打。1996 年，政府答复说他曾于 1984 年和 1989 年期间被拘留，但自此后再没有被逮捕。根据消息来源 1997 年 5 月 2 日的一份来文，他于 1994 年 12 月 4 日再次被逮捕并显然在帝力的军事情报中心，受到审讯。据指称他遭到通过手铐对他进行电击和严厉殴打，导致脑震荡和头部需要缝 7 针。1995 年 4 月前往警察拘留所探望他的律师注意到他遭酷刑的伤痕。指控他与武装叛乱有关的审判，据称于 8 月开始，但据报因他身体不佳而被推迟，因此判决最终于 1995 年 12 月作出。消息来源声称印度尼西亚和外国报刊均报道了对他的审判和判决。1997 年 10 月 28 日，政府

没有否认逮捕和审判 **Hendrique Belmiro da Costa**，但却答复说他从未遭到酷刑，认为作出这种指控完全是在利用他身体不佳这一事实。

190. **Sebastiao Lelo Ati** 和 **Joao Beli**，据报于 1996 年 7 月 14 日在东帝汶 **Obulo** 村被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人员逮捕并遭酷刑。1997 年 10 月 28 日，政府答复说无法查找这个人的踪迹，东帝汶当局否认于上述日期在 **Obulo** 逮捕了任何人。

191. 据指称来自巴占岛的 **Saturlina da Costa** 于 1994 年 8 月在警察监禁期间被两名警察奸污。1994 年 10 月，她的家属向警察提出请求，要求调查。尽管据相信两名警察就指称的事件受到审讯，但东帝汶警长后来否认了该指控。1997 年 10 月 28 日，政府答复说，对指称的强奸事件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警察无罪。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192. 特别报告员发出了下列 14 份紧急呼吁，其中 11 份涉及到东帝汶，转交日期载于括号内。政府对 11 份呼吁作了答复。

193. **Bimo Petrus**、**Hanni** 和 **Ling**，学生政治积极分子，据报于 1997 年 3 月 6 日在雅加达 **Rambutan** 被警察逮捕。据说他们被关在雅加达南部警察度假胜地，与外界隔绝(1997 年 3 月 14 日)。1997 年 5 月，政府答复说涉嫌犯的确被逮捕，但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如有要求政府将提供进一步情况。

194. 据报 32 名有名有姓的学生于 1997 年 4 月 1 日和 2 日在中爪哇日惹的政治示威期间被逮捕。据报其中有些人起初被带到 **Sleman** 区军事指挥中心，但然后据说被关在警察总部(1997 年 4 月 8 日)。1997 年 9 月，政府答复说，一项彻底的调查确认 32 名学生被临时拘留，并在 24 小时内被释放，在此期间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酷刑或虐待。

195. 1997 年 8 月 22 日，在伊里安查亚省帝米卡区当地人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据指称埃卡里部落大量成员被逮捕，其中有 **Yulius Petege**、**Yahya Pigome** 和 **Ben Kotouki**。据报他们遭到殴打，然后被汽车带往不知何处(1997 年 9 月 1 日)。

196. 下列紧急呼吁尤其涉及到东帝汶领土。

197. 据指称 1996 年 11 月包考县 **Buibau** 有 8 人因与杀害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一名军事指挥官有牵连而被拘留。他们的姓名如下：**Evaristo Ximenes**、**Aniceto Ximenes**、**Armindo do Rosario**、**Manuel**、**Quintino Imanuel de Cristo**、**Augusto**、

Marcelino 和 Cosme。据说至少有些被拘留者被关在包考的一个特别军事单位(1996年12月20日)。政府2月24日答复说,所有这些人的确在监禁之中,等待刑事指控的审判。答复指出前5人承认直接参与了谋杀,而 Augusto、Marcelino 和 Cosme 被怀疑制造暴力动乱。没有任何人被关在上文提到在包考的军事单位,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军事单位。

198. 据报 Baltasar SH Belo、Gregorio Sequira Bento (16岁), Jose Maria Geronimo、João Budiono C Moraes、Luis Afonso、Abel Fernandes、Bobby Xavier 和 Armando C Soares 在1996年12月24日东帝汶帝力发生暴力事件后于1996年12月26日至30日期间被逮捕(1997年1月10日)。2月14日,政府承认由于帝力发生的暴力事件,Baltasar Hendiques Sebastiao、Gregorio Jeronimo Sequera Bento、Jose Maria Jeronimo 和 João Budiono da Costa Monis 等4人被拘留。政府保证他们受到人道待遇。警察不知道其他4人的姓名。

199. 继1997年2月7日至11日期间发生的动乱后,据报约109人(其中有些有名有姓)在东帝汶维克克县被逮捕。据说他们被关在维克克地区军事指挥所(1997年2月17日)。3月3日政府答复说,警察在此事件中谨慎行事,被逮捕的人员中有105人已被释放。政府没有具体说明仍在监禁中的人是否是指控中提到的那些人。但政府保证无论怎样他们将得到人道待遇。

200. 据报,约45名东帝汶青年人于1997年3月23日在帝力秘书长特别代表下榻的旅馆外面的一次和平示威期间被逮捕。根据报告,示威者与治安部队之间发生冲突,造成人员受伤(1997年3月27日)。1997年4月,政府答复说,示威根本不是在和平中进行的,人员受伤主要是示威者因自己的行动而自我造成的。政府确认45人被拘留,但指出因缺乏证据有些人已被释放;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

201. 据报 Felisberto Maria dos Santos、Domingos Laranguira、Jose Sobral 和 Marcelino de Fatima dos Santos 因被怀疑与武装反对集团 Falintil 有联系于1997年3月30日在东帝汶利基萨被逮捕,随后他们下落不明(1997年4月24日)。政府在一封未署日期的信中答复说,这些人从未被逮捕或拘留,他们过着像自由公民一样的正常生活。

202. 据报 Joaquim Moreira、David Dias Ximenes、Joao Anegela、Francisco Magno 和 Jose Acacio 被逮捕。据指称他们中除了一人外均于1997年5月31日前

后在东帝汶帝力因与 5 月 28 日对流动警察总部的袭击有关而被逮捕。Joaquim Moreira, 据说于 1997 年 5 月 17 日被军事情报股人员逮捕(1997 年 6 月 3 日)。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5 日确认 David Dias Ximenes、Francisco Magno 和 Jose Acacio 于 1997 年 5 月 31 日因涉嫌参与上述袭击而被逮捕。政府的答复指出, 在审讯期间他们承认参与了袭击, 目前他们被监禁在帝力警察局, 受到人道待遇。没有发现可证实 1997 年 5 月或 6 月期间逮捕 Joaquim Moreira 和 Jose Acacio 的任何记录。

203. 据报, Joaquim Carvalho Araujo、Aleixo(65 岁)、Marcos Exposto 和 Domingos Quintao, 据指称因与 Falintil 最近的攻击有关于 1997 年 6 月 9 日在东帝汶艾莱县被艾莱区军事指挥部的士兵逮捕。被拘留者据报被关押在指挥总部, 与外界隔绝(1997 年 6 月 16 日)。政府于 1997 年 7 月 15 日答复说没有发现能证明逮捕了上述人员或甚至证实上述人员存在的任何记录。

204. 据报, 大约于 1997 年 6 月 14 日, 特别部队 Kopassus 人员在东帝汶洛斯帕洛斯附近的 Soru 村进行了挨家挨户搜查, Virgilio dos Santos Pinto、Cancio da Costa 和 Gil Fernandes 在搜查中被逮捕。据说他们被关在洛斯帕洛斯的 Kopassus 拘留中心(1997 年 6 月 20 日)。政府于 1997 年 9 月答复说, 根据东帝汶当局, 在所指日期前后没有发生过逮捕事件, 在洛斯帕洛斯也没有发现所指人员的任何踪迹。

205. 1997 年 6 月 25 日在东帝汶包考附近的 Kaibada, 继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与 Falintil 发生冲突后, 据报 Jose Antonio Belo 和 Guilherme dos Sanros 是军事人员逮捕的 5 人中的两人, 其下落不明(1997 年 6 月 27 日)。1997 年 9 月, 政府确认在上述情况中逮捕了这两人和另外其他 4 人。根据政府的答复, 他们正在包考警察局等待审判, 他们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

206. Constancio dos Santos、Jojo dos Santos、Francisco Caldeira 和 Eduardo(可能称为 Jose Ximenes), 据信在东帝汶帝力被拘留, 以及 Joaquim Santana、Ivo Miranda、Domingos Natalino Coelho da Silva、Fernando Lebre 和 Nuno dos Santos, 据信在三宝垄被拘留。据报所有人均于 1997 年 9 月因被怀疑拥有爆炸物而被逮捕。他们中至少有 8 人据报遭到虐待和酷刑, 包括电击。据说 Constancio dos Santos 的两个手指被割断(1997 年 10 月 15 日)。

207. Antonio Viegas、Albino Barros、Natalina de Araujo 和至少另两名姓名不详的人, 均为学生, 据报于 1997 年 11 月 14 日在东帝汶帝力与印度尼西亚警察的冲

突中遭枪击和受伤。据报学生们向治安部队人员扔石头，引起警察开枪。有一名学生在开火期间受到致命枪伤，据说他被警察强行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车辆上拉下来，遭到严厉殴打，然后被带走。据报 5 人均被带到帝力的 Wirahusada 军医院，据信他们在那里被监禁。据指称他们得不到人道主义和法律援助(1997 年 11 月 17 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8. 1997 年 1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为 Hojjatoleslam val Muslimin Sheikh Mohammad Amin Ghafoori、他的妻子以及 Hojjatoleslam val Muslimin Sayed Hossein Fali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据报这三个人于 1997 年 1 月 14 日左右在 Qom 被捕，下落不明。其中的两名男子据说是大阿亚图拉 Shirazi 的追随者。

209. 1997 年 8 月 18 日，特别报告员为 Shiraz、Isfahan、Ahwaz 及德黑兰的几百名政治犯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这几百人自 6 月 7 日起开始绝食，对拘留条件表示抗议。其中六人，即 Fataneh Alipoor、Kamran Yazdani、Hamidreza Dadashi、Mehrdad Vosooghi、Jafar Abbassi、Abdolreza Abedi，已经死亡。

210. 1997 年 10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为德黑兰的 Mohammad Ali Ghasemi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被判定同三名女子有不正当关系并非法使用毒品，据报对他的宣判包括 170 下笞刑。

以色列

211. 在 1997 年 6 月 11 日的信中，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达了下面几个段落中摘要述及的案件。

212. Musa Masharqeh，患有哮喘，据报 1995 年 3 月 7 日被捕，并被拘留在 Ramallah 监狱。据报他被戴上黑色电焊防护镜，让他分不清方向；他长期无法睡觉；被单独关押，遭受 shabeh 折磨(被迫长时间保持一种不舒服的姿势)；挨冻；被人用力摇晃好几下；还有人扬言要杀死他或强奸他的家人。

213. Daher Muhammad Salah Abu Mayaleh，据报 1996 年 2 月 15 日被捕，被拘留在 Ashkelon 监狱。他据称被人用力摇晃，因此昏迷了五小时。有人让他闻了一

下氨水之后，据报他在以后的 30 天内进一步受到盘问和折磨，有人让他坐在一只很低的凳上，将他拼命摇晃，而且不让他睡觉。

214. **Bashar Tarabieh**，是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社这一组织的顾问，居住在美国，据报于 1996 年 8 月 19 日被捕并被带至 Haifa 附近的 Jalameh 监狱。他的头部据称被用东西罩住，被绑在一只椅子上，手脚被捆住，被迫扭曲着身体坐了好几个小时，而且得不到任何食物。在审问过程中，据报有人问他为人权观察社作了哪些事情。

215. **Azam Aarda**，据报 1996 年 10 月 16 日被捕，被拘留在 Jalameh/Qishon 监狱。据称他被迫扭曲着身体坐着，双手被铐住，头部被罩上东西，长时间无法睡觉，并被拷打了三个星期。

216. **Iyad Abu Hamdieh**，据报因涉嫌与哈马斯组织有关而于 1997 年 4 月 3 日被捕，在 Shikmah 监狱受到审问。据称他被迫蹲着，尽管他的双腿患有风湿病，据说有人多次踢他的腿部，用力将他摇晃，还被迫以很不舒服的姿势呆在一台冷气空调机旁边。

217. **Ayman Kafishah**，据报 1997 年 4 月 5 日被拘留在 Shikmah 监狱。据称有几个审问他的人在他被拘留的头 36 个小时过程中对他进行折磨。据说折磨的方式有：用力摇晃；收紧铐在他手腕上的手铐，以阻止血液流动；用他的双手敲打一张桌子；被迫蹲在地上；被迫长时间以极不舒服和扭曲的姿势坐着；被迫整夜坐在空调机旁边；不允许睡觉；遭到恐吓，说他的家庭成员将被捕并遭到虐待；不让上厕所等等。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18. 特别报告员在括号中所列日期为据报关押在黎巴嫩南部 al-Khiam 拘留中心的下列人员发出了紧急呼吁：**Ahmad Kamil Sa'id**，南黎巴嫩省的一名中学生，据报 1997 年 6 月 2 日被以色列国防军逮捕，并遭到不得与外界接触的关押(1997 年 6 月 19 日)；**Ghassan Ali Eisa**、**Huda Assad Alla Hamada**、**Khalil Karnaib**、**Suleiman Karnaib**、**Haydar Ali Eissa**，据称 1997 年 7 月在 Maron al-Ross 村被南黎巴嫩部队逮捕；**Huda Hamada** 患有癫痫，据说得不到药物治疗(1997 年 8 月 22 日)；**'Abbas Muhammad 'Atiya**、**Muhammad Salim Qataih**、**Mustafa Jawad Tubeh**、**Qasem Lutfi 'Assaf**，据说 1997 年 10 月 2 日被搜查南黎巴嫩省 Arnum 村的以色列部队逮捕(1997

年 10 月 7 日); Taysir Dabaja、Na'ima Faysel Jaber、Khaled Idris、Bisam 'Ali Hamdeh、Bilal Ibrahim al-Ashqar、Bilal Kayed Faraj、Mazen 'Abdallsh, 均为 16 岁以下的学生, 以及 Zeinab Naser, 据报 1997 年 10 月 10 日至 14 日在他们位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的村庄被以色列部队逮捕(1997 年 10 月 16 日)。

219. Ali 'Abd al-Nabi 'Atiya, 17 岁, 据报于 1997 年 10 月 22 日被捕; Muhammad Hassan Hasshem, 52 岁, Khalil Hassan Hashem、Arkam Ba'Ibeki、Yahiya al-Asmar、Fahd Rimal、Yahiya 'Abbud、Baahiya Ba'Ibeki (女) 和 Usama Nur al-Din, 据说都于 1997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被捕(1997 年 12 月 2 日); Almaza Ibrahim (女)、Nadim Husayn Sa'b 和 'Atef Hassan Hashem, 据称于 1997 年 11 月 26 日和 28 日被捕(1997 年 12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在最后两项紧急呼吁中, 还提到了这一消息: 自 1997 年 9 月 10 日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被拘留者亲属无法到 al-Khiam 拘留中心探望被拘留者, 使得人们更为关心被拘留者的处境。

220. 政府在 1997 年 9 月 23 日和 10 月 21 日的信函中对头三项紧急呼吁作了答复, 表示不对 al-Khiam 拘留中心承担任何责任, 因为政府称, 该中心是由南黎巴嫩部队控制的。政府还说, 以色列国防部队驻扎在这一地区只是为了具体和明确界定的安全目的, 因而不能对该地区和地区内发生的事项承担任何其他责任。

221. 1997 年 11 月 21 日, 特别报告员为 Ashraf Rafiq Salim Nasrallah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 据报他于 1997 年 11 月 1 日被捕, 并被关押在 Shikma (Ashkelon) 监狱。在那里, 据称他遭到安全总局审讯人员的折磨。他据说被迫长时间保持一种极不舒服的姿势, 被迫戴着脚镣和手铐坐在一只 30 厘米高的小凳子上, 头部罩着一只袋子, 还被迫多次象青蛙那样蹲着。据报有人不停地给他播放音量很大的音乐。他的律师向以色列高等法院发出的一项请求据说被撤回, 根据是政府保证不对他使用武力。11 月 18 日, 据称当局不允许他的律师再去探望他, 高等法院维持了这项决定。11 月 19 日, 据报又向高等法院提交了一项不允许安全总局使用武力的请求。

政府就前几份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222. 1996 年 12 月 26 日, 政府对 Muhammad 'Abd al-'Aziz Hamdan 和 Khader Mubarak 的案件作了答复。这两人据称在受审过程中身体受到折磨, 据称这种做法是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裁决所允许的(见 E/CN.4/1997/7/Add.1, 第 272 段和 273 段)。

政府在附上了最高法院裁决的答复中说，法院并没有赋予安全总局以一项施用肉刑的一般性授权。关于 Muhammad 'Abd al-'Aziz Hamdan 一案，政府尤其提到了法院的声明，即由于怀疑有人很可能掌握了极为重要的情报——如果获取了这项情报就能够避免一场重大灾害发生，挽救人的生命，并且阻止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发生——因此有理由撤销不允许用刑的临时禁令。但是，法院表示，这项裁决并不等于允许采用违反法律规定的审讯方法。政府还说，法院在经安全总局同意之后，签发了另一项禁令，禁止在审问 Hamdan 先生过程中施用肉刑。关于 Khader Mubarak 一案，政府尤其提到了法院的声明，即法院被告知，给请求人戴上手铐并不是为了进行审讯，被审问者的双手并没有被反绑，而且还采取了各种步骤，尽可能使手铐不压迫或磨擦受审者的手腕，请求人所说的手铐的用法是被禁止的。政府还向特别报告员表示，以色列有关人员不会对被拘留者使用酷刑。

223. 1996 年 12 月，政府还对 Fu'ad Shamasneh 一案作了答复。据称他被套上一只袋子，无法睡觉，被迫使身体处于一种痛苦的姿势，并且据说在拘留期间胳膊脱臼(见 E/CN.4/1997/7/Add.1, 第 269 段)。政府在答复中说，司法部警察行为调查部门对申诉作了调查。调查人员询问了审讯者、Shamasneh 先生本人，并且查阅了有关拘留记录。政府根据调查结果表示，没有证据说明 Shamasneh 先生受了伤，并且从调查结果来看，没有理由对审讯者采取任何行动。

224. 1997 年 2 月，政府对 Muhannad Abu Rumi 一案作了答复。后者据称 1996 年 11 月 18 日在 Hebron 被捕，之后被关押在耶路撒冷 Moscobiyyah 拘留中心，不得与外界接触(见 E/CN.4/1997/7/Add.1, 第 274 段)。政府在答复中说，他被捕一事属实，政府表示，他是涉嫌参与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而被捕的。关于他请律师的问题，政府说，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请求，因为最高法院认定，此案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表明，有理由为了调查工作的开展推迟 Abu Rumi 同律师见面的日期。他被允许在 1996 年 12 月 11 日之后同律师见面。法院还注意到了安全总局的律师所作的陈述，即在对他的进行审问时没有施用任何肉刑。Hebron 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审理，将他定罪并作了宣判，他挑选的律师为他作了辩护。

225. 政府在 1997 年 1 月 20 日和 2 月 21 日的信函中对 Dr. George Kalim Nakd 一案作了答复。据报后者在 1996 年 11 月 1 日被南黎巴嫩部队逮捕，并被拘留在黎巴嫩南部的 al-Khiam 拘留中心(见 E/CN.4/1997/7/Add.1, 第 271 段)。政府在答复中

说， al-Khiam 拘留中心由南黎巴嫩部队控制，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安全总局都不在 al-Khiam 进行调查，也不对该中心所发生的事件负责。政府还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曾访问过 al-Khiam，并且指出，Nakd 先生已于 1996 年 1 月 23 日获释。

肯尼亚

226.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2 月 17 日的信中向政府转达了下列案件。

227. Suba Churchill Mechack，未经注册的肯尼亚高校学生组织主席，据报于 1995 年 11 月 16 日在 Nakuru 区 Egerton 大学校园被捕。从他被捕日期到 1995 年 11 月 22 日，据说他曾在好几个警察局被拘留过，而且据报每次受审都遭受酷刑，要他交待他与“2 月 18 日抵抗部队”的关系。据说他遭受的酷刑有：有人用锤子猛击他的膝盖，用扳手将他的手指夹紧，然后转动，用钳子拔他的趾甲，并用一根针插入他的拇指甲。最高法院下令对他作体检，据说体检时发现他的肾受了伤。

228. 1995 年 12 月 17 日，据报有四人在 Kikuyu 镇被捕并据称遭到 Kiambu 警察局的警察的毒打。Jane Wanbui 和 Virginia Nyambura Wambui (17 岁)便是其中的两人。Jane Wambui 已经怀孕五个月，据称一名高级警官连续踢她的胃部，因而造成流产。Virginia Nyambura Wambui，据称遭到鞭抽棍打，还有人踢她，把盐放在她的阴道里，之后她被送进医院治疗。在法庭上出示的体检报告据说与酷刑的指称相一致。1996 年 7 月，据说 Kiambu 高级治安法官 Margaret Wachira 宣布这四名被告无罪，理由是他们遭受了酷刑。

229. Henry Mutua M'Aritho，据报 1996 年 5 月 2 日在 Nyambene 区被行政警察逮捕，三天后死于拘留所。拘留期间，据称有人至少三次抽打他，对他拳打脚踢，他的腿部据报还被烫伤。

230. Amodoi Achakar Anamilem，1996 年 7 月 8 日被错认为一名抢劫犯而在 Turkana 区 Lokichar 被捕。据称他当众遭到毒打，随后在一间废弃不用的建筑物内遭到毒打，在 Lokichar 行政警察拘留所再次遭到毒打。据说有人对他身体的各个部位猛击，还用棍子、枪托打他，用脚踢他。据称警方还想用他佩带的珠子项链将他勒死。据报他还没有到警察局就已经死亡，当时他受的伤很明显，但是，由于停尸室的空调设备发生故障，随后进行的尸体解剖未能查明死亡原因。1996 年 8 月，总

检察长下令对此案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不清楚，然而据称犯有上述行为的警察据说仍在上班。

紧急呼吁

231. 1997年11月26日，特别报告员为 Patrick Wangamati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是一名已在加纳呆了三年的政治难民，肯尼亚人，据报于1997年10月6日在到达内罗毕机场之后被捕。他在内罗毕 Buru Buru 警察局被拘留了一段时间，并在刑事侦察总部受到审讯，之后，他据称被关押，不得与外界接触，关押地点不详。

科威特

232. 1997年4月8日，特别报告员为 Muhammad Mirza、'Abd al-Jalil al Shuwaikh、Shaikh 'Abd al-Nabi al-Sitrawi、Rashed 'Abdullah Rashed、'Adel al-Hayki、Hussain al-Hayki、Muhammad al-Hayki 和 'Issa al-Hayki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们共有11人，均为巴林国民，据报于1997年3月26日在科威特城被拘留。据说这些人可能被遣送回巴林，在巴林，他们可能遭到酷刑或其他虐待。政府于1997年7月7日答复说，这些人仍在科威特，并正在依照科威特法律对其进行审理。

马来西亚

233. 1997年7月3日，特别报告员就 Sarawak 州的 Dayak Iban 土著社区的大约42名成员据说于1997年6月25日被捕一事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这些人据称遭到警察的拳打脚踢，警察还用机枪打他们，他们因此受伤。1997年10月31日，政府确认 Iban 部落有人被捕，但否认被捕人员受重伤一事。

马尔代夫

234. 1997年2月3日，特别报告员为 Mohamed Shaheeb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据报于1997年1月20日被捕，并被带至 Dhooiidhoo 拘留中心。

235. 1997年11月26日，特别报告员为 Ismail Saadiq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于1997年7月据报被控在商业上犯有某些不法行为，自那时以来，他在好几段时

间里据说被关押在 Dhoinidhoo 监狱或在 Male' 遭到软禁。据报开始时他被单独关押，长时间无法睡觉，得不到充足的食物和药品。据说他的健康状况极差，但据称只向他提供了部分治疗，尽管据说有人建议让他到国外接受治疗。1997年8月4日，他遭到软禁，似乎无法与外界接触。

毛里塔尼亚

236. 1997年1月29日，特别报告员为 Messoud Ould Boulkheir，反对党改革行动党成员；Mohammed H. Ould Ismael，人民进步联盟总书记；Abdallahi Ould Iyahi，人民进步联盟成员；Hamoud Ould Abdi，民主共和党成员；以及 El Kory Ould Hmeity，毛里塔尼亚工人联合会前秘书长向政府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上述人员据称于1997年1月22日夜晚在 Nouakchott 被捕，他们被控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有政治上的接触。据说他们被带到国家安全局局长那里接受审问。他们的家属和律师似乎无法与他们联系。

墨西哥

237. 特别报告员发出了一些紧急呼吁，这些呼吁的摘要见下面几个段落。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238. Laurencio Guarneros Sandoval、Julio Bello Palacios，16岁；Remigio Ayala Martínez，18岁，以及 Carlos Ricardo Ruiz Canada，Morelos 的 Tepozteca 统一委员会成员，于1997年1月11日在 Morelos 州 Tepoztlán 的 Yantepec 被司法警察逮捕。据事后前往 Cuernavaca 监狱探望的家属证明，在被捕后的几个小时内，至少其中两人据称遭到死亡威胁并受到虐待(1997年1月17日)。1997年3月20日，政府报告说，Morelos 州人权委员会已经收到一份关于上述人员被拘留的申诉，但是这份申诉并没载有任何酷刑的指称。

239. Jerónimo Hernández López 和 Gonzalo Rosas Morales，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主教管区耶稣会教士，并且分别为保卫土著居民自由委员会和 Xi'nich 土著组织领导人；以及社区领导人 Ramón Parceros、Fidel Vera、Carlos Cruz、Pascal Alvaro 和 Sebastián González。这七人据报于1997年3月8日在 Chiapas 州 Palenque 被司

法警察拘留，他们涉嫌参与了前一天发生的事件，在这起事件中有两名警察被害。据报他们被拘留了几个小时，不得与外界接触，在这几个小时中，上述人员至少有两人据称被打(1997年3月11日)。

240. 政府答复说，Jerónimo Hernández López、Gonzalo Rosas Morales 和 Ramón Parceró，以及社区领导人 Francisco González Gutiérrez，1997年3月8日在 Chiapas 州检察院开展调查的过程中受到审问。据检察院反映，他们当时所作的陈述是在他们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记录下来的，他们根本没有遭受虐待、不得与外界接触的关押，也没有被剥夺法律保障。被告对检察院人员提出控告，控告他们捏造证据、非法拘留，并犯有虐待、关押被告，不允许其与外界接触等行为。

241. Rufino Pablo Mendoza、Antonio Hernández de los Santos、Rufino Ramírez Vásquez 和 Victor Feliciano de los Santos，均为 Guerrero 州 Guadalupe Mano de León 的 Mixtec 土著社区成员，据报与民主革命党有联系，1997年2月16日被州司法警察拘留，据称警察殴打他们，然后用警车将其带至某个地方。前一天，Sergio Martínez Santiago 和 Alfredo Rojas Santiago，民主革命党土著成员，在邻近的 La Soledad 社区被一大批警察拘留，据报警察对他们进行拷打(1997年3月12日与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共同发出呼吁)。1997年4月23日和1997年6月10日，政府答复说，国家人权委员会和 Guerrero 州人权委员会已经开始对上述四人失踪案进行调查，他们的下落仍未查明。

242. 公安警察，据报于1997年3月14日前往 San Pedro Nixtalucum，拘留了几个参与一起私人纠纷事件的人员。在警察带着被拘留人员离开该市的时候，据报一群居民想拦住吉普车，据称保安部队因此就开了枪，有四人被打死。六名警察据报受伤。同一天，据称警察在士兵的陪同下返回这一社区，逮捕了27人，据报这些人后来被带至 Tuxtla Gutiérrez。其中两人据报获释，但其他人据说仍被拘留(1997年3月21日)。1997年9月8日，政府答复说，没有人对警察据称侵犯被拘留人员权利的行为提出控告，被拘留者也不想提出控告，这是被拘留者对 Chiapas 州人权委员会工作人员说的话。

243. Abundio Cassarrubias Hernández、Wences Acevedo García 和 Pascal Rodríguez María，均为民主革命党成员，1997年5月在 Guerrero 州 Montaña 区被拘留。同日在同一地区的 Temalatzingo 社区，还有一些党员被拘留，这些人随后被

释放(José Santiago Carranza 和 Juan Leonor Bello), 但据称遭到拷打(1997年6月6日)。1997年8月21日, 政府答复说, 国家人权委员会工作人员询问了有关人员, 并对其作了体格检查。Chiapas 州检察院并没有收到关于这些人被拘留的任何资料。

244. Fidel García Ramírez, Guerrero 民主革命党农业干事, 据报 1997年6月15日在 Guerrero Ahuacuotzingo 市 Xocoyolzintla 区被公安警察拘留。据报警方于同一天将他转交给军方。他据称遭到酷刑, 目的是要他交待他与人民革命军的关系(1997年6月20日)。1997年8月5日, 政府答复说, Chiapas 检察院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此人据称遭到任意拘留和酷刑的控诉。11月14日, 政府答复说, 国家人权委员会在审查了证据之后作出如下裁决: 未能证实有关人员犯下了侵犯人权行为, 拘留是依法进行的。

245. Inocencio Marcial Cruz、Justino Marcial Pérez(7岁)、Jorge Francisco Marcial、Wilfrido Francisco López、Ernestina Francisco Jiménez(2岁)、Cirilio Ramírez Marcial、Marcelo Marcial、Martínez、Crisógono Juárez Martínez、Cándido Bailón Martínez、Luis Pérez Cruz、Ponciano Martínez Ramirez、Alberto Pérez Martínez、Alicia Pérez Martínez、Aureliano Gutiérrez Gutiérrez、Timoteo Martínez Bailón。这些人是 Oaxaca 州南部的 San Lorenzo Texmelucan 社区居民, 据说在当地警察、司法警察和军方于 1997年6月24日开展的一次行动过程中遭受虐待, 他们遭到毒打, 被烧伤并受到威胁, 遭受虐待的还有其他人(1997年7月4日)。1997年10月17日, 政府答复说, 警察曾经前往上述地点, 逮捕犯有各种罪行的人, 但是, 在靠近这一社区的地方, 一批人拦住了去路, 因此, 警察部队撤出了该地区。检察院在接到关于司法警察行为的控诉之后, 对案件作了调查, 但是没有人为指称的虐待行为作证。11月20日, 政府进一步答复说, 国家人权委员会已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

246. Pedro Antonio José、Guillermo José Cruz、Sixto Santiago Antonio、Rafael José Miguel、Nicolás Santiago Antonio、Encarnación Antonio José、Ernesto Santiago Antonio、Juan Martínez Sosa。这些人均为市级机关工作人员, 分别于 1997年10月16日和17日在 Oaxaco 州 San Juan Ñumi 市被司法警察拘留, 有两个蒙面人随同警察前往。据报他们都遭到关押, 无法与外界接触(1997年10月24日)。

政府就前几份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247. Manuel Aguirre Becerril、Abel 和 César Zamudio Trejo 以及 Margarita Villafuerte, 据报 1996 年 1 月 21 日在 Guanajuato 州 Celaya 被司法警察逮捕, 并遭到毒打(该案于 1996 年 8 月 6 日转达)。1997 年 4 月 23 日, 政府答复说, Guanajuato 州人权委员会查出了侵犯人权的证据, 并表示司法警察应对此负责。但是, Guanajuato 州司法警察总协调员不接受这项意见, 理由是该委员会对案件的分析并没有表明人权遭到侵犯。他说, Manuel Aguirre Becerril 的确被打了几下, 但那是由于逮捕时相互扭打加上他企图逃跑造成的, 并不属于故意侵害行为。

248. Gonzalo Sánchez Navarrete 和其他五人于 1995 年 2 月 10 日在墨西哥州 Cacalomacán 被联邦司法警察逮捕, 据称遭到毒打。1997 年 4 月 23 日, 政府答复说, 检察院决定不实行任何处罚, 原因是检察院未能查明凶手和凶手的所在单位。

缅甸

249.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2 月 21 日的信中, 转达了一些指称的酷刑或虐待案件, 政府对其中一个案件作了答复, 这些案件情况摘要如下。

250. 少数民族 Akha 族人, 据报 1995 年 2 月被强行抓走做搬运工, 当时约有 800 名士兵进入他位于 Tachilek 镇的村庄。两个星期之后, 据称他由于患有疟疾无法干活而被士兵踢打致死。

251. Mi Aul, 15 岁, Mi She, 16 岁, 均为少数民族 Akha 族人, 据报 1995 年 4 月被缅甸塔特马道军队人员从位于 Mong Hsat 的村庄带走充当搬运工, 据称接连六个晚上被强奸。据报这两名女孩在行贿之后被释放, 之后因绝食、不睡觉而死亡。

252. 1996 年 4 月初, U Pa Pa Lay 和 U Lu Zaw, 据报被迫在克钦邦的一个劳改营劳动, 他们的双腿被用铁条铐住, U Pa Pa Lay 因此而患重病。

253.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以下资料: 据称有若干人在 1996 年 12 月仰光发生的学生示威游行中遭到警察的毒打。在这方面, 他转达了三个单独案件。U Myo Thant 一名当地记者, Shigefumi Takasuka, 日本记者, 两人都在日本报纸《读卖新闻》任职, 据称在 12 月初仰光发生的学生示威游行中头部接连遭到警察的木棍和警棍的袭击。Kampye, 印度教徒, 1997 年 12 月 7 日的学生示威游行的旁观者, 据称遭到警

方的毒打，据说头部挨了一棍子。据说他在被送往医院后死亡。政府在 1997 年 4 月 25 日的信中答复说，这项指称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学生示威游行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254. 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6 月 27 日和 11 月 4 日同缅甸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起发出了两项紧急呼吁。

255. 第一项呼吁是为两名工会成员及其家属以及全国民主联盟的五名成员发出的。U Myo Aung Thant 和 U Khim Kyaw，均为缅甸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据说于 1997 年 6 月 13 日被国家情报局人员逮捕，他们的家属同时被捕。同一天，下列全国民主联盟成员据说也被捕：Khin Maung Win(也叫 Ko Sunny)、Cho Aung Than、Daw Khin Ma Than、U Shwe Myint Aung 和 U Ohn Myint(80 多岁)。1997 年 7 月 24 日，政府答复说，经查明，上述 7 人(将 Daw Khin Ma Than 和 U Shwe Myint Aung 这两人的名字更正为 Nge Ma Ma Than 和 U Swe Myint Aung)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他们一直在策划用炸弹袭击外国使馆和国家领导人住处，炸毁变压器，切断电话线，并煽动工人闹事。Cho Aung Than 参与安排外国人同昂山苏姬女士见面。Myo Anug Thant、Nge Ma Ma Than 和 Cho Aung Than 也同外国人有秘密接触，目的是让其资助昂山苏姬女士。Myo Aung Thant、Cho Aung Than、Khin Maung Win、U Ohn Myint 和 Nge Ma Ma Than had 参与制作了一部昂山苏姬女士身穿克钦族服装的影片，并将其偷偷送出，提供给一个在曼谷举行的赞助难民的活动。政府还说，没有理由担心被拘留的人员在拘留期间会遭受虐待，因为缅甸有关法律和条例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而且缅甸有关主管机构是不折不扣地遵守这些法律和条例的。

256. 第二项呼吁是为八人发出的，其中七人据说是全国民主联盟的主要成员。据报这些人于 1997 年 10 月 28 日晚至 29 日凌晨被保安部队逮捕，并被带至某地，在此之前，他们曾设法在民主联盟位于仰光郊外 Mayangone 镇的办公室同昂山苏姬女士举行会议，但保安部队阻止了会议的举行。经查明，被捕人员是：Daw May Win Myint、Daw San San、Win Win Htay、Dr Than Nyein、Khin Maung Myint、U Soe Myint、

U Win Thaung, 均为民主联盟成员, U Mya Thaung, 民主联盟在 Mayangone 的办公室的房东。

政府就前几份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257. 1996 年 12 月 30 日, 政府对 1996 年 12 月 5 日为 Zaw Win、Tin Hla、Kyaw Soe、Thi Thi Aung 和 Than Than Su Win 发出的紧急呼吁作了答复。这些人是全国民主联盟青年组织成员, 据报于 1996 年 12 月 3 日被捕(E/CN.4/1997/7/Add.1,第 342 段)。政府确认, 头四人被捕一事属实, 他们是由于参加 1996 年 12 月 2 日从郊外的 Hledan Kamayut 到仰光市中心的学生示威游行而被捕的。Than Than Su Win 从未被捕或拘留过。政府还说, 被拘留人员没有遭受酷刑或虐待, 因为缅甸严格禁止这类做法。

258. 政府在 1997 年 4 月 25 日的信中, 提供了关于以下段落中所述案件的消息。

259. Saw Ther Toe, 据报 1993 年 12 月被士兵逮捕, 据说士兵们用刺刀刺他, 将他的眼睛烧坏, 把他拖到大街上, 然后于 1994 年 1 月将他处死(E/CN.4/1996/35/Add.1,第 460 段)。政府说, Saw Ther Toe 参与了 Kayin 全国联盟这一恐怖主义武装团体的活动, 为这一团体的武装分子运送弹药和物品, 并对村民进行敲诈。他于 1993 年 11 月 22 日同该团体的其他十名成员一道被抓获。政府没有提及关于他受到酷刑的指称。

260. Khing Kyarn、Ai Lar、Sarng Kham Luam 和另外几个人, 据称于 1994 年 1 月中在士兵袭击他们位于掸邦的村庄过程中遭受酷刑(E/CN.4/1996/35/Add.1,第 461 段)。政府说, 没有发生过此类事件。

261. Sarng Swe、Sai Aung Maung 及另一些人, 据报遭到第 240 和第 22 步兵团士兵的毒打(E/CN.4/1996/35/Add.1,第 462、467 段), Naw Psaw Po、Naw Hser Chit 和 Po Li Kee, 据称曾遭到毒打(E/CN.4/1996/35/Add.1,第 463 段)。政府说, 上述指称毫无根据。

262. 关于 Maung Chit、Maung Shwe Lher、Saw Thay Ler、Saw Per Klas 和 Por Ker Ra 遭到酷刑的指称(E/CN.4/1996/35/Add.1,第 464 段)也是毫无根据的。经查明,

只有 Maung Chit 是 Shwe Kyi 村居民，政府说，军方没有在指称所涉时间在那里展开过任何行动。

263. Sai Be、Maung Paloke 和 Daw Mu Larong, 均为 Ma Khane 村和 Upper Karen Tike 村居民，据报 1994 年初遭到士兵的毒打，据说其中两人被打死 (E/CN.4/1996/35/Add.1, 第 465 段)。政府答复说，Hpekon 镇或邻近地区既没有 Ma Khane 村，也没有 Upper Kaying Taik 村，此类事件根本没有发生过。

264. Sai Sarng、Lung Khin 和 Sarn Pya, 据称 1994 年被士兵折磨致死 (E/CN.4/1996/35/Add.1, 第 466 段)。政府否认这三人死于酷刑。事实上，Sai Sarng 从未被逮捕过。Lung King 曾经被主管机构传讯过，因为他没有报告贩毒的恐怖主义武装团体 Murng Tai Army 在 Worn Fai Lim 村的活动情况。他健康状况很差，在被拘留期间死亡。Sarn Pya, 患有精神病，在病倒之后于 1994 年 4 月 18 日因过度疲惫而死亡，当时第 425 步兵团的士兵曾进入 Worn Fai Lin 村搜查恐怖分子，他为了躲避搜查而逃离该村庄。他死亡的时候正患疟疾。

265. Saw Pa Aye、Saw Potha Dah、Deepa Leh 和他的儿子，据称 1994 年遭到士兵的毒打 (E/CN.4/1996/35/Add.1, 第 468 至 469 段)。政府答复说，这一指称毫无根据。

266. Naw K'ser Paw 和 Naw Ta Blu Htoo, 据称这两名妇女在 Tham Bo 拘留所被拘留并遭到毒打 (E/CN.4/1996/35/Add.1, 第 470 段)，但在 Than Bo 警察局的被拘留者名单上没有发现她们的名字。政府还说，该拘留所是为了拘留被抓获的武装团体成员及其同情者而临时建立的，现已不复存在。

267. Sai Lone, Tachilek 居民，据报因被控加入 Murng Tai 集团而于 1993 年被士兵逮捕并遭到毒打 (E/CN.4/1996/35/Add.1, 第 471 段)。被第 359 兵团逮捕的人员名单上也没有此人的姓名。查阅记录后发现，只有一个名叫 Sai Lone 的人曾在 1993 至 1994 年间到法院受审。他因非法持有一把匕首而于 1994 年 1 月 14 日被判处 3 个月徒刑。

纳米比亚

268. 1997 年 9 月 1 日，特别报告员为 Deogratias Mugisa 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他是乌干达国民，和他的家属一起住在纳米比亚，据报他的庇护申请遭到了拒绝。

Deogratias Mugisa 曾是乌干达情报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据称因被控参与反政府武装团体活动而于 1995 年 6 月 10 日被乌干达军方逮捕。被捕期间，他据说遭到毒打，他的妻子据称被强奸。拘留期间，据报他遭到电击，被头朝下悬在空中，而且得不到食物。据报他大约于 1996 年中和他的家属一起逃往纳米比亚。人们担心，如果被驱逐，他可能在返回乌干达之后被拘留，并再次遭受酷刑。

尼泊尔

269.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6 月 20 日的信中，转达了关于下列案件的指称。

270. Lal Singh Adhikari, Rukum 县 Magma 村发展委员会(村委会)成员，据报因被怀疑参与袭击派出所的活动而于 1996 年 2 月被拘留在 Musikot 警察局。在三天时间里，据称有人多次用滚压机压住他的双腿，以逼迫他承认参与了袭击活动。

271. Khal Kumari Khatri Chhetri, 14 岁, Thirta Khatri Chhetri, 17 岁, Deosari Chhetri, 18 岁, 据称被下令脱光衣服，然后遭到警察的强奸，在此之前，警察于 1996 年 2 月 27 日袭击了 Rukum 县 Pipal 村委会 Leka 村的一所怀疑属于 SJM 党的房子。

272. Laxmi Prasad Sharma, Jajarkot 县 Khalanga 村委会的 Samyukda Jana Morch(SJM)党成员，据报 1996 年 3 月 12 日被捕，并被带至 Khalanga 的县警察局。在那里，据称有人用棍子猛击他的大腿、脚心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他随后被转往 Jajarkot 监狱，在狱中，据报他于 1997 年 1 月被单独关押。

273. Meen Raj Lamsal, 据报 1996 年 3 月 13 日在 Dang 县 Bijauri 被捕，据说遭受酷刑，被人点着一根蜡烛烫他的肛门。

274. Ganga Shrestha, 据报在参加 SJM 党的分支机构尼泊尔全国自由学生(革命)联盟 1996 年 5 月 6 日在 Sindhuli 县 Amale 发起的一次活动时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其他八名学生。据报警察在审问他的过程中用棍子、剃须刀和大头针威胁他。据称，警察接着用棍子打他身体的各个部位，据说他因此有一个手指骨折，右眼重伤，视力受到损害。当七天之后向县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法院下令做体检，但据报没有对虐待他的警察作任何处理。

275. Thara Bhadur Thapa, Sindhuli 县 Kapieakot 村委会居民，据报 1996 年 5 月 24 日在靠近 Kabrepalanchok 县的地方被 Mahendra Jashadi 派出所警察逮捕。据称

警察用枪托打他，造成他左腿膝盖以下部位骨折。据报警方七天之后才允许他接受治疗。

276. Bhanu Pratap Singh Chaudhary, Dang 县 Hallawar 村委会居民，据报和其他一些农民一道于 1996 年 8 月 29 日被叫到 Khadre 临时派出所，在此之前，他们和尼泊尔大会党的支持者打了一架。由于 Bhanu Pratap Singh Chaudhary 和其他人拒绝签署一项与解决争端有关的文件，据称他们被人用棍子乱打，还被人乱踢。Bhanu Pratap Singh Chaudhary 被送往 Tulsipur 医疗所，他于 8 月 31 日在医疗所死亡，据称他是因遭受虐待而死亡的。

277. Mohammad Rafi Khan、Ram Samajh Galaria、Jamal Khan、Mohammed Hussein，均为 Banke 县居民，据报因被控偷盗木材而于 1997 年 2 月 22 日被拘留在 Kohalpur 的 Kamdi 森林管理局。据称这四人都遭到了电击。Mohammad Rafi Khan 和 Ram Samajh，还据称脚掌被打伤，因而被送进医院。

278. Binod Rai，尼泊尔盲人协会理事会成员，据报在 1996 年 7 月 17 日在加德满都为残疾人举行的一次示威游行中和另外 28 人一同被捕。据报这些人被带至 Mahendra 警察局，据称警察把盲人的拐棍弄断。Binod Rai 对此表示抗议，但据称他因此被毒打了两个多小时，有人踢他的胸部，用竹棒打他的大腿，还扬言要杀死他。据报他最后被迫签署了一份并没有向他宣读的文件。

政府就 1996 年转达的案件提供的消息

279. 1997 年 3 月 27 日，政府对 1996 年 9 月转达的关于在警方打击毛派政治活动行动中被捕人员遭受酷刑或虐待的指称作了答复。这些被捕者是：Jaggu Prasad Subedi、Imam Singh Rokha、Shivaprasad Sharma、Dambar Bhadur Rokayat、Ganga Ram Budhotoki、Bishnu Maya 和她的两个女儿，Umakanta Sharma、Karna Bahadur Budhathoki、Tilbir Budhathokiwasi、Phanindra Ghimere、Padam Oli、Jhim Bahadur Chand。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在 Rolpa 县发生骚乱之后有 16 人被捕，政府说，法院已下令将 5 人释放，其中包括 Jaggu Prasad Subedi，但指称中提到的其他人没有被释放，由于他们尚未交付保释金，他们仍在拘留中。政府还说，法院已下令继续拘留另外 10 人，这 10 人姓名不详。政府否认关于酷刑的指称。

尼日尔

280.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信中，向政府转达了下列情况：1996 年 7 月 11 日，准备举行和平示威的反对派同情者遭到巡逻警察的袭击，警察使用了催泪毒气弹。其中一人，Ibrahim Maman，头部和身体其他部位被国家安全局的警察用棍棒猛击，伤口缝了几针。大约 40 名示威者被逮捕并被带至 Niamey 以北 300 公里位于 Ekrafane 的军营，据说在那里他们遭受长达一星期的毒打，头发被剃光。Massaoudu Hassoumi，7 月 13 日被捕并被带至 Ekrafane，据说曾多次被人蒙住眼睛带到行刑队面前，有人命令行刑队朝天开枪，目的是吓唬他。

281.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282. Elhadj Oumarou Oubandawaki，恢复和保卫民主阵线成员，1997 年 2 月 3 日在 Niamey 被六名警察逮捕。据称他在 Niamey 郊外遭到毒打，然后被扔在那里。对他进行治疗的医生发现他颅骨受伤，几颗牙齿被打掉，脸部发肿，一条胳膊骨折。还据说，由于 Oubandawaki 在无线电广播中批评政府于 1997 年 1 月被捕，并在司法警察局遭到毒打。

283. Souley Adji，Niamey 大学讲师，1997 年 4 月 9 日夜晚至 10 日凌晨被四名男子绑架，其中一人身穿军服，并被带至距离 Niamey 几公里的地方。在那里，他被剥掉衣服，被打昏。几天前，他曾在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

尼日利亚

284.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了一些紧急呼吁，这些呼吁的摘要见下面几个段落。每个呼吁发出的日期列于摘要末尾的括号内。

285. Godwin Agboroko，新闻刊物 The Week 编辑，据报由于一篇关于高级军官之间争吵的文章，于 1996 年 12 月 18 日在拉各斯被国家安全局人员逮捕。据说他被带往阿布贾，据说在那里他被关押，不得与外界接触(1997 年 1 月 9 日)。

286. 部族酋长 Olu Falae，全国民主同盟成员，前联邦政府秘书、财政部长，因拉各斯的炸弹袭击事件而于 1997 年 1 月 9 日在 Akure 被捕，并被转往联邦情报和调查局拘留所(1997 年 1 月 15 日)。1997 年 3 月 28 日，政府提供了尼日利亚报纸 The Guardian 1997 年 2 月 2 日采访部族酋长 Olu Falae 的妻子的记录摘要。据报她到监

狱探望了她丈夫，并证实他的健康状况良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表示，没有理由使 Godwin Agboroko(见上段)受到不同的待遇。

287. 1996年12月和1997年1月，据报有五人被捕，据称被捕原因是他们与退役的中将 Alani Akinrinade 有联系，后者是被控从事1996年的炸弹袭击活动的全国民主联盟成员，现流亡在外。这些被捕人员是：Gbenga Adebuseyi(据称在拉各斯 Apapa 的军事情报总局被头朝下吊在空中，还有人踢他的头部、Femi 和 Bankiole Akinrinade、Philip Arogheo、Peter Ogunyamoju。这些人可能是根据1984年第二号国家安全法令而被拘留的。这项法令规定，可以对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实行无限期、不得与外界接触的关押，无需对其提出指控或进行审理(1997年2月5日)。

288. 部族酋长 Olabiyi Durojaiye, 63岁，全国民主联盟创始人，据报于1996年12月3日在拉各斯被捕。特别报告员已经于1996年12月13日为他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见 E/CN.4/1997/7/Add.1,第351段)。据另外收到的消息称，Olabiyi Durojaiye 仍在拘留中，无法与外界接触，从他被捕之时起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联邦高等法院曾多次下令将他带至法院受审，但有关方面再三不理睬这些命令。据称他的家属无法向他提供药品、食物或衣服(1997年6月10日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一道发出呼吁)。

289. 在杂志 African Concord、报纸 PM News、杂志 The News、The News 集团及 Tell Magazine 等单位工作的几名记者，据报被拘留，没有受到指控或审理。据说这些人中包括：Mohammed Adamu、Soji Omotunde 据报分别自1997年7月和10月起遭到无法与外界接触的关押；Adetokunbo Fakeye、Jenkins Alumona、Onome Osifo-Whiskey、Babafemi Ojudu、Ben Adaji、Rafiu Salau、Akinwumi Adesoka，据称这些人都是在1997年11月的大逮捕行动中被捕的。Soji Omotunde 的健康状况尤其令人担忧(1997年11月21日和12月1日。两项呼吁都是同促进和保护言论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发出的)。

290. Ogaga Ifowodo, 公民自由组织成员，据报在他1997年11月6日从联合王国返回之后，被关押在拉各斯 Ikoyi 国家安全局，无法与外界接触。据称，他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他在10月份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期间前往联合王国，协调拥护民主的示威游行事宜(1997年11月27日)。

巴基斯坦

291.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11 月 17 日的信中向政府转达了关于一些案件的消息，这些案件的摘要见以下各段。

292. Javed Masih，基督教徒，据报被控犯有偷窃罪于 1995 年 8 月 2 日在 Hyderabad 被警察逮捕。据说警察在他的住宅外面就开始打他，把他的头朝墙上撞，直到他昏死过去。在警察局，据报他遭到电击，有人把装满红辣椒和煤油的瓶子塞入他的肛门。据信他是由于 1995 年 8 月 4 日遭到酷刑致死的。据说他的身体发肿，多处受伤，牙齿被损坏。据说警察把他的脖子套住将他吊起来，让他作出自杀的样子。之后，他们将他送到医院，据称他们设法向一名工作人员行贿，让他接收尸体。他的家属对四名警察提出控告，指控他们犯有谋杀罪，但据说犯罪嫌疑人都被保释了。1996 年 9 月，据报受害者家属宽恕了被告，但据称，犯罪嫌疑人对家属施加了压力。据报有关警察已被无罪开释，重新开始上班。

293. Mohammad Farooq, Mohajir Quami 运动成员，据称 1996 年 9 月 4 日在卡拉奇被刑事侦察局便衣人员逮捕，并被带至某一地点。据说在那里有人用电钻和燃烧着的烟头对他进行折磨。据报他的四肢受重伤。9 月 5 日，据报他被带到贾拉拉巴德，在逃跑时中弹。他是由于同警察“遭遇”而死亡的。

294. Karim Mai，一名 55 岁的男子，据报 1996 年 10 月 1 日在西北边境省 Muzaffargarh 县 Mir Hazar Tehsi Jatoi 被一名当地地主雇用的人员剥光衣服，因为后者怀疑前者的儿子同他的女儿有不正当关系。据报 Karim Mai 被迫光着身体在地主的汽车前面奔跑，并被迫坐在汽车的发动机罩子上穿过村庄。还据报男性亲属被地主的朋友毒打，据称 Nazir Ahmed 被打死。据称目击此事的当地警察没有介入，而且拒绝将事件记录在案。在省高级法院作出裁决之后，据说对 16 人提出了刑事指控，但据说被告没有一人被捕。

295. Khalil，阿富汗妇女革命协会同情者，据报在革命协会于 1997 年 4 月 28 日在伊斯兰堡举行了一次和平示威之后，被据认为与警方有联系的几名男子逮捕。据称他是和另一名成年人以及三名 12 至 14 岁的儿童一起被捕的，据说这四人都是革命协会的同情者。据报 Khalil 被蒙住双眼，双手被绑住，被带到某个地方。在那里，他被毒打了 4 个小时，有人警告他停止批评塔利班。据说有人还要他说出革命协会领导人的下落、地址和电话号码。据报他被扔在伊斯兰堡附近的一个树林里。

296. Mohammed Yaman, 当地清真寺雇员, Fahimullah, 一名 14 岁的学生, 据报由于在 Bara Bazar 的一座公共厕所里搞同性恋而被人用鞭子分别抽打了 75 下和 32 下。据说, 他们是于 1997 年 5 月 17 日在西北边境省的 Bara Bazar 的一座大院内, 在一大群人面前受到这一惩罚的。据报, 宣布对他们处以笞刑的, 是 Afridi 部落的头人, 包括 Tanzeem Ittehad-e-Ulema-e-Qabail 政党的一位负责人。

297.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信函中, 转达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补充消息, 他曾于 1993 年 6 月 9 日转达过这一案件, 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298. Mohammad Yusuf Jakhrani, 反对党信德全国联盟创始人, 据说于 1992 年 6 月 12 日死亡, 当时, 他在信德省 Jacobabad 县的 Pano Aqil 被军方拘留, 据称他死于酷刑。据说他的尸体伤痕累累, 颈部骨折, 背部被烤焦, 一条胳膊骨折, 生殖器被香烟烫伤。据说主管机构已经确认他在被军方拘留过程中死亡。由于警方先是拒绝登记一项正式申诉, 据报高等法院指令警方将一份初步情况报告记录在案。由于据说未对此案作任何调查, 家属向高等法院递交了一份诉状, 但据称递交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紧急呼吁

299. 1997 年 7 月 8 日, 特别报告员为 Humayun Far, 一名记者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 据称他于 1997 年 6 月 28 日在伊斯兰堡被捕。在他被捕后两天, 据报, 内政部说, 他由于向邻国提供机密文件而被某个政府机关拘留。据说旁遮普省高等法院下令让他于 7 月 5 日到庭受审, 但据报政府方面在那一天没有将他带到法庭。

秘 鲁

300.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7 年 5 月 26 日的函件转交了以下案件, 其中一些案件已经得到了该国政府的答复。

301. 1995 年 8 月 29 日, 一批大约 80 人在圣马丁省 Tocache 州 La Pólvora 区 Challhuayacu 村被拘留, 并被带到 Tocache 地区。据称有人猛击他们的背部, 并用木棍、细木条和装填沙子的橡皮棍殴打他们。该国政府答复说, 据州检察官称, Leónidas Correa Benites, José Pascual Castillo Aguilar, Alejandrina Vega Veramendi

和 Arnaldo Trujillo Melgarejo 被 Tocache 州特别警察部队拘留和讯问。随后进行的体检表明，他们所有人的临床健康状况良好。

302. 1996年3月23日，Mario Jesús Palomino García 被利马 Breña 区警察所的警官拘留，显然是因为他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据说他在被带往警察所途中遭到严厉殴打。随后他被送往医院，据报，他一到医院即死亡。据来文提交人说，第一次解剖将死亡归因于“胰腺炎”。在家属的压力下，进行了第二次解剖，这一次归因于“大脑和肺水肿”。政府答复说，起诉指称肇事者的案件正在由利马州第14刑事法庭审理，此外作为一项纪律措施，他们已经被免除职务。

303. 1996年4月11日，Pedro Manuel Ruiz Brock 在乌卡亚利省普卡尔帕“Petro Perú”街区被醉熏熏的警官拘留。据报，他在警察所反复遭到殴打，而且警官试图对他进行性虐待。

304. 18岁的 Porfirio Carmen Pérez 住在乌卡亚利省普卡尔帕州 Aguaytia，以偷窃的罪名被逮捕。据称1996年5月1日和2日当地警察成员对他施行酷刑，用电棒在他的头部放电，造成严重烧伤。据报，警官随后捡起一根轮胎拆装撬棒敲打他头上被烧伤的部位。另外据说，他们把他的头部按入水中，对他的嘴部施行电击。最终他获得释放。

305. 1996年5月9日，Alfonso Flores Otiniano 由于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而在拉利伯塔德省帕塔斯市被三名士兵拘留。他被带到 Huaylillas 军事基地，据报士兵用拳头和钝器殴打他，造成头部受伤。1996年9月18日，国防部长发出通告，表示他已经对所涉士兵实行纪律惩罚并在第一司法区常设军事法庭上提起诉讼。他还表示已经与家属达成协议。然而来文提交人一直无法证实这一消息。

306. 1996年8月底，Alto Huallaga Monzón 军事基地的一名士兵显然被其本部队的成员杀害，此后展开了军事行动搜寻他的武器，据报在此期间，人数无法确定的一些人被拘留并遭到酷刑，其中包括 Juana Ibarra Aguirre。据报除其他以外，Juana Ibarra 遭到殴打、香烟烫伤和强奸，据称她的乳头被老虎钳剪去，鼻腔里被灌入洗涤剂和盐。据说她5岁的女儿也遭到酷刑，另外还有 Huancarumi 镇上姓 Aguirre 的以下居民：Adrián Aguirre Garay、Shover Aguirre Garay、他的妻子 Hilva Herrera Bazán、四岁的儿子 Kevin Aguirre Herrera、妻妹 Hilda Rojas Caballero 及其三个年幼的子女。这些士兵随后把 Juana Ibarra 带到 Manaully 镇，目的是逮捕 Jorge Chávez，

据称他涉及到武器的丢失。Jorge Chávez 被拘留并被带到 Monzón 基地，据报，他也在那里受到酷刑，显然是被杀害的。

307. 1996年8月23日，Nicolás Carrión Escobedo 在拉利伯塔德省 Sánchez Carrión 州 Uruspampa 地区被军队人员拘留，并被转到 Sarín 基地。几小时以后，有人发现他的尸体。据报，解剖表明，他的头部和身体其他部位遭到猛击。

308. 1996年9月12日，Oscar Yataco Barrientos 在利马被国家警察国家刑事调查局的人员拘留。据报，他被指控谋杀和强奸儿童，受到死亡威胁和酷刑。据称他们将他的头部浇湿后通电，并假装试图把他从八楼窗口摔出去。此外据说，他的身体被裹上湿布以后遭到殴打，目的是不留下痕迹。

309. 1996年10月9日晚上，Pichari 和 Tambo 基地的军事人员进入阿亚库乔省 La Mar 州 Tambo 区 Chalhuanayo Alto 社区，将八人拘留——Damián Llance Huachaca、Fidel Palomino Vega、Máximo Huicho Huachaca、Alejandro Quispe Huayhua、Ercilia Luchca Taype、Cirila Taype Huaracca、Marán Morán Huayta 和 Sofía Morales Yaguillo。他们都被带到 Tambo 军事基地，然后转到 Pichari 基地，据称他们在那里遭到酷刑和威胁，逼迫他们招供涉嫌颠覆活动。据报在这一天前后其他临近社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例如，Marcelino Curi Huicho、Fortunata Miquera Ramos 和 Guillermo López Urbano 在 Mahuayura 被拘留。Mario Obando Quispe、Feliciano Obando Ramírez 和 Estanislao Gavilán Yulgo 在 Ayni 地区 Tutumbaro 社区被拘留；他们获得释放时已经骨折和脱臼，而且身上留下殴打的痕迹。

310. 1996年10月5日，Guillermo Escobedo Flores 被拉利伯塔德省 Tayabamba 州 Retamas 的三名警官拘留，他们指控他犯有偷窃罪。据说他在警察所受到棒棍殴打，并受到电击的威胁。随后他获得释放。

311. 军队情报处成员 Leonor La Rosa Bustamante 1997年4月6日住进利马军事医院，她在医院里发表电视讲话，声称她被隶属于军队情报处的军队人员拘留，他们指称她透露了关于该处的机密情报，因此用酷刑逼问她。她出示其指尖上的烫伤伤口，而且行走和摆动其中一个手臂显然有困难，她谈到她由于阴道出血而住院。她说这事件发生在 Monterroco 的“小五角大楼”内的军队情报处所在地。据报，她向4月8日到医院探访她的三名国会议员重复这些话。4月9日，国防部长告诉国会，军队情报处的四名工作人员由于指称拷打 Leonor La Rosa 而正在由军事司法系

统进行调查。1997年11月17日，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此案件正在由军事管辖机构审议。

312. 在1997年2月24日至3月12日期间，包括八名少年在内的40多名农民在胡宁省 Chanchamayo 州 Alto Yurinaki 或其附近地区被第31步兵师人员拘留。军队指控这些人属于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 Juan Santos Atahualpa 旅，并声称发现了藏在 Chancarmaz 溪谷里的武器。除了一人以外，所有被拘留者都由于缺乏证据而在三周以后被国家反恐怖局释放。据报，他们说，他们是在戴着头罩的军队告密人指认出他们以后被拘留的，他们被单独拘禁几天，受到酷刑，最终被移交 Pichanaki 警察。据报，受到酷刑以后，其中许多人招供，或相互告发。几名少年说，他们在遭到更多酷刑的威胁下被迫几天跟随军队指认该地区其他居民为恐怖主义者。其他人指出，他们在拘留他们的军事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警察的审讯，这些军事人员迫使他们在酷刑下所作的供词上签字。另据报，这些供词并不都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州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在军队声称发现武器的地方，没有任何被拘留者或检察厅的代表在场。尽管报界披露了这些事件，但政府当局没有发起任何调查。指称受到酷刑的人包括 Inés Marilú Avila Gálvez、17岁的 Loida Soline Dionicio Anatzu、14岁的 Eglá Dionicio Antazu、15岁的 Jhonny Izurreaga Soto、Bruno Izurreaga Soto、17岁的 Emerson Wistrecher Canepa、Juan Oscar Mallma Casas、César Mallma Casas、José Teófilo Huamán Navarro、Alfonso Rojas Colca、Félix Ascencio Quichulla、José Pascual López、Félix Jorge Ronero、Martín Augusto Elguera、Aurelio Leiva Barboza、Carlos González Pérez、Paulino Solís Taype、Fermín Corahua Orihuela、Lauro Aquije Lizana、Jacobo Véliz Chuquín，和 Juan 和 Dario Vargas Martínez。

313. 关于这一案件，该国政府答复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已经探访过这些被拘留者，并证实他们的身心条件完全正常。此外检察厅代表增加了对这些事件的调查以及警察听取被拘留者的供词，并审查了警察档案中的法医证据。

314. Mine Zenaida Vargas Lázaro，14岁，是 Yanesha 当地人，1997年3月1日在 Rica 村她工作所在的房子里被基地设在塞罗德帕斯卡省 Oxapampa 州 Rica 村的“Alto Comaian”第79反颠覆营指挥所的军队人员拘留。她被关押两天，在此期间据称她受到殴打并被浸在水里。尽管她获得了释放，但未经军队的许可不得离开该地区。

315. Carlos Ramírez Polanco 是在 Alto Comaina 第 79 反颠覆基地服义务兵役的一名士兵，1979 年 2 月 28 日被拘留。他首先被带往 Pichanaki 军事基地，然后被带往“Pachacútec”第 31 突击队基地，据称他受到酷刑。在 Pichanaki 基地，据报一名少校将头罩套在他头上，以杀死他后把他的尸体扔到河里并报告他做了逃兵相威胁，强迫他控告另一人为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成员。他被移送到“Pachacútec”军事基地以后，据称他被带到 Perené 河边，带上头罩，手脚绑住扔进水里，试图淹死他；据称他随后遭到棍棒痛打。Carlos Ramírez Polanco 指出，名叫 José Alderete Contreras 的另一名士兵也遭到类似的酷刑，随后被杀害。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316. 1997 年 4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为 Susana Roque Castro 和 Rosa Cárdenas 发出了紧急呼吁。据报，他们于 1997 年 4 月 25 日被利马 San Martín de Porres Condevilla 警察所的国家警官拘留。据称这两人从在日本大使馆事件中被打死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一名成员的家里出来时被拘留。政府指出，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有人控诉或报告受到警察或州检察厅的虐待或酷刑。

政府就前几年中所转交案件提供的消息

317. Juan Abelardo Mallea Tomaila，据称于 1993 年 7 月 10 日在利马被拘禁以后受到酷刑。1997 年 2 月 28 日，政府提供了一份法医研究所签发的医疗证明影印件，该证明表明，此人于 1993 年 7 月 12 日接受检查，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最近受到的创伤。

318. Maria Elena Foronda 和 Oscar Díaz Barboa 于 1994 年 9 月 13 日在 Chimbote 镇被拘留。1997 年 4 月 30 日，政府提供了一份法医研究所签发的医疗证明，表明这两人于 1994 年 9 月 14 日和 26 日受到检查，没有受伤的痕迹。

319. Gilber Sánchez Minaya，据称于 1994 年 5 月在 Aguaytía 海军基地受到酷刑。1997 年 6 月 18 日，政府答复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此人被拘留过，而且他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来证实其指控。

320. Irma Villaverde Ríos 和 Guillermo Romero Cierzo, 据称于 1994 年 6 月在 Aguaytía 海军基地受到酷刑。1997 年 6 月 18 日, 政府答复说, 这两人被拘留过, 但正如医疗证明所证实, 他们没有受到虐待。

321. Jesús Vladimir Osorio, 据称于 1995 年 1 月在利马反恐怖局所在地受到酷刑。政府答复说, 已经在利马第七刑事调查法庭上以虐待的罪名对反恐怖局人员提起人身保护诉讼, 并宣布该申请可予受理。

322. David Paullo Morvelli, 据称于 1995 年 3 月在 Jauja 军事基地遭到酷刑。1997 年 6 月 18 日, 政府答复说, 此人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虐待指控的真实性, 而且他本人没有利用国内法律补救措施。

323. Tomás Flores Huanio, 据称于 1995 年 4 月受到驻扎在 Contamana 的海军人员的酷刑。1997 年 6 月 18 日, 政府答复说, 指称的严重伤害肇事人正在由 Requena 州混合法院对 Flores Huanio 本人贩毒罪提起的合并诉讼中受到起诉。

324. José Eugenio Chamaya Rumacharis, 据称于 1995 年 9 月 22 日在利马受到警官酷刑以后死亡。1997 年 6 月 18 日, 政府答复说, 军事刑事法庭以滥用职权的罪名判处两名警官两年监禁, 以及取消资格和相当于 2,000 新索尔的赔偿损失。

325. Justo Otiniano Quinoñes, 据称于 1996 年 3 月受到 Retamas 军事基地人员的酷刑。政府答复说, 此人撤回了控诉, 因为据称应负责任的军士承认了这些事实并付给他一笔钱。

326. Juan Gutiérrez Silva, 据称于 1996 年 7 月受到 Tocache 警察的的酷刑。政府答复说, 正在对这些事实进行刑事和纪律调查。

327. Justiniano Hurtado Torres, 据报于 1994 年 11 月 27 日在瓦努科省 San Pedro de Chío 受到海军人员的酷刑, 随后被国家警察关押在 La Aguaytía, 直到他于 1994 年 12 月 11 日死亡为止。特别报告员请政府证实关于他自然死亡的报告并提供解剖报告。政府提供了一份州检察官关于撤回严重杀人罪起诉的决定以及解剖报告, 解剖报告将死亡归因于“低血容量休克、严重脱水、急性呼吸不足和肺炎”。

大韩民国

328.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7 年 6 月 11 日的信件转交了韩国全国民主统一联盟副主席 Park Chung-ryol 案件。据报他于 1995 年 11 月 15 日被国家安全规划局(安全

局)的官员逮捕。他在 Naekukdon 安全局审讯部门被拘留了 21 天，据称在此期间，大约 15 名官员试图迫使他“供认”他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间谍，并加入了北朝鲜劳动党。据报，他反复遭到殴打而且不准睡觉，全身被浇上冷水，每天被迫冷水沐浴近一小时，并被迫每次几小时保持不动。据报他还被带到墓地，受到大约 20 名官员的严厉殴打，并受到死亡威胁。据说他被转到汉城拘留中心以后，在 30 天内每天受到长时间的讯问和威胁。据报，他对他的待遇提出了控诉。该国政府在 1997 年 9 月 15 日的信中证实他被逮捕和拘留的情况，但指出，如医生、其律师和家属所证实，他绝没有遭到酷刑、虐待或威胁。

对先前所转交案件的后续行动

329. 该国政府在 1996 年 12 月 19 日的信中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9 月 24 日转交的指控。这些指控涉及到据报 18 名学生在汉城延世大学举行 Hanchongyun 示威时遭到酷刑或虐待(见 E/CN.4/1997/7/Add.1, 第 402-404 段)。政府在答复中证实 18 名学生中有 12 人被逮捕(Kim Man-Soo、Yang Han-Seung、Cho Hyong-Kyu、Park No-Chil、Kim Kang-Shik、Yi Seung-Joon、Yi Jae Hyun、Cho Yoon-Joo、Oh Oon-Shik、Oh Seung-Joon、Myoung Ho 和 Jung Jae-Hoon)，其中头 5 人到了警察所时被发现已受伤。当局进行的调查未能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伤口是警察虐待造成的。该国政府举例提到 Kim Man-Soo 案件，Seo Bu 警察厅对他提出的虐待指控进行过调查。调查表明，Kim Man-Soo 是在拒绝屈服时挥舞钢管而被逮捕的。防爆警官 Lee Yong-soo 不得不击中他拿着钢管右手来解除他的武装。他手上的伤口受到治疗。据该国政府称，Kim Man-Soo 在听到 Lee 警官叙述以后收回了他关于他在被警察拘禁期间受到虐待的原先指控。因此检察厅得出结论，他的指控是捏造的，从而结束了这一案件。该国政府进一步指出，这场示威是非法的，是对该国和平与安全及其民主制度的严重威胁，而且极其狂暴，这可由警察受伤人数之多前未有所证明。学生们手里拿着数以千计的钢管、燃烧弹和石块。鉴于警察伤亡人数前所未有，媒介对示威的报道以及派了约 30 名检察官前往每一个警察所以确保正当合法地讯问学生，政府认为，指称的受伤很可能是在当学生抵制警察试图驱散人群时发生的。政府补充说，18 个学生中没有任何人提出正式申诉，但如果有人提出申诉，政府将进

行跟踪调查。在这一方面，政府说，汉城地区检察厅将开始调查 7 名女学生声称在示威期间受到警察性骚扰的正式起诉。

330. 针对该国政府的答复，特别报告员于 1997 年 6 月 11 日转交了来文提交人提供的进一步资料，其中声称，Kim Man-soo 实际上没有撤销指控，在受到初步审讯以后实际上再未受到警察的讯问。特别报告员还转交了来文提交人提供的进一步资料，其中声称，Kim Man-soo 在 1996 年 8 月 20 日被警官 Lee Yong-soo 逮捕时，据称其浑身上下被警官用棍棒和拳头乱打一气。据报在警车上，他和其他被捕学生进一步遭到殴打，结果 Kim Man-soo 的右手骨头断裂。据称 Sul Jae-wook 脸部被打，左眼留下伤口，眼球受到内伤。据称 Nam Kwan-woo 头部严重破裂。来文提交人还声称，Kim San-soo 在被捕时从未拿过金属管，而是包括 Kim Man-soo 在内的 7 名身材高大的男学生被迫拿起金属管与站在他们旁边的 7 名警官照像。据报 7 人中一个名叫 Kim Won-deuk 的学生不肯照像，结果显然遭到虐待。据报 Kim Man-soo 提出证据证明他在审判期间受到虐待，但据说于 1996 年 11 月 7 日在汉城 Seo Bu 地区刑事法院被定罪。

331. 1997 年 9 月 15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韩国法院维持关于 Kim Man-soo 的上诉是虚假的意见。他已经承认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包括使用钢管，并被判处 18 个月的监禁，缓期两年。他在获得释放以后撤回了向高级法院提出的上诉。Sul Jae-Wool 和 Nam Kwan-Woo 被以同样的罪名定罪，并被判处同样的监禁和缓刑。他们也撤销了上诉。至于有人指称这些学生为了蓄意安排的照像而被迫拿起钢管，该国政府表示，没有任何必要捏造任何证据。Sul Jae-Wook、Nam Kwan-Woo 和 Kim Won-Deuk 身上没有发现任何需要治疗的伤口。他们中任何人和 Kim Man-soo 都没有指控警察虐待，也没有要求对受伤索取赔偿。

332.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7 年 6 月 11 日同一函件要求取得关于原先转交的 Park Chang-hee 案件的补充资料，据称此人于 1995 年 4 月 26 日被捕以后在审讯期间受到安全局的酷刑。政府答复说，关于他的案件的调查仍然在进行(E/CN.4/1997/7/Add.1,第 400 段)。在这一方面，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来文提交人表示的关注，因为据报其家属在提出上诉大约 15 个月以后尚未收到政府当局的答复，也没有收到关于他在拘留中待遇的任何医生证明。1997 年 9 月 15 日，该国政府答复说，Park Chang-hee 于 1996 年 6 月 14 日被最高法院判处 3 年 6 个月的监禁。他的儿子对检

察官的腐败和暴力行为提出的指控被斥之为毫无根据。Park Chang-hee 可以不受限制地会见其律师和家属,而且其本人否认遭到酷刑或虐待。他接受了 19 项健康检查,检查结果仅仅为了治疗的目的向狱外医院提供。

罗马尼亚

333.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7 月 9 日的信件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关于以下各项案件的指控。

334. Toader Pahomi 于 1994 年 9 月 19 日被捕,先被带到苏恰瓦区 Arbore 社区警察所,然后被带到苏恰瓦区警察局。据称他被用手铐铐到椅子上,并受到三名警官的严厉殴打,向他逼取供词。他于 1996 年 4 月 12 日向最高法院检察厅并于 1997 年 2 月 3 日向罗马尼亚总检察长提出了申诉。

335. Victor Mandiuc 于 1995 年 8 月 9 日被捕以后被带到雅西区警察局,据称在那里另一名犯人在警官的支使下严厉殴打他,致使他于 1995 年 8 月 14 日死亡。雅西军事检察官发起了调查。

336. Nelu 和 Radu Mirea 于 1995 年 11 月 6 日在 Mihai Bravu 村 Victoria 社区被逮捕,然后被带到布勒伊拉区警察局。据称他们受到拳打脚踢和橡皮棍的殴打,目的是逼取供词,据报他们被单独监禁一个月以上。他们于 1996 年 11 月 2 日向检察厅提出了上诉。

337. Ionel Deliu、Gheorghe Padure 和 Lazar-Costica Stegaru 于 1996 年 5 月 30 日在加拉茨区 Piscu 社区被逮捕,然后被带到当地警察所,据称在大约 24 小时的拘留期间受到三名警官的殴打。这三名警官受到起诉并被判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据报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纪律措施,而且他们继续担任事件发生之前他们担任的职务。

338. Florin-Adrian Gavris 于 1996 年 6 月 23 日被逮捕,随后被带到比霍尔区 Diosig 社区警察所。据称他受到拳打脚踢和橡皮棍的抽打,他的头部与桌子对撞。6 月 24 日的体检表明,全身的伤口是使用钝器造成的。向比霍尔区警察局提出的起诉没有取得成功。另外还于 1996 年 12 月 1 日向比霍尔军事检察厅提出了起诉。

339. Ovidiu Tamas 于 1996 年 6 月 22 日被捕,然后被带到比霍尔区 Diosig 社区警察所,据称他在那里遭到四名警官的殴打。据说医生证明表明,身上的伤口是

钝器造成的。他向比霍尔区警察局局长报告了此案，但没有结果。另外他还分别于1996年11月和1997年2月向比霍尔和奥拉迪亚军事检察厅提出了起诉。

340. Gheorghe NotarIoan Ötvös 和 Rupi Stoica 都是未成年人，据报1996年7月7日他们在特古穆列什被警官逮捕以后被他们打耳光和殴打。在警察所里，据称Gheorghe Notar 在爬楼梯时被击中背部，跌倒在地，短时间失去知觉。在持续几个小时的审讯中，三名青年继续不时遭到殴打。他们就警察虐待向军事检察官提出了起诉。

341. Daniel Potroghiru 于1996年8月16日被捕，然后被带到巴克乌区Margineni 社区警察所，随后被带到巴克乌区警察局。据称他在拘留期间被带上手铐，胸部受到斧柄的敲打，头部受到橡皮棍的抽打，并受到电击，结果他不得不住院。他于1997年4月30日向军事检察厅报案。

342. Marious-Liviu Neculaescu 于1996年8月17日在菲耶尼被捕。据报被带到丹博维察区菲耶尼警察局，遭到拳打脚踢和橡皮棍的严厉殴打。结果他的脾脏严重受伤，不得不动手术。

343. 1996年12月11日，Adrian Sandu 和 Mihail Alexandrescu 在布加勒斯特Distor 区被警官逮捕，据称这些警官怂恿他们的狗袭击这两人。据报他们同时受到严厉殴打。据说医生检查后确定他们腿上留下被咬过的痕迹，而且脸部和身上留下许多伤口。

344. Cristian Rasnovenau 于1996年12月24日在布勒伊拉被警官逮捕。被捕两小时以后，据称他的父亲看到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浑身上下出现遭到殴打的痕迹。后来受害者报告说，他被喷射致瘫物质，并受到橡皮棍的抽打。

345. 据报，1997年1月29日，Ion Axente 试图调解加拉茨区Piscu 社区的一名村民和警察所长之间的争端。据称该警官向 Ion Axente's 的脸部喷射一种致瘫物质，然后严厉踢打他，造成大脑严重受伤。结果他昏迷过去，从未苏醒过，并于1996年5月13日死于医院。1996年3月1日有人向雅西军事检察厅提出了上诉，但决定不进行刑事调查。

346. János Döngölö 和 Mihály Rozs 均为18岁，据称在穆列什Fântânele 的一家酒吧中遭到警察的殴打，然后在当地警察所遭到殴打。他们由于受伤而分别住院12天和8天。

俄罗斯联邦

347. 特别报告员通过 1997 年 11 月 17 日的信件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以下案件。

348. 据报, Mikhail Yurochko、Yevgeny Mednikov 和 Dmitry Elsakov 由于与一起谋杀案件有关而于 1993 年 9 月 24 日被捕。据报 Mikhail Yurochko 和 Yevgeny Mednikov 被判定犯有谋杀罪, 因此被判处死刑。据说 Dmitry Elsakov 被判处 15 年监禁。据说他们三人都声称, 他们的供词是在酷刑下逼取的。据报, Mikhail Yurochko 的同一囚室的犯人在政府当局的怂恿下对他进行殴打、不准吃饭和强奸, 还威胁他自杀。据称 Yevgeny Mednikov 受到类似的虐待。据说 Dmitry Elsakov 身上被浇灌沸水。据报, 他的兄弟在被连续审讯 7 天而不准睡觉的情况下被迫作不利他的证词。据报, 1995 年 11 月,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死刑判决, 并使该案件回到初步调查阶段。

349. 据报, 来自莫尔多维亚的 Nikolay Andreevich Abramov 由于被指控偷窃一辆拖拉机而于 1994 年 4 月 11 日被捕。据说他遭到刑事调查局人员的殴打以及头脚捆绑和吊铐的酷刑(见 E/CN.4/1998/38,第 164 段)。据称 Aleksandr Derkayev 由于涉及到同样案件而被捕, 据说遭到殴打以后一根肋骨断裂。据报已经对指称应负责任的刑事调查局官员提起了刑事诉讼。

350. Sergey Osintsev 和被拘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YaP 17/1 号劳改区单独监禁牢房里的一些其他不知名的囚犯据称于 1994 年 4 月 12 日受到搜查该劳改区的特种部队的袭击。据报他们在被强迫脱下衣服以后遭到严厉殴打和踢打。据称 Sergey Osintsev 受到威胁, 如果他提出起诉就会被打死。

351. Aleksandr Voevodin 是莫尔多维亚“Gepard”公司的工作人员, 据报 1994 年 8 月他与其他四名工作人员一起被逮捕。据称他们遭到内务部刑事调查局成员的酷刑, 逼迫他们供认犯罪行为。据说 Aleksandr Voevodin 被强迫带上防毒面具, 切断供气(slonik)。据报有人踢打他的生殖器并威胁要绞死他。据说已经对指称的酷刑和虐待发起了调查。

352. 据称莫尔多维亚的 Aleksandr Vladimirovich Ashenkov 于 1994 年 8 月 22 日被捕以后被带到内务部列宁斯基地区局, 据称他在那里遭到殴打并被迫写供词。据说由于缺乏犯罪事实而没有提起任何刑事诉讼。

353. Yelena 和 Irina Smirnova 被指控侵吞国家财产而于 1994 年 9 月 13 日在莫斯科被捕，据报遭到警官的严厉殴打。根据医生的证明，Irina Smirnova 的右臂、左肋骨和肋骨架受伤。据报他们于 36 小时以后获得释放。然而据说她于 1995 年 8 月 26 日再次被捕，1997 年 4 月仍然在候审。据报她与其他 60 多个被拘留者一起被关押在本来关押 24 人的牢房里。据称食品和医疗不足，据说几名被拘留者已经患上传染病。据报 Yelena 本人患上一种严重的皮肤病。据报关于对他们指称受到虐待之事进行刑事调查的请求已经被拒绝。

354. 据报莫尔多维亚 16 岁的男孩 Andrey Evgenyevich Arekhin 被指控放火而于 1994 年 11 月 14 日被捕。据称在萨兰斯克内务局，他遭到防毒面具折磨，其腿部、胸部和肾部遭到殴打，目的是对他逼供。据报 1994 年 12 月，该地区检察厅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指称的虐待，据说 Andrey Evgenyevich Arekhin 在调查期间撤回了其指控。

355. 据报 16 岁的学生 Vladimir Firsov 由于涉嫌谋杀罪而于 1994 年 11 月 24 日与 Dmitry Bogdankevich 一起被捕。据称他们在内务部列宁格勒地区局被审查期间受到酷刑和虐待。据报 Vladimir Firsov 的脊骨和左髌关节受伤。据说由于缺乏证据而结束了对指称的虐待事件的刑事调查。

356. 车臣共和国 Terskoe 村的 Hasan Khamidov 据称于 1995 年 1 月在莫兹多克“过滤营”中被拘留时遭到酷刑。据报他的脚被俄罗斯卫兵用刺刀刀刃割裂并用香烟烫伤。

357. 据报车臣共和国格罗兹尼的 Ruslan Hajiev 于 1995 年 1 月在莫兹多克和斯塔夫罗波尔集中营里被审讯时头部受到棍棒的殴打。据称受到殴打以后他失去视觉。

358. 据报 14 岁的男孩 S. Baskakov 被马加丹警官从学校带走。据称他们给他戴上手铐，强迫他套上防毒面具并戴上拳击手套殴打他。据报该男孩由于脑震荡和肾机能障碍而不得不住院。据说 1995 年初对这些警官提出了刑事诉讼，但据报到 1997 年 4 月为止，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受到审判。

359. 据报 16 岁的男孩 V. Polyakov 在马加丹警察局受到殴打。据说他还被带到城外一块沼泽地，他被戴上手铐，扒光衣服，被吊在树上达一小时之久，并被倒吊在一口井里。据报 1995 年 8 月对这些官员进行了刑事调查。

360. 据报莫尔多维亚的 Oleg Igonin 由于受到酷刑而于 1995 年 7 月 26 日死于拘留期。据说他在被内务部地区局官员审讯时受到防毒面具酷刑。根据医生证明，他是被人掐死的。据报 1995 年 12 月，两名警官被指控犯有谋杀他的罪行。

361. 据报马加丹的 Oleg Kovalenko、Konstantin Yunak 和 Yury Dikhtyarenko 由于涉嫌偷窃而于 1995 年 10 月 6 日被警察逮捕。据说他们在市第一警察局受到审讯时几天内反复遭到酷刑。据称 Oleg Kovalenko 双手被反铐在背后遭到殴打，并受到防毒面具酷刑，达一小时半之久。据称 Yuri Dikhtyarenko 被戴上手铐，全身上下受到殴打。据报他们把他的衣服扒光，试图把一根椅子腿塞进他的直肠。据说他还受到防毒面具酷刑，几乎窒息。据报 Konstantin Yunak 遭到严厉殴打。据说对几名警官已经提起了刑事诉讼。

362. Pavel Fedorov 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第 UG-42/7 号劳改区的一名被拘留者，据报他于 1995 年 10 月 13 日受到内务局官员的严厉殴打。尽管据说他的几根肋骨被打断，但据报仍然不准他治疗。据报 1995 年 12 月，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检察厅承认存在虐待行为，但拒绝提起刑事诉讼。

363. Dmitry Zhukov 是驻扎在芬兰湾 Severny Berezovy 岛上的一名士兵，据报该基地的指挥官指责他工作缓慢，扣押他的食品配给作为一种惩罚。另外据称，他遭到严重殴打，而且有人看到他抢吃狗食。据报他由于严重饿伤、背部和头部多处受伤、口内炎和初期肾衰竭而于 1995 年 12 月住院。据说已经开始对该指挥官进行了刑事调查。

364. Denis Andreyev 是一名士兵，1995 年 12 月 27 日晚上，当他由于腿骨折住院以后刚返回部队时受到两名喝醉酒的军官的殴打。根据所收到的资料，这些军官把他打得昏死过去。据报他随后被关禁闭 35 天，作为一种纪律惩罚，而且据说不给他治疗。据报圣彼得堡军区 Sertolovsky 警备区军事检察厅拒绝提起刑事诉讼。

365. Uvanchar Dozur-oor Mongushevich 是圣彼得堡的一名见习修道士，据称尽管他出于良心拒服兵役，但他仍然于 1995 年被征兵入伍，并被派往哈马罗夫斯克地区。据报他遭到同伍士兵的严厉殴打，结果两条腿骨折，因此住进了医院。

366. V.N.Ishenko 是一名工人，据报他于 1996 年 2 月 9 日被警察逮捕，在莫斯科第四十二警察局被拘留三天，据称他遭到反复殴打，逼他承认几项罪行。

367. 据报, Oleg Fedorov 于 1996 年 2 月 17 日被内务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局的两名喝醉酒的高级官员逮捕。据称他在被审讯两个小时期间受到严厉殴打, 据说此后他要求准许他上厕所, 从四楼窗户跳出来后坠地死亡。据报这两名官员被指控超越职权, 并被解除职务。据称由于缺乏证据, 刑事调查于 1996 年 5 月被结束。

368. Evgeny Lisitsky 是一名阿富汗战争老战士, 据称 1996 年 2 月 29 日由于没有随身携带护照而在伏尔加格勒被警察逮捕。在内务部地区局第七警察所, 据称他双手被戴上手铐, 连续两小时遭到殴打。据说他由于心脏病而死于监禁期间。据报地区检察院对被指称应负责任的官员进行了刑事调查。

369. Mikhael Kubarsky 和 Nikolay Mikheyev 均为哈巴罗夫斯克镇上的士兵, 据报于 1996 年 3 月饿死。据说 Mikhael Kubarsky 于 3 月 20 日死亡, 此后另有 55 名士兵由于饿伤而住院。据报后来死亡的 Nikolay Mikheyev 就是其中一人。据报, 其部队指挥官由于他们的死亡而被解除职务, 其他 9 名军官受到纪律处分, 但据说没有进行刑事调查。

370. Salambek Hamzatov 是车臣的一名流离失所居民, 与其他四名成年人和六名儿童住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寓里, 据报 1996 年 3 月 22 日一名不戴面罩的警官带着 10 至 13 名戴着面罩的武装人员冲进他的公寓, 殴打和踢打他们, 并用警棍和枪托捅他们。据报这些人冲进公寓时没有表明身份, 据说他们没收了成年人的护照, 并在他们的妻子和子女面前殴打这些人长达一小时左右。据报其中一名妇女 Raisa Abdurahmanovna Gunayeva 也受到殴打, 其他妇女受到威胁。据称一名儿童 A. Takayeva(12 岁)当场休克。另外据称, 这些武装人员切断电话, 不准他们打电话请医生。据说他们受到威胁, 特别是 U.A.Akayev 由于反对车臣冲突而受到死亡威胁。据报医疗机构起先拒绝协助他们。

371. 车臣的流离失所居民 Said Selim Bekmurzayev 及其儿子 Sultan Bekmurzayev 于 1996 年 4 月 23 日在莫斯科其公寓里遭到反有组织犯罪局的 10 名戴着面罩的军官的殴打。据报这些人闯进公寓而没有表明身份。据称他们指责父子俩人与车臣战士勾结, 殴打他们, 然后将他们拘留在内务部莫斯科局里。

372. Sergey Bannikov 是喀琅施塔得的一名海军新兵, 据报遭到其同伍士兵的严厉殴打和欺负。据说结果他曾经几次试图逃跑, 但每次失败后都遭到殴打, 据称他被迫写下一份遗书, 其中他声称他想自杀, 但他的死因与任何人无关。据称 1996

年 8 月 7 日，在他试图逃跑失败以后，同伍士兵和一名军官试图绞死他，在他的颈部留下了绳索的痕迹并使他部分失音。据说这些士兵继续殴打他，直到他于 1996 年 8 月 25 日瘫痪和失去知觉为止，此后他住进医院。据报，军事当局进行的行政调查判定，一名同伍士兵违反了军人之间行为守则。据报，1997 年 1 月 15 日该指挥官被喀琅施塔得警备区军事法院判定犯有“伤害其下属罪”。据说他承认当着其他士兵的面把 Sergey Bannikov 吊挂起来，但声称，他无意结束他的生命或造成人体伤害。据报他受到的惩罚是将服役期限于一年，扣下其薪酬的 10%，并对“精神损害”向 Sergey Bannikov 赔偿 200 万卢布。据报他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

373. Saidkhamzat Abumuslimov、Adam Saigatkhadzhiev、Andi Vagapov 和 Adnan Abumuslimov 均为车臣人，据报于 1996 年 6 月 17 日在 Saidkhamzat Abumuslimov 公寓遭到 15 名戴着面罩的武装人员的殴打，据认为这些人是特别警察部队的官员。据报来客 Andi Vagapov 和 Adnan Abumuslimov 也遇到类似的遭遇。

374. 据报阿富汗寻求庇护者 Salim 于 1996 年 7 月 4 日在莫斯科被三名警官拦住讯问其身份。据称在他出示护照以后，这些警官污辱 Salim 并撕毁他的护照。据称一名警官用刺刀割破他的大拇指尖。

375. Yan Igorevich Mavlevich，据说自年幼以来就患有精神病，据称于 1997 年 5 月 23 日遭到莫斯科第 102 警察所的警官的殴打，向他逼取关于预谋严重人体伤害的证据。然后对他提出指控。据报他受到棍棒的抽打，遭到吊铐酷刑，脚底受到抽打，头上被套上塑料袋。据报，Perov 和莫斯科检察厅都由于缺乏客观证实这些指控，而拒绝对被指称应负责任的警官提起刑事诉讼。据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厅尚未审理上诉。

政府就 1997 年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376. 该国政府通过 1997 年 3 月 28 日的信件答复了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9 月 23 日信件中转交的几项指控(见 E/CN.4/1997/7/Add.1,第 417-428 段)。

377. 关于在莫兹多克过滤营里车臣国民受到虐待的指称，该国政府答复说，现有资料表明，Mohamed Rachid Akhmetovich Pliev 是这一地方指称受到殴打和电击的唯一被拘留者(见 E/CN.4/1997/7/Add.1,第 420 段)，已经于 1995 年 1 月 24 日获得释放。关于过滤营的拘留条件，该国政府的总的答复是，在过滤营使用期间，曾多

次访问的有国家杜马的一个代表团，其他政治官员，包括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总检察厅和地区检察厅成员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他们没有收到被拘留者提出的关于拘留条件的任何申诉。此外，关于武装部队人员施以酷刑和残酷待遇的指控没有得到证实。至于有人指控俄罗斯内务部队使用电击，政府强调说，这些部队没有配备这些设备。然而各检察厅和内务部掌握的资料表明，某些罪犯装扮成联邦部队士兵，实施暴行，目的是破坏寻求政治解决车臣共和国危机的试图。

378. 关于据报在警官的酷刑下被逼取供词的 **Dimitry Valeryevich Kalitsinsky**、**V.N.Uyupin** 和 **K.E.Shekhovtsov** 的案件(见 E/CN.4/1997/7/Add.1,第 427 段)，该国政府指出，根据《俄罗斯刑法》第 145 条第 2 款(严重抢劫罪)和第 146 条第 2 款(严重暴力抢劫罪)他们于 1996 年 3 月被 **Ulegorsk** 法院判处六年监禁。在审前调查期间，被告曾声称警官试图通过武力逼取供词。这些指称受到 **Ulegorsk** 检察厅的审查，但没有结果，而且审理期间也没有得到证实。法院确定，没有任何被告受到人身暴力，因此认为他们的供词是保护其利益的一种手段。

379. 关于据报被警察逮捕后遭到殴打的车臣人 **Sultan Kurbanov** 案件(见 E/CN.4/1997/7/Add.1,第 428 段)，政府指出，他由于头部和眼睛受伤而于 1996 年 1 月 16 日被送入市第一医院。他在候诊室里表示，他受到身份不明的袭击者的殴打，他接受了必要的医疗以后即离开医院。据政府称，关于医院不愿治疗车臣人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卢旺达

380. 1997 年 1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卢旺达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和法官及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就当时正在进行的对灭绝种族罪和妨害人类罪的审判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根据所收到的报告，审判没有完全遵守国际文书规定的正当程序，据说还发生了被告出庭前遭到虐待的情况。

381. 1997 年 5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会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 **Zilpa Mukabarinda** 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说，该人于 1997 年 3 月 23 日在 **Kubuye**

的 Bwakira 被捕，当时五名身穿军服、手持武器的男子在树丛中将她殴打并强奸，之后把她监禁在基布耶的 Kivumu 乡，她的伤口没有得到治疗，也不许家属探望。

塞内加尔

382. 政府在 1997 年 1 月 23 日的来信中对以下案件作出了答复。

383. Lamine Samb, 1994 年 2 月 17 日在达喀尔被捕，两天后死在医院中，死前遭到酷刑。政府于 1994 年 6 月答复说，他死于心脏病。根据特别报告员 1996 年得到的新情况，Samb 曾被剥夺食物，又遭毒打，尸体检验结果没有对外公布。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的验尸结果表明，Samb 死于心脏病，虽然具有遗传病史，但通常情况下不会有这种后果。

384. Marième Ndiaye, 1995 年 9 月两度被捕，据称两次均遭酷刑。由于她的投诉，逮捕了一些警官。政府在 1997 年 1 月 23 日的信中说，嫌疑犯已被起诉，案件在达喀尔初审法官办事处接受审查。

385. Youba Badji、Bacary Diedhiou 和 Anice Sambou, 1995 年 1 月至 4 月间在 Niaguis 附近被捕，据说都死于酷刑。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没有叫以上名字的人在前述情况下被捕。Youba Badji 已逃到几内亚比绍，据说在那里患病身亡；Anice Sambou 1992 年以来一直躲在冈比亚；Bacary Diedhiou 参加了地下游击队，可能在一次军队和自由战士的火并中被害。

386. Demba Ndiaye, 古东普市市长，据说 1995 年在济金绍尔被捕后遭到酷刑。根据政府，他在一封信中所附 1996 年 11 月 4 日的正式声明中说，他从未遭到酷刑，也没提过申诉。

西 班 牙

387.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5 月 26 日的信中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以下案件，政府于 1997 年 8 月 4 日作出了答复。

388. Jorge García Sertutxa, 系马德里 Alcalá Meco 监狱囚犯。1996 年 5 月 17 日，据说被两名第 6 号牢房的狱警押往第 7 号牢房，途中遭谩骂和推搡。到第 7 号牢房后，狱警要他脱光衣服，以便搜身检查。据报他没有拒绝，但根据适用法律要

求提供一件罩衣，狱警没有理睬，反而给他一顿打，对他周身拳打脚踢。据说狱警扒下他的衣服，强迫他弯腰站着。后来，他要监狱医生出具一份证明，但监狱医生不同意将证明给他本人，说将寄给监狱当局和法官。García Sertutxa 先生就此向监狱预审法官提出申诉。政府答复说，该名囚犯是被押到第 7 号牢房，遭到搜身是因为他不遵守纪律。狱警遭遇反抗时有义务使用武力。5 月 18 日，事件发生不久，医务人员对他进行检查，发现右侧有轻伤和划痕，正面左侧有一道擦伤。他向马德里第 3 监狱预审法院提出上诉，但被驳回。

389. Ander Uribarrena Otxoa 是 Puerto 第一监狱的囚犯。1996 年 8 月 6 日，据说在一次早晨检查中，6 名狱警将 Uribarrena Otxoa 先生带到隔离室，强迫他脱下衣服。他不服，狱警震怒，一边谩骂，一边用拳头打他的脸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两天后，家属探视发现他的手臂和腿部有伤。据说他母亲向毕尔巴鄂警察局提出申诉。政府答复说，该囚犯侮辱和威胁狱警，为此决定将他转移到另一监狱。囚犯拒绝转狱，并拳打脚踢有关狱警，令他们不得不使用武力。后来的医疗检查发现 Uribarrena Otxoa 先生背上有被划过的轻伤。

390. Asier Guridi Zaloña 是塞卜泰 Los Rosales 监狱的囚犯。1996 年 11 月 19 日，被几名狱警连续殴打，多处受伤，右耳流血，为此接受了监狱医生的治疗。据说 11 月 21 日法医还进行了检查。政府答复说，囚犯打了一名狱警，狱警不得使用武力对付他。事过之后，根据后来的医疗检查，狱警膝盖部分被碰伤，囚犯被诊断患有轻伤，鼻子红肿并被抓破，左腰部有红色斑点。收到监狱长的来函后，塞卜泰第 4 预审法院着手审查诉讼，目前仍在审理中，囚犯和狱警的讼词在诉讼中均得到了考虑。

391. 1996 年 6 月 18 日，法国当局将 Luis Iruretagoiena Lanz 转交给民防军，民防军将其押解到马德里。据说，6 月 11 日前，他一直被单独关押，并遭受各种刑罚，包括电击、把塑料袋套在头上、蒙住眼睛和毒打。6 月 11 日，在官方指定的律师的协助下，他被带见第 3 中央调查法庭的法官。据说法官命令单独禁闭他。他在 Alcalá Meco 监狱一直呆到 7 月 11 日，才得以第一次见到他自己的律师。政府答复说，医生于 1996 年 6 月 9 日、10 日和 11 日三次看望 Iruretagoiena 先生，医疗报告没有提及身体上有押犯所说受到虐待留下的伤口。押犯在官方指定律师在场的情况

下，向民防军供认他没有受到虐待，即使在法官面前也如此说，由于没有投诉，法官没有命令开始调查。

392. 1997年1月24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 Josu Arkauz Arana 的案件，在此之前曾收到的非政府来源的消息说，该人于1997年1月13日被法国当局移交西班牙当局之后遭到了酷刑。1997年2月19日，政府对以上指控作了详细答复。它特别指出，押犯在1月13日至16日期间接受了10次医疗检查，均未发现受到残暴待遇的迹象。第5中央预审法庭审查了各种报告，包括家属指定的医生的报告后判决，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有关虐待的违法行为。特别报告员将政府的答复转交申诉人，申诉人提供了以下新的情况。在从菲格拉斯赴马德里的途中，民防军军官屡次用手掌打他，特别是打他的头部。抵达马德里后，给他戴上眼罩，押进狱警办公室，在那里又打他的头部。整个期间眼罩一直戴着，法医来后才摘掉。他们几次把塑料袋套在他头上长达十分钟，使他无法呼吸，最后失去知觉。第一次法医检查后，塑料袋又被戴上。审讯期间，挨了好多巴掌，又挨了几个大耳光。他还说，这些人想要电击他，还屡次威胁要杀害他本人及其家属。他说，法医来过以后，有所缓和。1997年3月11日，他向毕尔巴鄂第6预审法庭提出有关这些情况的申诉。他还向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一份家庭医生出具的报告。报告说，患者所称的虐待和酷刑大多没有留下外部痕迹，由于缺少实际证据，无法断定确实受到了虐待。了解用塑料袋造成窒息的情况需要观察血液中氧气和碳酸气体含量的变化，必须在使用这种刑罚后立即测量，否则症状很快消失。一次血液化验发现，一种称为 CPK 的损害肌肉的酶含量显著增高。酶含量的增高可能与患者受到毒打致使局部肌肉损伤有关。关于这些新的资料，政府说，所述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就提出关于遭到虐待的诉讼(实际上不合逻辑)，目前正由第3中央预初审法庭审理，审理时考虑了家庭医生的报告。

斯里兰卡

393. 特别报告员在1997年7月10日的信中转交了关于以下所摘要叙述的案件的指控。

394. 据称，1997年3月17日，Velan Rasamma 和她的妹妹 Velan Vasantha 在拜蒂克洛地区的 Mayilampaveli 居民区的家中被破门而入的 Mayilampaveli 军营的4名士兵轮奸。她们向 Eravut 地方警察局和联合行动指挥官提出了控诉。

395. 另据报, Murugesupillai Koneswary 投诉中央营地警察局的警察偷她在第 11 居民区家中的木材后, 遭到这些警察的骚扰。5 月 17 日, 看上去象警察的一些人闯进她的家里, 将她强奸, 事后朝她的阴部扔了一枚手榴弹, 将她炸死。斯里兰卡总统命令对这起强奸和谋杀案进行调查, 目前正由刑事调查司审理。

苏 丹

396. 特别报告员在括号内所述日期为以下个人提出紧急呼吁。所有紧急呼吁都是与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一道提出的。现摘要述及有关指控和所收到的政府答复如下。

397. 据报, 1996 年 12 月末和 1997 年 1 月初在喀土穆逮捕了 26 人, 均被单独关在 Kober 监狱。其中有几名乌玛党和安萨尔教会成员、几名前政府官员和律师、一名苏丹医生联合会前成员、一名民主联盟党成员和一名共产党成员。他们的姓名如下: Abdel Nabi Ahmad、Adam Yousif、Fadl al-Nur Jabir、Fadlalla Burma Nasir、Hashim Awad Abdel Magid、Abdel Mahmud Haj Saleh、al-Haj Abdelrahman Abdallah Nugdallah、al-Haj Ibraheem Nugdallah、Abdel Rasoul al-Nur、Mohamed Ismail al-Azhari、Sayed Ahmad al-Hussein、Mustafa Abdel Gadir、Al-Fadl Adem、Ibrahim Ali、Bakri Adel、Ali Mahmud Hassanein、Nagib Nejm al-Din、Omer Mohamed Omer、Mohamed Mahil、Ali Amda Abdel Magid、Mohamed Satti、Mahdi Abderahman Ali、Mahamed al-Mahdi、Dr. Naggeb Hassan el Toum、al-Haj Madwi、Awad Al-Kareem Mohammad Ahmad、Sadiq Yosef (1997 年 1 月 17 日)。

398. 在上述紧急呼吁中又加上了 44 个名字。据说, 这些人是 1997 年 1 月初在喀土穆被捕的, 后被转移到一处秘密地点。其中有几名乌玛党、共产党和民主联盟党成员、工会积极分子、律师、前政府官员、一名阿訇和一名记者。他们的姓名如下: Fadella Mohaned Hashim、Yahya Ali Abdalla、Abdel Latif Gimiabi、Bushra Mahdi Bushra、Ismail Adam Ali、Al-Fadl Hamad Diab、Mohamed al-Sil、Baba Saafi、al-Haj Karoum、Mohamed Adam、Abdel Karim Karomal、Abdel Aziz al-Rufai、Gaafar、Kouko、Mohamed Abdin Osman、Ali Simat、Yahya Mudalal、Saudi Darraj、Taha Said Ahmed、Abdalla Malik、Nasr Ali Nasr、Kamil Abdel Rahman al-Sheikh、Ali Ahmed al-Said、Mohamed Mahjub Mohamed Ali、Gamal Abdel Rahman、Mohamed Nourain、Hashim

Tullub、Dr. Osman Sour Kati、Mahde Abdelrahman Ali、al-Tijani Mustaph、Faroug Kadoda、Mahjoub al-Zubeir、al-Hadi Abdel Aziz、Taha Sid Ahmad、Salah Abdel Karim、Adam Madibu、al-Fadl Mahir、Mohamed Suleiman、Abdel Jalil Karoma、Mohamed Dia'a al-Din、Ali Khalifa、Mansour Hassan、Mohamed Babiker Mokhtar、Nur al-Din Medani(1997年1月23日)。1997年3月25日，政府说，上述个人是因涉及参与一次外国入侵苏丹领土的活动而被依法拘留的。他们的身心健康权利受到了充分保护，拘留期间得到了人道待遇，目前调查尚未结束。

399. 据报1996年12月中旬，在阿布道姆收留街头儿童的Al Huda营地有775名7岁到16岁的男孩。据说有些人不是无家可归者，但也被强行拉到营地。在营地中，许多孩子得不到必要的治疗，有时生命都有危险，营养严重缺乏。也有些孩子因为想逃跑，或有其他违反纪律行为，受到毒打和虐待。行刑的办法包括拷打，在阳光下长时间体罚、从地面上抬起再肚子朝下扔。据说，未转到这个营地之前，他们被关在Kober监狱，在那里遭拷打和虐待是常事。有时受到橡皮管子的抽打，有时不得不为少量食物配给而相互吵架，有时必须睡在下水道里(1997年1月29日)。政府在1997年2月12日和5月13日的信中告诉特别报告员，苏丹国家社会福利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一些其他国际组织合作，帮助阿布道姆的儿童与家人团聚。政府说，关于营地条件恶劣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营地设在阿布道姆村，是一个农业地区，有着丰富和多样的粮食储备，还有保健和教育设施。政府还说，1997年2月开设了国家流浪儿童收容和与家人团聚中心，以协助营地的儿童回到亲人的怀抱。政府决定关闭该营地，将其交给收容和与亲属团聚中心管理，儿童在里边最多待6个月，在这期间关于他们的安置和与亲属团聚的问题可以得到研究。为此，在喀土穆Suba还设立了儿童流浪问题高级委员会和国家流浪儿童收容和与亲属团聚中心以及协调儿童流浪问题自愿组织活动的全国儿童流浪问题自愿组织联合会。

400. 据报，64岁的工会领导人Ali Mahi El Saki于1997年1月中在喀土穆Hag Yousif被捕。据认为被关在Kober监狱。Ali Mahi El Saki以前被拘留时遭到酷刑，并因此负有重伤(1997年2月11日)。

401. 据报，1997年1月和2月在喀土穆逮捕了以下76人，其中4人是巴阿特阿拉伯社会主义党成员，大多被关在Kober监狱：Abdel Moneim Ahmad al-haj、Osman Idris Abu Ras、Mohammed Dia、Ishaq Ibrahim、al-Tijani Hussein Daffala al-Sid、Samira

Hassan Ali Karrar、Widaat Hassan Ali Karrar、Ezekiel Kodi、Joshua Dau Diu、Kwai Malak、Azhari Mohrned、Ali El Simet、Abdel Gadir El Gaylani、Mohmed Abdel Rahman Abu Shanab、Amin El Rabie、El Gemeabi、Abdel Wahab Koukali、Ali Mahgoub、Mohmed Babiker Mukhtar、Bushra Abdel Karim、Mohmed Abdullah Mushawi、Ali El Sied、El Tahir Khaled、Shipera Habani、El Hadi Toojor、Abdel Rahman Kigour、Maya Eldin Osman Mohmed、Ding Awak Ooushan、El Fateh Garib Allah、Mohmed Osman、El Hag Osman El Hassan、Shihab Ahmed Gafer、Adit Abu、Muktar Abdullah、Dr. Mohmed El Mahdi、Dr. Mohmed Sulimari、Mustaffa Zaki El Hakim、Adil Salih Mokwar、Gamal Abdel Rahman、Ali Khalifa、Abdel Gadir Nassur、Amin el Shawafa、el Hag Osman Mahmud、Abdel Fatah El Rofie、Min Allah Abdel Wahab、Dr. Ding Wool、Dr. Mohmed El Hassan、Ishag El Gassim Shadad、Abdel Rahim Mabuo、Dr. Salah Haroun、Hassan Abdel、Ahmed Murgani、Abbas El Subie、El Tayeb Kanoana、Hassan Abu Zied、El Fadil Adam Ismael、Mohmed Omer、Mohmed Mohmed Nadim、Dr. Mamoun Mohmed Hussain、Subri Fakri、Brigadier Abd El Aziz Mohmed El Amin、Brig. Abd El Rahim Hamid Fadul、Brig. El Ha Langi、Brig. Mohmed Hamed Ahmed、Brig. Sayeed Abd El Karim、Brig Omer Abd El Majeed 和 Motasim Abdel Rahim Medani (1997 年 2 月 13 日)。

402. 据报,1997 年 2 月中在喀土穆逮捕了以下 13 名据说是政治活动分子的大学生: Imad al-Amid、Isam al-Shubagi、Omar Mohamed Ali、Usama Siddig Yousif、Ali Mohamed Osman al-Simat、Yasir Abdel Hamid、Tariq Abdel Hamid、Mohamed Taj al-Sir、Mamoun Karrar、Atif Hassan、Mohamed Farouq、al-Nomoman al-Sair 和 Usama Said。据说被关押在 Kober 监狱的防备监房,不予起诉,也不予审判(1997 年 3 月 14 日)。

403. Ahmed Abdelmoneim Mohamed Attia 是大学生,据称 1997 年 3 月 16 日在喀土穆被捕后遭到酷刑,包括用橡胶管子打他的头和身体。还命令他继续接受审讯,并威胁他如在国内发动反动攻势将再遭酷刑(1997 年 3 月 21 日)。政府在 1997 年 5 月 27 日的答复中说,有关当局证实逮捕过 Ahmed Abdelmoneim Mohamed Attia,已于审讯后立即释放。有关当局还说当局坚决遵守政府的政策,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行为。

404. 据报, Mudawi Ibrahim Adam、Abdel Basit Abbas Hssein、Kamal Abdel Rahman 和 Abdel Rahan al-Amin 于 1997 年 6 月 7 日或前后被捕, 被关押在喀土穆 Kober 监狱的防备监房, 据说他们涉嫌与反对派有联系(1997 年 7 月 8 日)。政府在 1997 年 11 月 10 日的信中证实逮捕了头三个人, 但否认逮捕了 Abdel Rahan al-Amin。Mudawi Ibrahim Adam 和 Abdel Basit Abbas Hssein 已获释, Kamal Abdel Rahman Abdel 正在依法接受地方检察官的调查。

405. 特别报告员联合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促进及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 1997 年 12 月 5 日的信。这封信是代表大约 50 名妇女转交的, 她们于 1997 年 12 月 1 日在开发计划署喀土穆办事处外边举行和平示威, 抗议强行招募她们的孩子和兄弟到苏丹南部去打内战。据报警察和保安人员用木棍和橡胶管打她们, 并用手掌扼她们的脸。据说, 有 34 名妇女被捕, 并在同一天受审, 被判侵扰公共秩序罪。据称每人被罚 1 万苏丹镑, 并被鞭打 10 下, 然后获释。由于负伤, 有些人住院治疗。特别报告员要求政府调查这一事件, 对应责任者绳之以法, 并对受害者赔偿损失。据说遭受鞭打的妇女姓名如下: Sara Nogdalla、Neimat Ahmed Malik、Khansa Omer Salih、Souad Ibrahim Ahmed、Fawzia Fadi、Gid Elreid Rimahi Mohammed、Nagia Sid Ahmed Eiselkh、Zahra Mohammed Ahmed Fodail、Zeeinab Ali Alomda、Kawther Hussein、Salwa Saeed、Salwa Mohammed Siyam、Samira Talib Ismail、Manal Mohammed Musa、Lillian Mohammed Hussein、Rana Haj Ahmed Gandoor、Fatna Eiseelkh、Samia Ahmed Altigani、Zahra Ahmed、Hayat Mahoud、Amani Osmaan Hamid、Ami Osman Ahmed、Siham Adam、Sara Abdalla Eijenald、Tayseer Tag Eldin、Manal Mohammed Maahgoub、Amani Almussri、Huda Ragab、Sittna Mohammed Salih、Samira Osman Hamid、Ibtihaj Majmoud、Intisar Siddiq、Sara Hamd Elneil 和 Siham Adam。

政府就前些年中转交的案件提供的消息

406. 政府在 1997 年 3 月 6 日和 5 月 9 日的信中对特别报告员 1996 年 9 月 13 日转交的几起案件包括 1994 年和 1995 年再次转交的一些案件作出了答复。

407. 关于 Osman Mahmud Ali(据称 1993 年 4 月被捕后遭到酷刑, E/CN.4/1996/35/Add.1, 第 631 段)和 Ibrahim Mohammed Ibrahim、Musa Ibrahim、Abu

Bakr Abbas、Fadl Ahmed Nail、Yahia Adam(据称 1996 年上半年拘留期间遭到酷刑，E/CN.4/1997/7/Add.1, 第 459 段)的案件，政府答复说，他们被捕是因为涉嫌参与对一些战略地区的轰炸，调查后均被释放。政府否认拘留了 Taj Elsir Mekki Abu Zeid、El-Hadi Tanjoor 和 Awad Aman Alla(据称 1996 年拘留期间遭到酷刑，E/CN.4/1997/7/Add.1, 第 459 段)以及 Ali Habeeb Alla 和 Adil Karrar(据报同一年遭到酷刑，E/CN.4/1997/7/Add.1,第 460 段)和 Mustafa Siri Sulaiman(据称 1993 年 11 月在“鬼屋”中遭到酷刑，E/CN.4/1995/34, 第 681 段)。关于 Ibrahim Bilal(据称 1996 年拘留期间遭到酷刑，E/CN.4/1997/7/Add.1, 第 459 段)，政府确认他的确被安全部门传唤过，但立即获释。

408. 关于 Widad Hassan Ali Karrar、Samira Hassan Ali Karrar 和 Alia Hassan Ali Karrar(据称 1995 年 2 月在喀土穆示威期间遭到保安人员的毒打，E/CN.4/1996/35/Add.1, 第 636 段)，政府答复说他们从未被逮捕过。

409. 关于 Mohamed Ahmad al-Rayah 旅长(已退役，据称 1991 年 8 月至 1993 年底在不同地点屡次遭到酷刑，E/CN.4/1995/34, 第 683 段，和 E/CN.4/1997/7/Add.1, 第 471 段)的案件，政府说没有收到新的情况。

410. 以下个人据称遭到酷刑，有些人被迫害致死，但政府说从未拘留过这些人：Camillo Odongi Loyuk; Farouk Ali Zakaria、Abdel Hamid Ali Bashif 和 Yousir Abdalla; Ahmed Nasser、Khalifa Naway、Ismael Sultan、Shaib Sabreya、Sheik Hamadin、Mohamed Hamad 和 Ramadan Jaskan(E/CN.4/1995/34,第 685、686 和 688 段); Abdalmonim Rahama; Safi Al-Tayeb Safi; Barnaba Abdel Rahman Abu Salah; Hussein Um Dabalo Angalo; Mahjoub Tiya Kuku(E/CN.4/1996/35/Add.1, 第 634-635 段、第 640-642 段); Gift Matayo Warille、Mohamed Osman、Ibrahim Fateh Al-Rahman、Reverend Phillip Abbas Gaboush、Mustafa Awad El-Kariem、Abdalla Ali Adam、Ahmed Suleiman Khogaly、Ismail Musa Hamad、Sair El-Deen El-Gadal、Ahmed El-Toom Ali、Mohammed Abu El-Kasim、Aid Fadl 和 Ahmed Abdel Rahaman(E/CN.4/1997/7/Add.1, 第 455-459 段)。

斯威士兰

411. 1997年2月7日,特别报告员为 Simon Noge 发出紧急呼吁, Simon Noge 是斯威士兰人权协会秘书兼斯威士兰民主联盟主席,据报于1997年2月5日被警察无故逮捕,关在曼齐尼警察总部。政府在1997年3月10日的答复中证实逮捕过 Simon Noge, 但说没有禁止他与律师联系, 警所拘留期间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伤害过他, 第二天即将其释放。

瑞 典

412. 1997年12月2日,特别报告员为 Halil Aydin 发出紧急呼吁, 该人系阿尼亚曼省土耳其籍库尔德人, 据报在瑞典申请紧急庇护遭到拒绝。据说, 由于积极支持库尔德工人党, 他从1985年直至1990年逃离土耳其, 多次遭到逮捕、监禁和酷刑。斯德哥尔摩酷刑和创伤幸存者中心的检查表明, 他患有创伤后紧张紊乱症。有关人员担心, 他返回土耳其后, 可能被拘留和再次遭到酷刑。

瑞 士

413. 特别报告员在1997年6月13日的信中会同法官及律师的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转交了关于 Clement Nwankwo 的案件。Clement Nwankwo 系尼日利亚律师和人权活动分子, 来日内瓦参加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据称, 1997年4月5日, 因涉嫌偷盗而被逮捕, 单独关押四天。被捕中和被捕后, 据报遭到警察的脚踢和毒打。据说获释后的医疗检查发现挨打留下伤口, 而且据称没有得到任何治疗。政府在1997年6月27日的答复中说已向 Nwankwo 先生正式道歉, 对他受到的待遇表示遗憾, 但指出, 行政调查表明, 这一事件起因于 Nwankwo 先生抵抗逮捕造成的误解, 并不是日内瓦警察蓄意地寻衅找碴。政府于1997年7月28日提供了新的情况, 其中有两份该事件司法判决的副本、对防止酷刑协会的被捕人员待遇问题调查表的一般性答复以及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访问瑞士的报告和瑞士联邦委员会对报告的答复。关于被捕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1997年6月20日的上诉判决推翻了 Nwankwo 先生犯有盗窃罪的初审判决, 但判定他因拒捕而触犯刑律, 警察当时采取的措施并不过分。Nwankwo 先生表示要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然而, 政府对他在警

察局受到的待遇指出，以前提到的行政调查表明这样做不符合可接受的警察行为原则。处罚这一行为的内部程序正在进行之中，将对有关警察采取纪律处分。Nwankwo 先生如果愿意，可向国家提出赔偿要求。

政府对 1996 年中所转交案件的后续行动

414. 政府分三次来信对 1996 年 10 月 8 日转交的两起案件作了答复。

415. Alpha Anthony Dickson 是冈比亚国民，1995 年 9 月 15 日被瑞士驱逐。他说，驱逐前他被拘留，遭到虐待，飞往冈比亚途中有人看管，两名瑞士警察对他肆意折磨。他特别提及，在整个旅途中，他的嘴被堵，手被绑，帽子盖在脸上，不让吃饭也不让喝水，后来失去了知觉。政府在 1996 年 12 月 10 日的答复中说，曾三次试图驱逐 Dickson 先生，但都遭到反抗，无法将他押上飞机。第三次驱逐时，由于他的抗拒，致使他本人和一名警察负伤。Dickson 先生的伤得到了治疗，而且不象所说那样由酷刑引起。这一事件之后，认为有必要采取适当的约制措施，以便使驱逐得以完成。起飞不久，应 Dickson 先生的要求，解除了约制，不象该人所说一路上都没有自由，被剥夺了食物和水。他在飞机更没有休克。根据政府提供的情况，两名瑞士警察的相反供词是他们抵达班珠尔后遭骚扰和拘留而被迫作出的，瑞士政府后来曾为此向冈比亚政府提出正式控诉。

416. Ali Doymaz 和 Abuzer Tastan 是在瑞士具有政治难民地位的土耳其籍库尔德人，据报于 1995 年 4 月 6 日在泰辛被警察逮捕，遭到毒打，并被铐在非常热的散热器上。政府在 1996 年 12 月 20 日的答复中说，拘留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用汽车运载非法入境的人，他们被带到 Chiasso 警察局接受审讯，但一小时后被保释出去。1995 年 6 月 21 日，他们通过瑞士工人互助组织向泰辛检查官提出关于受到虐待的控诉，并附有医疗检查报告。报告称，Tastan 先生两臂有伤，表明警察使用过暴力，Doymaz 先生左脸看上去有些疼痛和红肿，肩膀痛，背有红色条痕。后来，瑞士工人互助组织无法按检查官的要求出具授权书，诉讼被迫终止。Doymaz 先生和 Tastan 先生于 1996 年 12 月向泰辛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调查。政府在 1997 年 11 月 13 日的再次答复中告知特别报告员，州上诉法院 1997 年 3 月 27 日决定维持原判，瑞士联邦法庭 1997 年 7 月 16 日核准这项决定。瑞士联邦法庭特别指出，逮

捕与医疗检查相隔四、五天，这意味着无法确定原因。它还依赖于审讯时在场的翻译关于没有发生异常情况的说明。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17. 1997年4月10日,特别报告员为据报因涉嫌参加共产主义行动党自1981年以来一直被关押的 Munif Mulhim 发出紧急呼吁。据说他将于1996年中获释,但却被转移到 Tadmur 军事监狱,可能因为他拒绝签署脱离过去政治活动和对政府表示支持的声明。据说他的健康不佳。1997年5月21日,政府答复说, Munir Mulhim 在服刑期满后获释,目前住在霍姆斯市 Mukharram Faukani 村。

418. 1997年5月5日,特别报告员为 Nouh Rasul Mustafa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他于1997年4月14日在 Qamishli 被搜捕其哥哥 Nasreddin Mustafa(据说在国外寻求庇护)的军事情报人员逮捕,据称目前 Nouh Rasul Mustafa 下落不明。

突尼斯

419. 1997年5月28日,特别报告员为 Abdel Moumen Belanes 和 Rachida Ben Salem 发出紧急呼吁,政府于1997年8月29日作出答复。据称, Abdel Moumen Belanes 被拘留在纳祖尔的监狱,4月30日和5月2日受到狱警的酷刑,他们用棍子打他的脚掌和其他部位,还让他趴在地上。据称他的律师5月24日看到他腿上有伤,右臂发肿。政府答复说,已带 Belanes 见过医生,就虐待指控所进行的调查证实这些指控没有根据。据说 Belanes 被关押在突尼斯的普通监狱,身体状况良好,1997年6月4日移送突尼斯上诉法院审判。

420. 据报, Rachida Ben Salem 于1997年5月18日在 Ben Guerdane 区与两个女儿一道被捕,当时她正准备跨越利比亚边界准备与在荷兰避难的丈夫团聚。据称之后她与家人失去所有联系,直到5月23日让她的公公将孩子带走。据称她丈夫的父亲和弟弟也被关押24小时,弟弟还受到酷刑。政府答复说, Rachida Ben Salem 于1997年5月26日被捕,没有受到虐待,于1997年5月30日被带见初审法官。从一开始孩子就由其丈夫的家庭看管,无论是 Rachida 的父亲还是她丈夫的父母都没有被逮捕。

政府对 1996 年中所转交案件的答复

421. 据说, Mohamed Hedi Sassi 于 1994 年 4 月 18 日被捕, 在突尼斯 Den-Den 和 Bardo 警察局遭到酷刑。1996 年 11 月 29 日, 政府答复说, 他没有被秘密关押, 也没有遭到酷刑。1996 年 12 月 23 日, 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 Sassi 于 12 月 14 日被假释出狱。

422. 据说, Radhia Aouididi 于 1996 年 11 月 9 日在突尼斯机场被捕, 并被秘密关押。政府答复说, Aouididi 确实被捕, 但得到了必要的治疗, 身体状况良好。她还见到了律师, 并几次见到她的弟弟, 她的弟弟从未被捕。

土耳其

423.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5 月 21 日的信中向政府转交了关于以下案件的资料。

424. Hikmet Ercisli 是正在上学的残疾人, 1995 年 8 月因在卡尔斯省卡厄兹曼市郊宪兵检查站没能出示身份证, 被拘留在宪兵营两天, 拘留期间被剥光衣服、戴上眼罩、遭到拷打和电击。据称地方检察官拒绝受理他的投诉。

425. Sibel Aktan(女), 16 岁, 据报 1995 年 10 月 30 日从安卡拉的家中被带到安卡拉警察总部的反恐怖科, 在那里连续遭到酷刑, 包括戴眼罩、拷打、高压水喷射和失踪威胁。据称, 她 14 岁的弟弟 Haydar Aktan 11 月 10 日来接她时, 也被便衣警察带走, 关押在狭小潮湿的牢房里, 有人蒙住他的眼睛, 打他, 强迫他脱下衣服, 用高压水浇他, 并揪他的头发。1997 年 8 月 26 日政府答复说, 这两名青年被临时拘留审讯, 是因为他们涉嫌参加共产党活动, 医疗检查报告证实两人都没有受到酷刑和虐待。

426. Seyfettin Turan、Yasar Pinarbas、Ilhami Kaya、Murat Karafarli、Ahmet Bozdogan、Selim Hisar、Ali Bozkus 和 Muharrem Kalayci 等 12 名系穿异性服装的青年, 于 1995 年 11 月被拘留在贝伊奥卢警察总部。据说警察强迫他们脱掉衣服, 用冰冷的水浇他们, 并狠狠地打他们。据说有的人生殖器挨了踢, 头发被揪。据称他们于 1995 年 12 月向贝伊奥卢检察官提出控诉。

427. Sevgi Kaya(女), 15岁, 据报1996年2月7日或在此前后在伊斯坦布尔与五名高中同学一道被拘留, 单独关押在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达12天, 并受到酷刑, 之后被控犯有参与非法组织罪。据称, Sevgi Kaya和她的弟弟受尽各种刑罚, 如打他们的手和脚掌, 让他们脱光衣服, 用棍棒打他们的手臂和腿, 把他们吊起来, 胳膊绑在房梁上, 威胁使他们瘫痪或置他们于死地。政府于1997年8月26日答复说, Sevgi和Sevgi Kaya以及另外13人是在一次制止共产主义活动的安全行动中被逮捕的, 根据医疗报告, 两人都受了伤, 需要停止工作七天或五天, Sevgi Kaya已正式投诉, 有关方面以酷刑和虐待罪对五名警察提起公诉。

428. Zahal Sürücü(女), 16岁, 据报1996年3月14日在伊斯坦布尔 Mustafa Kemal 区被便衣警察拘留。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接受审讯期间, 她的头被浸在水桶中, 又被吊起, 绑在房梁上, 遭到拳击和性污辱, 还有人威胁要强奸和杀死她。后来, 被转移到 Sagmalcılar 监狱, 据说肾和肺部疼痛, 两手不能自由活动。政府在1997年8月26日的答复中说, 三份单独的医疗报告表明 Zahal Sürücü 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酷刑和虐待。她正式提出虐待控诉后, 已开始调查。

429. Serif Burgaz, 13岁, 男孩, 住梅尔辛, 据称1996年5月与哥哥 Mehmet Sirin Burgaz 一起挨了两名警察的拳头和棍棒。在阿拉尼亚警察局又遭到各种刑罚, 包括被人踩在身上和打脚掌, 把头往墙上撞, 被吊起, 手指和脚指遭电击, 光身被人用冷水冲击等。Serif Burgaz 于1990年5月13日获释, 但他的哥哥被转移到阿拉尼亚监狱。1997年8月26日, 政府答复说, 拘留这两名青年, 是因为他们涉嫌抢别人的皮包, 现正以盗窃罪受到审讯, 答复中没有提及关于酷刑的指控。

430. Remziye Karakoç(女), 15岁, 据报1996年5月3日在阿达纳省与她父亲一道被拘留, 带到在梅尔辛的反恐怖科。据称, 接受审讯期间, 有人打她, 脱下她衣服用高压水喷她, 对她的手指进行电击, 威胁要打死她, 将一根橡胶管紧紧地绑在她的腹部, 同时打她的肚子和腰。政府在1997年8月26日的答复中说, Remziye Karakoç 是在一次治安行动中被拘留的, 医疗检查报告证实她没有受到酷刑。

431. 据报, 1996年9月24日迪亚巴克尔省 E 级监狱发生骚乱期间有 11 名囚犯被打死, 另外 24 名囚犯受伤。据称, 死因是快速干预警察、军队和狱警挥舞棍棒、球棒和带钉子的警仗对囚犯的头大打出手。据说 Erkan Hakan Perisan、Cemal Cam、Hakki Tekin、Ahmet Celik、Edib Direkçi、Mehmet Nimet Çakmak 和 Ridvan Bulut

到迪亚巴克尔国立医院时已经死亡； Mehmet Kadri Gumus 和 Mehmet Aslan 在医院死亡。 Kadri Demir 死在去往加剂安泰普省特殊监狱的途中。据报受伤的人有 Ramazan Korkar、 Iskan Ozal、 Mehmet Batuge、 Mehmet Emin Izra、 Ramazan Nazlier、 Yasin Alevcan、 Abdullah Eflatun、 Kenan Acar、 Hakki Bozkus、 Bedri Bozkus、 Ahmet Sever 和 Muhlis Altun。据说已着手调查涉入这一事件的警察、军人和狱警的人数。

432. 特别报告员在 1997 年 5 月 21 日的信中请政府提供涉及以下案件的进一步情况，特别是关于调查和司法程序的进展情况： Ismet Çelिकासlan、 1995 年 9 月 21 日布贾监狱发生的某些骚乱、 1995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日和 1996 年 1 月 4 日在乌姆拉尼耶 E 级监狱以及 1996 年 1 月 8 日埃宇普体育中心发生的某些事件、 Metin Göktepe、 Döne Talun(12 岁)、 据称 1995 年 12 月 26 日被拘留后受马尼萨警察总局反恐怖科人员毒打的 16 人、 Ferzinde Abi。

433. 特别报告员再次转交了以前报告中摘要叙述过的政府未作答复的案件。

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34.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了以下紧急呼吁。

435. 据报， Kadir Satik 和 Mete Demirkol 在伊斯坦布尔警察总局反恐怖科人员 1997 年 1 月 23 日突袭科莫尔出版社时被拘留， 关押在阿克萨赖反恐怖科(1997 年 1 月 28 日)。政府于 1997 年 5 月 6 日答复说，他们是在一次搜查恐怖主义宣传品行动中被捕的， Mete Demirkol 被转移到梅特里斯监狱， Kadir Sadik 获释。两人在拘留期间都未受到酷刑或虐待。

436. 据报，约 26 人 1997 年 2 月 22 日在伊斯坦布尔的警察行动中被拘留，包括 Cuma Meral、 Hasan Ozan、 Erdoğlan Ber、 Arif Celebi、 Süleyman Beter、 Mükkade Çelik、 Zabit Iltemur、 Birsen Kaya、 Necati Abay、 Abidin Ezgin、 Ismail Ezgin、 Sedat Menoğlu、 Enver Akça、 Ayşe Erdoğan、 Deniz Erdoğan、 Dogan Erdoğan、 Mustafa Öztük、 Sultan Seçik、 Asiye Zezbek、 Gönul Karagöz 和 Bayram Namaz。据说他们被单独关押在伊斯坦布尔警察总局反恐怖科(1997 年 2 月 28 日)。

437. 据报科莫尔出版社社长 Recep Maraşlı 及其夫人 Nuran Maraşlı 1997 年 3 月 6 日在安卡拉机场被拘留，带到安卡拉警察局反恐怖科。据说 Recep Maraşlı 持有 Levent Bakanay 的护照(据报也被捕)，试图离开土耳其。Recep 和 Nuran Maraşlı

在以前的拘留中也遭到酷刑(1997年3月10日)。政府在1997年5月1日的答复中说, Recep Maraşlı以恐怖主义活动嫌疑被逮捕,另外两人获释。三人在拘留期间都未受到酷刑或虐待。

438. 据报, Mahmut Makar、Sinan Tanrikulu、Vedat Çetin、Pirozhan Doğrul(女)、Özlem Çetin(女)和 Nebahat Akkoç(女), (均为人权协会资深成员)以及 Haydar Kiliçoğlu、Ahmed Altindag 和 Yusuf Akgun(教师工会迪亚巴克尔分会资深成员)于1997年5月22日在迪亚巴克尔省被警察拘留(1997年5月26日)。政府于1997年8月26日答复说,这些人是在授权搜查他们的寓所时被捕的,审讯后均获释放。医生检查报告证实无人受到酷刑和虐待。

439. 据报,马尔丁省萨武尔市 Çnarönü 村的28人——其中有 Bereket Dağ(女)、Ramazan Dmir、Ömer Yüksel、Hüseyin Karakoyun、M.Ali Yüksel、Ali Erol、Musa Erol、Ahmet Turgay、Merif Yurt、Oktay Yurt、Fikret Yurt、Mehmuz Açan、Abdullah Baran、Evket Baran、Mustafa Akn、Hasan Kanat、A. Rahman Kanat、Cevzet Turan 和 Osman Aykal——自1997年11月10日以来一直被秘密关押,地点不详,据说是被叙尔屈居宪兵队的宪兵拘留的(1997年11月24日)。

政府就以前报告中所述案件提供的消息

440. Döne Talun, 12岁,据称1995年1月12日在安卡拉被捕,受刑五天(1996年2月8日的来文)。政府于1997年1月15日答复说,事实上她是因涉嫌盗窃罪于1995年1月13日被拘留的,1月14日获释。医生检查报告表明受轻伤,妨碍她的日常活动三天。她父亲以女儿遭受酷刑和虐待为由于1995年1月12日至16日向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安卡拉检察长调查后决定不予起诉。

441. Halil Dinç 和 Hasan Yayık 等人1995年12月22日在伊兹密尔省被防暴警察和 Çamdibi 警察局警察殴打(1996年10月3日来文)。政府于1997年2月28日答复说,博尔诺瓦检察长办公室已进行初步调查,之后于1996年3月4日将调查结果转交 Bornova 区政府。

442. 据报, Gülbahar Gündüz 于1995年3月21日被警察拘留后遭到酷刑,政府答复说,通杰利警察局副局长调查后决定不予起诉。1995年4月3日的医生检查报告证实 Gülbahar Gündüz 在拘留期间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443. 政府对 1996 年发出的两次紧急呼吁也作出答复。

444. Hatice Güden、Filiz Toprok、Mustafa Karaođlan、N. Kemal Bektađ、Muhittin Evrak 和 M. Karaça 据报于 1996 年 3 月 6 日被捕，关在安卡拉警察总局(1996 年 3 月 15 日的呼吁)。政府证实前五人因与非法共产党组织的联系确实被拘留和讯问。医生检查报告表明拘留期间无人受到酷刑或虐待，M. Karaça 没有与其他人一道被拘留。

445. 据报，A.Kadir Bilen、Ömer Akbay 和 A. Selim Dađkuđu 于 1996 年 5 月 29 日被士兵拘留(1996 年 5 月 31 日的呼吁)。政府于 1997 年 1 月 20 日答复说，向锡尔瓦万检察长办公室陈述案情后，已在逮捕两天后将 Ömer Akbay 释放，另外两人从未被拘留过。政府还说，没有人以拘留期间遭受酷刑或失踪为由为上述人员提出正式申诉。

乌克兰

446. 1997 年 5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为 Sergey Valkovanyish 发出紧急呼吁，据报该人于 1997 年 3 月 27 日在马克耶夫卡市(顿涅茨克地区)被警察逮捕。据称，他受到酷刑，包括脸、身体、胳膊和脚挨打，头上被人套上装满毒气的面具和塑料袋。据说他的肋骨被打断，后被转移到一处家属全然不知的地点。政府于 1997 年 10 月 24 日答复说，根据被拘留者关于身体受伤的说法进行的体检证明仅手部有擦伤，可能是带手铐所致。关于非军事人员采取非法行动的指控，决定不提起刑事诉讼，检察总长办公室批准了这项决定。

联合王国

447. 1997 年 4 月 28 日，特别报告员转交了关于 Bernard McGinn 和 Miceal Caraher 的案件，据报他们两人与另外三人于 1997 年 4 月 10 日在北爱尔兰南阿马被特种空军部队的士兵逮捕。据说，Bernard McGinn 屡次遭到士兵的拳打脚踢，不得不到医院接受紧急治疗。据说他的两个太阳穴被打伤，鼻梁、嘴、右肩和右耳被划破(右耳需要缝合)，双眼碰伤、青肿、头后有伤(需要缝合)，右臂受伤，无法使用手，后背、膝盖和腿部多处受伤。据称士兵多次踢 Miceal Caraher，并将枪口放在他嘴里。

448. 政府 1997 年 6 月 30 日证实，两人是在一次治安行动中被捕的，之后有几个人被控犯有严重恐怖主义活动罪。政府说，两人已正式提出申诉，称士兵和警察在逮捕时打了他们，有关方面正在充分调查这些申诉，前者由警察负责，后者由处理警察行为申诉独立委员会负责。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449. 在 1997 年 1 月 13 日信中，特别报告员应该国政府要求附上了关于奥特曼·哈马德·奥特曼的体检报告。据报此人 1996 年 3 月 4 日在辑私队的兵营中受到酷刑(见 E/CN.4/1997/7/Add.1,第 540 段)。1997 年 10 月 3 日，该国政府就上述体检报告发表看法称填写体检报告的医务人员并非治疗奥特曼·哈马德·奥特曼的医生，而且体检报告中所描述的所有伤口并不吻合。政府进一步指出，奥特曼·哈马德·曼特曼在医院得到治疗并按照其本人的要求于 1996 年 3 月 5 日出院。虽然准备将他转往另一家医院作进一步的检查，但直到 1996 年 3 月 14 日他才前往那家医院。这一情况和他所受到的治疗只在轻伤情况下才采用，都表明他的伤势不重，而且他的大脑不可能受到损害。因此，政府指出关于酷刑的指控是不可信的。

美利坚合众国

450. 在 1997 年 11 月 17 日信中，特别报告员转达了指称纽约市警署的警察过分使用武力的下列案件。

451. 奥利维尔·琼斯是一个黑人，住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据称 1994 年 7 月 2 日当他站在人群中观看另一个人被逮捕时遭到警察的殴打。据说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失去了知觉。关于奥利维尔·琼斯偷警察收音机而且拒捕的指控据说已取消。据称两名警察因打人而受到指控。

452. 马科斯·马尔多纳多是一名原籍拉丁美洲的超级市场雇员。据称，他被错当为 1995 年 4 月 22 日持械抢劫该超级市场的嫌疑犯而受到虐待。据报，他被摔倒在地双手反铐在背后。据报警察用手枪和木棒猛击他的后脑勺并用脚踢他的后背、胸部和大腿。据报到 1996 年 3 月该案已提交给民事投诉审议委员会审理。

453. 据报，默哈迈德·阿萨萨在 1995 年 12 月 7 日警察因其涉嫌家庭骚乱找到门上他同警察挣扎时死亡。据称他遭到殴打，当昏迷不醒时又被喷刺激性气雾剂。据说纽约市法医的检查报告将他的死亡定为他杀并归因于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其中包括心脏病、气喘、受刺激性气雾剂影响和“挣扎中受到多处钝物击伤”。该报告还证实他的舌骨折断，表明他的脖子曾遭强力扭曲。据报这一事件正受到调查。

454. 据报，里查德·巴特勒 1995 年 12 月 23 日在布鲁克林区被警察逮捕后的第二天死亡。据说 1996 年 3 月纽约市法医的报告提到严重的可卡因中毒是致死原因，但也指出里查德·巴特勒在同警察的搏斗中头部和身体“多处遭到重殴”，“对身体的伤害加剧了巴特勒先生的死亡”。据报，该案件正受到布鲁克林区检察官公署的调查。

455. 特别报告员还转达了下列指称监狱虐待囚犯的案件。

456. 据报，阿里克·约翰逊 1994 年 11 月在亚利桑那州麦迪逊大街监狱中心接收站受到警察暴力。据称在他辱骂警察之后警察将他的脸撞在水泥墙上并打断了他的胳膊。

457. 据报，大卫·霍勒 1994 年 11 月在亚利桑那州迈迪逊大街监狱的中央接收站遭警察一再踢踹、殴打并被打昏。据报，由于这次殴打他的脊椎骨和膝盖多处受伤，牙齿被打断。据说，受伤之后他仍被捆在一把拘束椅上长达五小时之久。

458. 据说布鲁斯·萨斯 1994 年 12 月 16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预审听证休息时同其律师交谈时因身带紧箍皮带而意外残废。据报，电击给他的后背留下了伤痕，据说已将一幅照片呈交高级法院。据报法官认为布鲁斯·萨斯行为无过错，但命令他继续身带紧箍皮带。据称只有当布鲁斯·萨斯作证时才允许摘掉紧箍皮带。

459. 据指称大卫·达贝克 1995 年 2 月在亚利桑那州麦迪逊大街监狱中心接收站因办理手续时睡着了而被朝墙上推撞，结果造成鼻梁断裂和其他地方受伤。据称曾使用闷枪将他吓醒。

460. 据指称威斯康星州谋杀案被告詹姆斯·奥斯瓦尔德 1995 年 4 月在审判全过程中尽管一直坐在轮椅上但仍被强迫戴紧箍皮带。据报，由于他未能证明是残废，法官令其带脚铐和紧箍皮带。据说，詹姆斯·奥斯瓦尔德称他两次被击昏。法官承认其中一次是偶然造成的。

461. 据称巴特·戴维斯 1995 年 5 月在亚利桑那州麦迪逊大街监狱中心接收站因抽烟遭到拘留人员殴打。据说他眼睛受重伤。据称他被捆在拘束椅上之后仍受到电枪的电击。

462. 据报里查德·波斯特是一名坐轮椅的下身瘫痪者，自 1996 年 3 月以来他一直被关押在亚利桑那州麦迪逊大街监狱。据说他被关在一间单独的牢房中，尽管他要求得到排液管导尿，但一个小时也无医疗护理。他砸窗户和堵塞抽水马桶以引起注意，但据报他被从轮椅上拽走拴在一把只有四个支撑点的拘束椅上，两只胳膊被铐住，两条腿被戴上铁镣。据称，由于这种约束他的脊椎受到挤压、脊髓神经受到破坏，据说已大幅度减少了他的上身活动能力。据报一次内部调查得出结论说采取这种约束方法是为了他的安全并且是由他的敌视和不合作行为造成的。

463. 据报，亚利桑那州麦迪逊大街监狱的一名囚犯斯格特·诺勒格 1996 年 6 月因窒息而死亡，其原因是看守人员对据称他的捣乱行为加以干预并力图制服他而遭到反抗造成的。据说解剖报告证明他的头部、脸部、颈部和四肢多处被扭伤和划破，身体的各部位有电击枪造成的灼伤。

委内瑞拉

464. 1997 年 5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将下列案件转达该国政府。

465. 路易·利纳雷斯 1996 年 5 月 26 日去拉腊州巴基西梅托的圣胡安警察局打听因偷汽车被拘留的兄弟的消息时遭法警扣押。据报警察将他的两眼用胶条粘住，双手绑在背后并且用链子将他的身体吊上吊下。据说还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塑料袋，造成部分窒息。

466. 亚力山大·何塞·皮蒙特尔 1996 年 8 月 12 日在米兰达州苏克雷市被两名市警察当街拦住。据报道，警察强迫他跪下用手铐将其双手铐在背后，然后对他进行殴打。据说，他们用枪对着他的脑袋详装开枪。据说，由于目睹这一事件发生的邻居们的干涉，亚力山大·何塞·皮蒙特尔被释放，但在此之前曾受到死亡威胁。亚力山大·何塞·皮蒙特尔的兄弟何塞·路易 1995 年 6 月 9 日被苏克雷市警察打死。据说此后其家人便采取行动争取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这可能是造成上述事件的原因。

467. 1997 年 3 月 8 日菲利克斯·法瑞阿·阿里亚斯在靠近加拉加斯的巴鲁塔快进家门时被两名自称情治署人员的人挟持。据报，这两人将他铐住并将他推上一辆

汽车。据称他们殴打他并威胁如果他不回答关于鲜红党活动的询问就打死他。据报，这两名人员对他进行殴打，将枪管捅进他的嘴里，将他双眼蒙住并用赤热的物体烫他的两个胳膊，使他身上 40 多处受伤。据报，三小时之后他被从汽车上扔下来摔在街上。次日他去检察厅报案并要求见法医。然而两天过后才有人理睬他。

政府就往年转交的案件提供的消息

468. 1997 年 4 月 28 日，该国政府就下列案件作出了答复。

469. 何塞·菲利克斯·里瓦斯 1994 年 6 月 18 日在加拉加斯市安蒂马诺区的家中被市警察带走。据政府了解，市警察报告说菲利克斯·里瓦斯先生未受到迫害，没对他作任何体检，因为他身体状况正常而且无受伤的痕迹。由于无人提出申诉，因此未进行调查。

470. 乔纳森·大卫·罗德里格斯和何塞托莱斯 1995 年 3 月 26 日在加拉加斯市新塔卡瓜区被警察拘留。据政府了解，警察报告说这两人未受到折磨，在未提出抗议的情况下他们被带往刑警总部杀人案调查处并被收押。

471. 克莱纳·阿尔瓦拉多·罗里格斯 1995 年 10 月 20 日在加拉加斯市附近的拉维加被警察扣留。据政府了解，警察报告说此人未受到折磨，在未提出抗议情况下他被带往拉维加的刑警侦察处并被收审。由于未提出任何关于受虐待的申诉，因此未开展调查。

紧急呼吁

472. 1997 年 10 月 13 日，特别报告员为菲利克斯·法利亚·阿里亚斯发出了紧急呼吁。据说 1997 年 10 月 7 日他在靠近国立加拉加斯大学校园的地方遭到情治署人员的折磨。据认为这次迫害是对他向外界披露 1997 年 3 月 8 日他上一次被拘留时的情况的报复。在上一次拘留中，据说法利亚·阿里亚斯先生也遭到上述机构人员的折磨。

也 门

473. 1997 年 6 月 9 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转达了以下案件。

474.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亚德据称属于 1995 年在西恩监狱受到酷刑待遇的大批被关押者之一。据说酷刑包括带上脚镣双手被绑在背后然后用铁棍抽打，往身上撒尿和强逼被关押者赤条条躺在水泥板上被看守脚踩。

475. 据报，哈迈德·塞义德·萨马恩·巴克哈比拉 1996 年 6 月 11 日因与全国反对阵线有联系而被捕。据称由于受到酷刑，第二天他便死在西恩的治安部队看守所。据称他的尸体上有明显受到酷刑的痕迹。尽管他的亲属要求对他的死亡进行调查，但官方未采取任何行动。

476. 阿卜·巴克尔·萨卡夫博士，62 岁，是一名大学教授。他因发表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被停职。扎因·萨卡夫担任研究所主任。据报，这两人在萨那遭到 5 名武装人员的绑架，据信这些人与军队和内政部有关。据称他们遭到毒打，扎恩·萨卡夫被打断一条胳膊。1995 年 12 月阿卜·巴克尔·萨卡夫博士去国外出席一次国际会议回国时再次遭到绑架和殴打，他曾在国外批评过政府。

477. 据报，至少有 18 人被判断手或断足，但不知道是否执行了这些判决。据称阿里·哈迈德·卡希姆·库巴赞于 1995 年除了被判处砍掉右手、左脚和死刑外还被判处挖去双眼，尽管刑法中未载有这一规定。据说正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

478. 关于指称法官受到治安部队的压力要求判被告受体罚的案件中，有人报道了卡希姆·朱布兰·阿里案。据报，当他被控以饮酒罪在拉赫季法院受审时当地的武装治安人员挤满了法庭。被告律师据称在被告扣留期间会见被告时遭到治安部队折磨。据称律师巴德·巴萨尼德要求法官清场以消除法庭中的恐怖气氛。虽然法官命令治安人员离开，但在第二次听审时更多的治安人员涌入，其中一些人对辩护律师进行恐吓。据称巴德·巴萨尼德遭到一伙武装人员的袭击和棍棒殴打却不见治安部队加以干预。据称在法院未作出如此判决的情况下卡希姆·朱布兰·阿里当众遭到棍击。

发出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479. 1997 年 5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为反对派报纸 al-Shura 编辑阿卜杜拉·萨德和他的兄弟记者阿卜杜尔·贾巴尔·萨德发出紧急呼吁。据报 1997 年 5 月 27 日萨德的初审法院以诽谤罪判处这两人受鞭笞 80 次。据称这是因为他们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批评一名伊斯拉党主要领导人的文章而造成的。1997 年 6 月 2 日，该国政府

证实作了判决但表示尚未执行，因为该案已上诉还未作出最后裁决。政府强调，也门的司法系统完全独立，法院以《伊斯兰教法》作为法律和规章制度的主要依归，政府在法律上无权干预。

480. 1997年8月12日，特别报告员为下列人员发出了紧急呼吁：反对党也门之子联盟成员穆辛·哈迈德·阿穆迪和穆罕默德·乌马尔·金，记者阿尔韦·阿卜杜拉·宾·赛义德和福阿德·卡义德，以及哈迈德·阿卡杜拉·宾·布巴卡博士和巴德·覃德斯。据报自1997年7月30日他们在阿比扬省拉赫季市的艾登哈德拉蒙被政治保安人员逮捕后一直被单独监禁。

481. 1997年11月21日，特别报告员为下列人员发出了紧急呼吁：哈德拉蒙省也门社会党书记侯赛因·巴姆，也门之子同盟成员穆辛·阿穆迪和侯赛因·赛义德·穆哈迈德和至少另外28人。据报，他们是1997年11月10日至13日在哈德拉蒙省因抗议政府打算将哈德拉蒙分为两个省举行示威后被捕的。据报他们被单独监禁在木卡拉监狱中直到11月18日。据说他们遭到棍棒毒打，侯赛因·赛义德一穆哈迈德因此内出血。

南斯拉夫

482. 1997年6月9日特别报告员在信中转达了若干指称酷刑或虐待的案件。1997年11月20日，该国政府对大部分案件作出了答复。现将指控和政府的答复摘录如下。

483. 据报，杜山·鲁克奇因遭受酷刑1995年3月24日死于贝尔格莱德急救中心。解剖报告证明他在死前的三周受到钝器打击造成内伤。据报1995年3月5日他被拘留。据说在关押期间他的手脚被捆住并给他穿上一件防弹衣然后对他进行了殴打。据报，公诉人要求就这次事件提出一份报告但未得到执行，也没有对任何看守人员采取任何行动。政府答复说，贝尔格莱德区检察院对内政部三名人员和一名警察提出起诉，因为他们涉嫌为逼杜山·鲁克奇供认犯偷窃罪而使用暴力。贝尔格莱德区法院已就该起诉作出调查，但由于肯作证的证人人数不足而未能完成调查。

484. 据报，胡斯诺·比赫拉克1995年9月18日在新帕扎尔被拘留。据称他在不同的拘留所受到一些已认明的拘留所人员的折磨以逼其招供。据报，他曾被铐在散热器上然后遭到殴打和拳击，他的脚掌遭棍棒反复打击。据说1996年6月7

日他曾向新帕扎尔区法院就国家治安人员的行为提出上诉。政府答复说，新帕扎尔区法院进行了调查，但 1996 年 6 月 20 日撤销了对国家治安人员的刑事指控，因为他们是在指控的犯罪发生 8 个月后才提出的，而医生的证明也未作正式记录。胡斯诺·比赫拉克本人未对这一裁决提出异议。

485. 据称，吉克卡·伊凡诺维奇和佐兰·比特科维奇 1995 年 12 月 27 日被捕后在克拉古耶瓦茨警察局受到酷刑，为的是逼他供认盗窃武器。据称在 28 天的调查监禁中，吉克卡·伊凡诺维奇遭到木棒殴打和打脚底板。据称佐兰·比特科维奇的头部遭到重 3、4 公斤的横木的打击而且对他进行了电击。政府答复说，由于未提出刑事指控，因此未提起诉讼。政府说，吉克卡·伊凡诺维奇已招认犯有偷窃罪并且未提到使用武力或恐吓手段。佐兰·比特科维奇未招供并坚持说他在初期调查中受到骚扰。然而由于未在他的身上发现有暴力行为留下的痕迹或任何其他证明，而且由于警察否认指控，因此未提起诉讼。

486. 据报，乔万·迪米特耶维奇是一后备役人员，1996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他应召进行两天的军事训练。在扎耶查尔的瓦斯利耶·朱诺维奇——“扎奇”兵营中，据称有六名宪兵人员用铁锹把和橡皮大棒殴打他并用拳头重击他的脸部和身体部位，要他承认偷窃并卖掉了一枝丢失的步枪。政府答复说，尼什的军事检察官对一名军官的逼供行为提出起诉。该案已呈交贝尔格莱德的军事法庭，法庭已于 1997 年 6 月 3 日着手进行调查。该案仍在处理过程中。

487. 据报，艾敏·革古里 1996 年 2 月 27 日在科索沃的普里什蒂纳被警察拘留，当时有一伙人袭击一个 10 岁的男孩，他上前加以保护。据称在货车中他遭到殴打，左下巴骨被打断。政府答复说，普里什蒂纳区检察院对斯洛博坦·巴什维奇的犯罪指控进行了调查，但发现他既非普里什蒂纳的警察也没有犯滥用职权的罪行。

488. 据报，1996 年 3 月 30 日在伏伊伏丁那的特摩林当两名警察检查泽尔科·佐里奇的身份证时揪断了他的表带，他逃走时被一支警察巡逻队截住。据称这两名已予辨认的警察不断对他进行拳打脚踢致使他失去知觉。在诺维萨德急救中心他被诊断为有几根肋骨被打断。政府答复说，泽尔科·佐里奇被指控妨碍一名官员行使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但尚未完成调查。已发出调查委托书对被告提起诉讼，这表明除了被告的供词外，还将提供证人的证词、关于伤势的医生报告和关于被告精神正

常与否的心理医生意见。关于泽尔科·佐里奇对警察提出的刑事指控，政府指出，诺维萨德区检察官正在等待上述调查委托书的结果。

489. 据报，1996年9月17日奥斯曼·哈马在科索沃的萨尔比卡地区被便衣警察拘留。据称他被蒙住眼带往一个地点不明的地下室并受到6天折磨。据说这一折磨包括用链子拴住双手，被拳打脚踢，头部、脸部和生殖器遭到橡皮大棒的猛击，两腿被捆住头朝下倒吊。政府答复说，由于未对该案未提出刑事指控，因此未提起诉讼。

490. 据报，德兼·布托维奇1996年12月6日在贝尔格莱德11月26日街警察分局被拘留，据称警员对他进行了殴打，将一棵橡胶棍捅进他的直肠并把枪管塞进他的嘴里威胁要开火。

491. 据称联邦议会代表佐兰·希米诺维奇1997年1月23日在克拉古耶瓦茨的一次游行示威中被打昏过去，造成严重的脑震荡。他被送进医院。政府答复说，在由佐兰·希米诺维奇组织的这次示威行动中，一名示威者挥舞链子造成一名警员轻伤。这触发了警察强力使用棍棒疏通堵塞的道路。一些人挨打，其中包括佐兰·希米诺维奇。已对一些警察提出了滥用职权的指控，但因为克拉古耶瓦茨区检察官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使用肢体力量并不违法，放弃了指控，

492. 据报，科索沃自治省普里兹伦的奈特·哈萨尼1997年1月28日或29日因涉嫌恐怖活动被捕。据称他遭到警察的毒打而陷入昏迷。他在普里斯蒂那医院观察了两天之后又被警察带走并遭到折磨，其中包括在一个地址不明的地方遭到电击以使他认罪。据报在2月28日被普里斯蒂那的一名调查法官召见之前他一直被单独监禁。政府答复说，普里斯蒂那地区检察官因为未提出任何指控而未提起诉讼。

紧急呼吁

493. 1997年2月5日和10月15日，特别报告员为一些据说受到警察虐待的示威者发出了两次紧急呼吁。第一次呼吁的起因是一批示威者在1997年2月2日—3日夜里在贝尔格莱德遭到警察的殴打。据说很多人到医院接受治疗。据报受伤者中包括一名议会代表和反对党民众大同盟领导人韦斯纳·贝奇和演员卢比沃耶(卢巴)塔蒂奇。第二次呼吁涉及1997年10月1日在科索沃若干市镇中和平示威游行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其中包括参加者、记者和旁观者。据报许多人受重伤，其中

包括普里斯蒂那的阿塔·舍胡，据称他的两根肋骨被打断；赫姆兹耶·巴拉米的左眼被打伤；哈比卜·阿兹米的肾脏和生殖器受伤；依卜拉希姆·拉马的头部和肋骨受伤。一些人，其中包括迪东·拉奇，在被拘留期间遭到殴打。

赞比亚

494. 1997年11月7日，特别报告员为以下人员发出了紧急呼吁：赞比亚民主大会主席蒙龚巴院长，上尉斯蒂芬·伦古、杰克·吉迪和穆松达以及少校比莱克斯·穆达勒、贝林顿·穆克马和康加。据报在10月28日的一次未遂政变后，他们和另外27人被捕。他们被监禁在卢萨卡中央警察总部，一些人据称受到酷刑。据说蒙龚巴院长遭到一种称为“悬空”式的折磨，其中包括被倒悬在一根铁杠上双手被铐住，两腿被绳子绑住并遭到殴打。据说他还受到电击并被连续审问长达18小时。据报斯蒂芬·伦古上尉受到严酷折磨以致同室囚犯起初以为他死了。

其他函件：向巴勒斯坦当局发出的紧急呼吁

495. 1997年12月2日，特别报告员为阿卜达—哈吉姆·哈迈德·巴尼·奥德发出了紧急呼吁。据说自1997年11月11日以来他一直关押在纳布卢斯的扎内德监狱。据报在审讯中他的两腿遭到巴勒斯坦治安人员的毒打。据说在大赦国际打电话给监狱长询问他的情况之后整个通宵他受到审问。据报其家属和律师同他会面的要求未能获准。

-- -- -- -- --